

淵鑑類函

卷二百二十七之卷二百二十九

淵鑑類函卷一百二十七

政術部六 德感 公正

德感一

原 縣獨不雹 鄒獨無灾 東觀漢記韓稜為下邳令會稽鄭弘為鄒縣令

化及鳥獸 山無豺狼 後漢魯恭為中牟蝗不犯境一異也化及鳥獸二異也 搜神

記王業為荆州刺史 荆州三虎 日南雙鴈 抱朴子曰王業卒荆州白虎三頭

旬於轎車 交州記 兔棲牀下 鳩巢屋上 漢書譚儒為東

郡守恤孤老雉兔棲牀下 驚鳥至學宮 鳳凰集壇 益部景毅為白水令

內 東觀漢記王阜為重泉令 牛入界逃疾 虎出境 吏民向化 荀爽詳德化

渡江 東觀漢記建武十六年四方牛大疫臨淮獨不 隣郡人多牽牛入界 後漢宋均事詳太守

政術部 德感

增箱乘馬

答泥龍

冊府元龜曰周徐台符晉末為翰林學士并丹之陷中原也窟身南

歸初台符所乘馬好嘶鳴及露宿草中雖胡騎連羣經其左右而馬若痛其口然行至漢地即嘶鳴如故人以

為積善之所感也又曰周李元懿為青州北獲甘

澤生魯穀

冊府元龜曰田仁會永徽初為鄆州刺史時元旱自暴祈禱竟獲甘雨百姓歌之曰

父母育我田使君精誠為人上天開又曰馬燧為懷州刺史兵亂之後其夏大旱人失耕稼燧乃務修教化

收瘞暴骨去其煩苛

日青暈

月赤明

太平御覽曰

黃中而青暈又口政太平

鱷魚盡徙

蝗蟲不食

唐書曰韓愈遷潮州刺史既視事詢吏民疾苦皆曰郡西湫有鱷魚化為其長數丈食民畜產將盡愈令判

官秦濟以一豚一羊投湫水祝之夕有暴風雷起於湫中秋水盡涸徙於西六十里自是潮無鱷魚患冊府

元龜曰李紳為汴州節度使蝗蟲入界不食田苗文宗賜詔書褒之

放蛇歸牀

飛蝗

避境

齊書曰虞愿為晉安太守郡出蚺蛇膽可為藥有

里經宿還復故處愿更送遲明乃復歸冊府元龜曰

晉趙廣為壽張令高祖天福四年詔廣考滿之後量留

避境故也飛蝗

竟免為害

必當無患冊府元龜曰歸

冊立新羅王使至海中流波濤迅急舟船壞漏舟人請

息竟免為害崇敬曰舟人數百我何獨濟遂巡波濤稍

風濤暴起又曰段希堯初仕晉使於吳越及泛海

不欺時室天警豈無汝等但以鹿夾轂行 虎低頭

我為托必當無患言訖而風止

伏漢書曰鄭弘勤行德化隨車致雨白鹿方道夾轂而

其為相乎錦繡萬花谷曰童恢為不其令民營為虎

所害獲二虎恢呪虎曰王法殺人者死若是殺人者當

服罪自知非者當號呼彌寬一虎低

頭閉目其一鳴吼自奮遂放失之螟螣消亡 樹

木茂盛

鄭康成箋詩曰螟螣之屬盛陽氣羸則生之今

政術部

明君為政田祖之神不受此害持之付與炎火

德感

使自消亡 又曰天既顧文王乃和其國之風
兩使其山樹木茂盛言非徒養其民人而已

萬堪

為宮

物生於野

竹書紀年曰周德會隆草木茂盛萬室

冊府元龜曰後

唐袁象先唐末為陳州刺史州大水民飢有物生於野形類葡萄其實可食貧民賴焉

其精畢

至

見效可信

鵲冠子曰鳳皇者鶉火之禽陽之精也致治感陰陽猶織炭之低昂見效可信者也

漢書李尋傳曰

璠英

朱草

甘露醴泉

焦氏易林曰璠英朱草仁政得道又曰甘露醴泉太平機關

麇

為麒麟

鵠為鳳凰

論衡曰或時太平氣和麇為麒麟鵠為鳳凰因故氣性隨時變化豈

必有常類哉

黃霸潁川集鳳凰

秦彭山陽有麒麟

漢書曰黃

霸外寬內明前後八年郡中愈治是時鳳凰神爵數集郡國潁川尤多後漢秦彭為山陽太守轉潁川太守

仍有鳳凰麒麟嘉禾甘露之瑞集其郡境

視明禮修而麟至

思睿信立

而虎擾春秋正義曰視明禮修而麟至思睿信立而白虎擾

德感二

原風不搖條博物志文土以子產治鄭蒺藜不生梁

別傳云子產治鄭蒺藜不生鴟梟不至**增**天氣自正河上公注老子云天人相通精氣相

貫人君清淨天氣自正**原**以身填堤波稍還却前漢王尊傳尊為徐州刺史遷

東郡太守久之河水盛溢泛浸軻子金堤尊親執圭鉞使巫策祝請以身填金堤因止宿廬居堤上及水盛堤

壞吏民皆奔走尊旁立增鳳凰來舍焦氏易林云仁政不暴鳳凰來

舍詳張君為政桑無附枝詳德蝗不入密界後漢卓茂

去珠復還謝承後漢書云孟嘗為台浦令蝗不入茂陵益部楊鍊

為茂陵令蝗不入界天旱自責應時澍雨後漢書周暢為緱氏令天旱自責稽首流

政術部詳德感

血云

甘雨即降

桂陽先賢傳云張喜為平與
令天旱積柴自燒甘雨即降

反風

滅火

陳留耆舊傳云劉昆為江陵令
大災昆向天叩頭霽然下雨

增萬物豐茂

王

注楚辭云君賢臣忠政令大
中則品庶安寧萬物豐茂

原甘雨輒澍

謝承後漢書曰百里

嵩為徐

蟲飛不集

謝承後漢書曰謝夷吾為壽張令
永平十五年蝗發太山流徙郡國

薦食五穀過壽
張界飛逝不集

增構火自焚

經濟類編云諒輔字漢
儒仕郡為五官掾時夏

大旱太守自出祈禱山川連日雨無降輔乃自暴庭中
積薪柴聚爰茅以自環構火將自焚未及日中而天雲

晦合須臾澍
雨一郡沾潤

增東先生

通神明

潛確類書云東晉為廣陵郡累年大旱哲請雨
二日雨澍衆謂哲至誠乃歎曰東先生通神明

增東先生

原積薪自焚火起而雨

濟北先賢傳云
戴封為西華令

原積薪自焚火起而雨

濟北先賢傳云
戴封為西華令

蝗飛盡去

濟北先賢傳云

請以身禱雨下滂沛

北海先賢傳云
公沙穆為弘農

令界有螟蟲請以身禱

增萬物斯覩

隋書云陽鳥垂曜微藿傾心神

同雲四集雨下滂沛

幽顯

五星若貫珠

初學記云

冥符故稱比屋可封萬物斯覩

至德之前五星若貫珠

冊府元龜云唐尹思貞為青州刺史境內有蠶一年

四熟者黜陟使路敬潛至州見

風濤開霽

又云王義方以

歎曰非善政所致孰能至於此乎

與張亮交遊貶儋州吉安丞行至南海酌水而祭為文曰行德諸己義負前修長鯨擊水天吳覆舟如因忠獲

累以孝見尤四維霧廓千里安流時

鸚鵡食蝗

又云漢侯

當盛夏風濤毒蒸既而開霽南渡

嘉禾者仁

益乾祐初為開封尹時揚武雍丘襄邑蝗

益遣人以酒餉致祭二縣蝗為鸚鵡聚食

卉也

太平御覽云王者盛德則嘉禾生嘉禾者仁卉也其大盈箱一稔二米國政質則同本而異穎國政

德感三

增詩唐鄭畋麥穗兩岐詩曰醒慮憂千畝嘉苗薦兩岐
如雲方表盛成穗忽標奇瑞露縱橫滴祥風左右吹謳
謠連上苑化日遍平陂史冊書堪重丹青畫更宜願依
連理樹俱作萬年枝 明王問大司馬統師至姑蘇久
旱霖雨適降詩曰方召佐周宣王師動以天式瞻靈雨
降恪在福星前殺氣窮桑海華滋潤芋田山農有謠頌
應並凱歌傳

增賦唐李程日五色賦曰德動天鑒祥開日華守三光
而效祉彰五色而可嘉驗瑞典之所應知淳風之不遐
稟以陽精體乾爻於君位昭夫土德表王氣於皇家

錢起泰階六符賦曰考星象之躔次探瑞氣之奧源得
泰階於前史總六符以爲言旣出沒以候君德又熒煌
以麗乾元爾其祥德而發觀瑞而明德正則正俗平則
平何君王之播理俾品物以咸亨配兩曜以齊美非衆
宿之敢爭豈比夫聚彼德星潁上賢人所感托於箕尾
巖間傳說之精 石岑海水不揚波賦曰唐興百三十
有四載湛恩溢乎荒外倬五曜之在天奄六合而成大
赫吾君之光贊敷至道而允泰八狄窮陬而盡懽九夷
無遠而不會則成周之德未足雙越裳之來今至再是
以四海盡鏡九瀛涵影寫合璧之祥光湛連珠之瑞景

湛兮恒清晏兮砥平泊乎無情蕩乎難名如君之道酌
焉而不竭象君之德注焉而不盈所謂皇得一則政能
貞海得一則波不驚 潘炎嘉禾合穗賦曰天祚明德
兮降之嘉生案彼靈篇兮莫之與京脉震土膏且分苗
於南畝駟臨天漢爰合穗以西成當元后之歷試表休
徵於太平不莠不稂實堅實阜引薰風於和氣承湛露
於蒼昊生非百里驗管仲之虛詞出異崑山自我皇之
所寶唐叔得之而合穎周成得之以充箱雙米一稔稱
之表異孤莖六穗頌以非常今也尤盛居然允臧轉風
而屢騰佳氣就日而交見祥光 四靈賦曰於惟睨人

志氣如神百物自化四靈薦臻夫其時然後動動而斯
中叶休明之德邁川岳之貢負圖騰大河之龍銜詔引
丹穴之鳳介蟲稱長將開輿以應期肉角爲仁示有武
而不用非夫天子睿哲黎元底寧惠化廣被品物流形
則何能光有九土克擾四靈

增頌明宋濂膏露頌曰上帝降康甘露之灑於粲其英
布於下方其祥伊何靈氣孔多有甘者液載仁惟澤天
地相合鴻休翕聚厭厭浥浥紛紛密密如卿之雲如景
之星如日之垂輪冲和氤氳以文我太平

增行狀唐楊炯中書令汾陰公薛振行狀曰在饒州六

年以仁明馭下鄱陽北岡上忽生芝草一株郡人以爲仁政所感共起一舍號曰芝亭

增傳明陳敬宗尚書王文安公傳曰公諱英字時彥上遣公賫香幣往祀南鎮以禳民癘時浙間久旱公至紹興大雨水深二尺灌獻之夕雨止星見明日又大雨田野沾足人皆喜曰此侍郎雨也

增說唐韓愈貓相乳說曰司徒北平王家貓有生子同日者其一母死焉有二子飲於死母母且死其鳴伊伊其一方乳其子若聞之起而若聽之走而若救之銜其一置其棲又往如之反而乳之若其子然噫亦異之大

者夫猫畜也非性於仁義者也其感於所畜者乎北平王牧人以康罰罪以平理陰陽以得其宜國事既畢家道乃行易曰信及豚魚亦其類也

增記唐符載甘露記曰大唐壬午歲南陽張君宰上元之二年有甘露降於庭梧滾滾靄靄如雨非雨者數日縣大夫謙不敢自道其美胥徒洎邑之緇黃幼艾以狀聞於連帥連帥表奏於天子天子嘉之優詔寵答癸未歲復降於庭梧夏四月余自淮南罷去丞相府將假道以歸主人備勞餞之禮遂盛於杯器以示予予取前箸以嘗之即薰喉淬齒液不及咽而腑臟塗然矣夫天地

無私也至虛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若御物之心誠萬人之氣和爲祥雲也甘露也或御物之心淫萬人之氣寃爲繁霜也苦雨也動於此形於彼自開闢至於茲日無他理矣夫如是張君之政徭賦調歛倉廩實歛風俗厚歛人民樂歛不然則何嘉祥元貺鍾於邑也如此張君名集自

公正一

增史記汲黯傳曰張湯方以更定律令爲廷尉黯數質責湯於上前曰公爲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何乃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爲公以

此無種矣黯時與湯論議湯辯常在文深小苛黯伉厲
守高不能屈忿發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以爲公卿
果然必湯也 冊府元龜曰竇懷靜貞觀中爲司農卿

趙元楷爲司農少卿懷靜不悅元楷因官屬大集謂元
楷曰如隋煬帝時竭四海以奉一人者司農須公矣方
今聖人躬履清儉屈一人以安兆庶司農何用於公哉
元楷赧然無以應 又曰狄仁傑爲豫州刺史初越王
之亂宰相張光輔討平之將士恃功多所求取仁傑不
應曰亂河南者一越王貞耳今一貞死而萬貞生光輔
質其詞仁傑曰明公董戎三十萬不戢兵鋒縱其暴橫

無罪之人肝腦塗地此非萬貞何耶如得上方斬馬劍
加於君頸雖死如歸光輔不能詰 又曰唐紹博學善

三禮爲左臺侍御史兼太常博士中宗將拜南郊國子
祭酒祝欽明等希旨請皇后爲亞獻紹與博士蔣欽緒
固爭以爲不可 又曰吳兢開元中爲著作郎兼修史

時黃門侍郎張說因至史館讀則天實錄見論證對魏

元忠事乃謂兢曰劉五元子修實錄論魏齊公事殊不

相假與說毒乎兢對曰是兢書之非劉公修述其人已
亡不可誣枉幽魂令相公有怪 又曰相里造代宗朝

爲戶部郎中永泰 中章敬皇后忌辰內侍魚朝恩置

齋延宰相及臺省官就食朝恩恣口談時政公卿惕息
造與侍御史李衍以正言折之衍辭直而強頗忤朝恩
遂罷會 又曰許孟容爲禮部員外郎有公主之子請
補弘文崇文館諸生孟容舉令式不許 韓愈順宗實
錄曰陽城爲諫議大夫正直時朝議朝夕相延齡城曰
脫以延齡爲相當以白麻壞之慟哭於庭 冊府元龜
曰蕭復字履初德宗建中四年拜吏部尚書平章事時
盧杞或對帝前奏議阿諛順旨復正色曰盧杞之詞不
正帝愕然大驚 又曰裴胄爲江南西道觀察使前使
李蕙罷南昌軍千餘人收其資糧分爲月進胄至奏其

本末罷之 又曰馬璘軍中有能引二十四弓而犯盜者璘欲免之秀實曰將自有私愛則法令不一璘善其議竟使殺之 又曰李絳爲戶部侍郎嘗因次對穆宗曰戶部比有進獻至卿獨無何也絳曰將戶部獻入內藏是用官物以結私恩帝悚然益嘉其直 又曰裴度爲司徒中書令及堯文宗怪度無遺表家人進其草稿以未定儲位爲憂言不及於家事 又曰梁崔堯爲尚書左丞素與崔彥融善彥融嘗爲萬年令堯謁於縣彥融未出見案上有書題皆賂遺中貴人堯知其由徑始惡其爲人及除司勳郎中通刺不見堯謂曰郎中行止

鄙雜故未敢見

事文類聚曰寇萊公在樞府上欲罷

之萊公已知遣人告冀公曰遭逢最久今出求一使相
幸同年贊之公大驚曰將相之任極人臣之貴豈可以
此私干於人萊公不樂後上議準今出與一甚官公曰
與一使相使當方面風采足以爲朝廷之光上然之翌
日降制公在相府抑私遠嫌皆此類 問奇類林曰龜

山先生言真宗問李文靖曰人皆有密啟而卿獨無何
也對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何用密啟人臣有密
啟者非讒即佞臣嘗惡之豈可效尤 續問奇類林曰
錢惟演作樞密直學士題名記附會丁晉公去寇萊公

姓氏云逆準不書蔡文忠公言於仁宗曰寇準社稷之
臣忠義聞於天下豈可爲姦黨所誣遂令磨去 問奇
類林曰司馬光作通鑑至太宗之世忽有衣黃袍者見
於前曰先生幸善書公起知爲帝也跪而言曰陛下穢
德多矣臣頸可取筆不可奪遂不見 又曰劉摯拜御
史神宗問卿從王安石學耶安石亟稱卿器識對曰臣
北人少孤獨學不識安石也 又曰神宗嘗對章惇稱
章安道之美問惇識否惇退以告呂惠卿惠卿明日與
安道同行入朝告以上語安道縮鼻不對其夕安道適
與客坐惇呵引到門謁入安道使謝曰素不相識不敢

受謁 又曰張茂則宦官之賢者也元祐間常請諸名
公啜茶觀畫諸公皆往唯伊川不往辭曰某素不識畫
亦不喜茶 又曰侍御史錢適元符末攻曾布章數上
甚急會其子病明日將對子夜死適跨馬入朝不復內
顧既歸復舉哀布敗適除中丞誥詞有蹇蹇匪躬呱呱
弗子之譽 續文獻通考曰天順四年會試以呂厲柯
潛爲考試官取陳選第一舉人不中有怨考官者以李
賢弟不中謂賢亦怒遂鼓其說奏正其罪上疑之召賢
問賢對曰此乃私忿考官無弊如臣弟讓亦不中可見
其公上乃命禮部考此舉子荒疎且其人狂妄遂枷於

部前

公正二

原惟官是視

直道而行

晉書崔洪傳洪薦羅州刺史

洪謂人曰我舉邵丞而還奏我是挽弩自射也錢聞曰

崔侯為國舉才我以才見用惟官是視各明至公何故

私言乃至此洪聞其言而重之蓋部耆舊傳云任昉

字文始運司隸校尉杜門自守不與豪右交通循法正

身直道而行由書法不隱為法受惡春秋左傳云

是貴戚斂手於桃園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

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

嗚呼我之懷矣自貽伊戚其我之謂乎孔子曰董狐古

董狐奮筆

劉暉索紙

帝王世紀云周監二代禮文

孟受惡晉諸公贊云劉暉字長升為侍御史部尚書

郭彰呵暉我不敢截君角暉鴈色曰天子法官而索截

角彰何敢爾索紙筆奏之彰伏坐不敢與校衆人解而止噉嚴直之望聞於內外

南史執簡

司隸舉節

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

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漢書諸葛豐爲司隸校尉侍中詩章以外戚貴幸奢淫不奉法度賓客犯事與章相連豐索劾章欲奏其事治皇適逢章私出豐駐車舉節欲收之詳司隸校尉

后家客

鞭太子傅令

後漢虞延爲洛陽令是時陰氏有客馬成者常爲姦盜延收考

之陰氏屢請獲一書輒加榜二百梅陶自序云余爲中丞鞭太子傅令親友莫不致諫余笑而應之堂高由於陛下皇太子所崇上由吾奉正法豈在枉道曲媚家人皇太子持見延請賜以清宴爲檄召

鄧通

奏請誅晁錯

漢申屠嘉爲丞相鄧通方愛幸入朝居上旁有怠慢之禮嘉罷朝坐

府爲檄召通通至責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吏令行斬之通頓首首盡出血不解上度丞相已困通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此吾青臣若釋之又曰申屠嘉爲丞相晁錯爲內史貴

幸用事門東出不便更穿一門南出南出者太
上皇塋垣也嘉間錯穿宗廟垣為奏請誅晁

帶劔張陵奪之桓譚鼓琴宋弘讓之謝承後漢書曰

尚書初為梁冀弟胤所舉孝廉正月歲初百官朝賀冀
恃勢不恤王憲帶劔入省陵比冀入勅羽林虎賁奪冀

劔即治劔奏罪胤謂陵曰舉君適以自伐也東觀漢

記曰宋弘薦桓譚才學洽聞其能幾及揚雄劉向於是
召給事中弘每宴輒令鼓琴好其繁聲弘聞之悔於薦

舉正朝服坐府上遣吏召之譚至不與席而讓之曰吾
薦之者欲令輔國家以道德而

今數進鄭聲以亂雅故非忠臣解狐薦讎謝安舉
親韓非子云解狐薦其讎於簡主以為相其讎以為且

汝公也以汝能當之也夫儲汝吾私怨也不以私怨汝
之故擁汝於吾君故私怨不入公門晉書謝安傳云

于時符堅強盛朝廷求文武良將可以鎮禦北方者安
乃以元應舉中書郎郗超雖素與元不善聞而歎曰安

違眾舉親明也范滂不署文學荀彧不可議郎後

元不負舉才也

范滂不署文學

荀彧不可議郎後

書云范滂不聽宗資署李頌文學資遷怒捶功曹佐朱

零朱零仰曰范滂清裁猶以利刃商腐朽今日寧受笞

死滂不可違典略云荀或有羣從一人才德實薄謂

或曰以君當事不可以其為議郎耶或笑曰官者以表

才也若汝不任鍾離意白周樹呂子明薦蔡遺鍾

人其謂我何鍾離意白周樹呂子明薦蔡遺鍾

意別傳云意為功曹常非周樹白事誕欺朝中皆知意

心恨中部平永歟意牒曰賦曹吏周樹結髮佐吏服勤

守法果於從政行如玉石折而不撓請宜部職也吳

志呂蒙傳云蒙字子明常以部曲事為江夏太守蔡遺

所白蒙無恨意及豫章太守顧邵鍾離獨委贓珠

卒權問所用蒙因薦遺奉職佳吏鍾離獨委贓珠

紀山不視眩玉後漢鍾離意為尚書上以贓珠賜羣臣

何也對曰陛下以贓珠賜忠臣故臣不受華陽國志

曰巴郡陳紀山為司隸校尉嚴明正直西域獻眩玉公

卿以為嬉紀山獨稱以方正號為廉平為司徒吳良

不視京師稱之稱以方正號為廉平為司徒吳良

史以清白方正稱晉書李膺為未嘗至室敢拜

吏部尚書清慎選舉流為庶平

政術部

奉觥子游曰有澹臺滅明者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

延資性忠貞云云欲獻延於朝功曹郗暉字君章於下

坐愀然曰司正舉觥按延資性貪邪云云敢拜奉觥歛

大 勉 免李巖無怨 劾曹騰無恨 蜀李巖與諸葛亮皆

矯命令邊迴軍亮歸免巖為民及亮卒巖嘔血而死以

亮在尚有補過復位之望也論者以管氏奪伯氏駢邑

三百沒齒無怨言亮之公正過之也 蜀郡太守因計

吏賂遺曹騰益州刺史種焉於斜谷得其書奏之太守

并勅騰帝寢之無 出獄候不謝 在位薦有隙 後漢

恨憤稱焉為能吏 後漢喬元與陳琳有隙及在

字孟博嘗繫獄尚書霍揖理出之候揖而不謝人問之

滂引叔向祁奚之願也 後漢喬元與陳琳有隙及在

公位薦琳 辛毗不與通 叔子不受謝 魏孫資劉放
為廷尉 辛毗不與通 叔子不受謝 魏孫資劉放
不交好唯辛毗不與通毗之子敞諫毗云云毗正色曰
主上雖未聽明亦不為閣劣吾立身有本末資放不過
不令我作三公何危害之有 晉羊祜字
叔子不受私謝拜官公庭謝恩私室也

贈折懿宗

感張說

册府元龜曰王求禮為左拾遺則天朝孫萬

比賊散奏請族誅滄瀛等州百姓為誑誤者求禮廷折

禍於草澤誑誤之人豈為臣之道請先斬懿宗以謝河

北羣臣愕然謂之切當又曰宋璟為鳳閣舍人長安

中張易之誣誦魏元忠有不順之言引鳳閣舍人張說

必不可黨邪醜正以求苟免若犯顏流貶芬芳楚守

多矣說感其言及入遂保明元忠竟得免死

正 贊無忤 册府元龜曰令狐楚為左僕射太和末李

宗夜召楚及鄭覃入決事翌日以覃為宰相危疑之際

楚多守正又曰梁劉贊歷御史中丞刑部侍郎贊性

雍和與物無忤人若以私 不為屈 何見謝 册府元

勉為太常少卿肅宗將大用勉會李輔國寵任意欲勉

降禮於已勉不為屈竟為所抑又曰劉奇為吏部侍

奇正色曰舉賢才本自無私二君何為見謝 朝恩銜

政術部 謝 朝恩銜

嗣業報冊府元龜曰李勉為京兆尹官魚朝恩為

將至則盛具數百人之饌及勉蒞職朝恩入監府吏請

于勉勉曰軍容使判國子監事勉候太學軍容宜厚其

主禮朝恩聞而銜之又曰杜景儉為益州錄事參軍

時隆州司馬房嗣業除益州司馬除書未到欲即視事

又鞭笞僚吏時以威勝景儉叱左右各罷散房慙而

止俄有制除嗣業荆州司馬竟不得視事人吏為之語

曰錄事意與天通荆州司馬折威風令讓魏徵不從盧坦

益州司馬折威風阿黨親戚者帝使御史大夫温彦博按驗無狀彦博曰

徵為人臣須存形迹不能遠避嫌疑遂招比謗帝曰臣聞

博讓徵且曰自今以後不可不存形迹徵入奏曰臣聞

君臣叶犇義同一體不存公道惟事形迹君臣上下同

遵此路則邦之興喪或未可知資治通鑑曰裴均素

出二人

先謁九廟

太平御覽曰源乾曜開元中為侍

盧坦捐而退之均不從坦曰昔姚南仲為僕射位望

在此均曰南仲何人坦曰是守正不交權倖者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京職俊又之士多任外官王道平分不合如此臣三男俱是京任望出二人與外官以叶均平之道帝從之

冊府元龜曰顏真卿為尚書右丞代宗車駕自陝將還真卿請先謁五陵九廟而後還宮元載謂曰公所見雖

美其如不合事宜何真卿怒而前曰朝廷事豈堪相公再破除耶象先孤立陸贄

立爭太平御覽曰陸象先明皇先天初為中書侍郎平章事太平公主用事同時宰相蕭至忠等咸傾附

之唯象先孤立未嘗造詣志忠等伏誅象先獨免其難又曰陸贄德宗貞元中為相嘗自以少年入翰林蒙

幸天子長養成就之不敢自愛事之不可者皆力爭之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不恤其他不

從令城不謁輔國冊府元龜曰高仙芝明皇時為河西節度使監軍邊令城每事干仙

芝芝多不從又曰韋倫肅宗乾元三年拜襄鄧等十州節度時李輔國用事倫不私謁輔國由是改秦州刺

史未嘗私謁不事新貴冊府元龜曰楊綰為吏部侍郎典選公平時元載秉

政公卿多附托之給清貞自守未嘗私謁又曰韓臯為尚書左丞時王叔文專政臯自以前舊人累更重

政術部 冊府元龜卷一百一十五 公正

任嫉叔文之黨謂人曰吾不能事新貴人

不忘書過

不合觀史

冊府元龜曰于

休烈為太常少卿修國史肅宗謂休烈曰君舉必書朕有過御書之否休烈對曰臣聞禹湯罪己其與勃焉有

德之君不忘書過臣不勝大慶又曰鄭朗為起居郎太和九年文宗御紫宸殿宰臣既退帝命朗等適所記

將來一觀朗對曰臣執筆所記便目為史臣聞自古帝王不合觀史

親無所蹤

壻安

得有

冊府元龜曰唐張鎮州為舒州都督即其本邑也乃多市酒餽就望江舊宅盡召故人親戚與之酣

宴十日贈以錢帛既而垂泣曰比者張鎮州與故人為歡今日已後舒州都督治百姓耳自是親戚有犯一無

所縱續問奇類林曰陳執中作相有壻求差遣執中曰官職班自國家非臥房箱籠中物壻安得有之竟不

與**不涉朋比**

不遣私屬

冊府元龜曰王質文宗時為宣州刺史雖權臣待之

厚而行已有素不涉朋比之譏又曰相里金後唐同光初自羽林都虞候為沂州刺史凡部曲私屬將吏不

遣涖州邑之職

聚斂太急

知人不明

問奇類林曰王安國為西京教授官滿至

京師神宗問其兄安石秉政物議如何對曰但恨聚斂太急知人不明耳喜歐陽修責

高若訥時公自穎移南京過陳拒而不見後公還朝作

學士陳為首相公遂不造其門已而陳公出知亳州公

當草制陳自謂公不得其美詞至云杜門掃却善避權

勢以遠嫌處事執心不為毀譽而更變陳公大驚喜曰

與我相知深者不能道此宋史歐陽修傳曰范仲淹

以言事貶在廷多論裁司諫高若訥以為當蘇頌一

黜修移書責之謂其不復知人間有廉恥事

切罷仲方三疏奏冊府元龜曰蘇頌開元中知益州

鮮不以進類一切罷之又曰張仲方為荊州刺史

郡人有田產為中人所奪仲方三疏奏聞竟理其冤

富貴非所願親戚不曾有

續問奇類林曰真宗欲以

曰如此富貴非所願也又曰劉綜知開封府一日奏

事畢真宗從容語曰卿與中宮近屬已擬御差遣知否

綜變色作秦音陛下臣本是河中裴玠不交權倖

政術部
公正

羅貫不受請托

冊府元龜曰裴玢元和中自鄜州節度改授山南西道節度觀察等使玢

歷二鎮頗以清心為政不交權倖不務貢獻五代史郭崇韜傳曰河南縣令羅貫為人強直頗為崇韜所知

買正身奉法不受權豪請託

宋璟執奏月將

袁高抗議盧杞

冊府

元龜曰宋璟神龍中為黃門侍郎時武三思恃寵執權有韋月將上書訟三思潛通宮掖將為禍患有司奏月

將大逆不道中宗令誅之璟執奏請按其罪狀然後申明典憲月將竟免極刑又曰袁高為給事中貞元元

年抗論盧杞是時德宗念杞必欲擢之宰相不敢言獨高抗議者久之亦廻睨慮於是中外相賀數正直者貞

元迄今以

復來則不見也

餘人可盡戮乎

問奇類林曰真

高為第一宗時王文正公為相賓客雖滿座無敢以私干者既退公察可與言及素知名者使吏問其居處數月之後召

與語詢訪四方利病或使疏其所言而獻之密籍其名他日其人復來則謝終不見也蘇軾剛說曰孫君立

節真可謂剛也謝麟經制溪洞事宜州守王奇與蠻戰死君為桂州節度判官被旨鞠罪麟因以大小使民十

二人付君併按欲盡斬之君不可曰還遑不
進諸將罪也既伏其辜矣餘人可盡斬乎

孔穎達

犯顏諫太子 李朝隱正色叱宦官

冊府元龜曰孔穎達為太子右庶子

每犯顏進諫乳母謂穎達曰太子成長何宜屢得面折
穎達對曰蒙國厚恩死無所報諍爭愈切又曰李朝
隱為長安令有宦官干以非法朝隱
正色叱之仍繫于獄肅宗下制褒之

活嚴善思於雷

霆之下 拒武三思於諂附之中

冊府元龜曰韓思復
肅宗朝為給事中活

嚴善思於雷霆之下拒
武三思於諂附之中

公正三

原 堯舜至公

呂氏春秋云堯有子十人不與子而授舜
舜有子九人不與其子而授禹至公也

太子嗜魚太公弗與

賈誼新書云周文王使太公傅
太子發太子嗜鮑魚而公弗與

曰遭也魚
不登也

能正其志

周易明夷彖辭曰內難
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正直

政術部

尚監類約卷三十一

公正

三

順事

毛詩羔羊云退食自公委蛇委蛇箋曰退食減饌也自從也從公謂正直順於事也委蛇委蛇委曲

自得之貌

柔亦不茹剛亦不吐

毛詩蒸民篇云惟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侮

孤寡不畏強禦

增靖共

又詩云嗟爾君子無恒安處靖共爾位正直是與

原無偏

無黨

以公滅私民其允懷

尚書

正而不譎

齊桓公

晏

子辭茵席之臣

晏子侍於景公朝寒公曰請進煖食對曰嬰非君奉餽之臣也敢辭公曰請進

服裘對曰臣非君茵席之臣也敢辭

陳完辭未卜其夜

左傳陳公子完奔齊齊侯使為

工正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對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又晏子春秋云晏子飲景公酒日暮公呼具火晏

子辭曰嬰以卜其日未卜其夜

不以私事害公義

苑說

云晉文公問於舅犯曰誰可使為西河守者對曰虞子羔可也公曰非汝之讎歟對曰君問可為守者非問臣

之讎也羔見舅犯而謝之曰幸赦臣之過舅犯曰薦子者公也怨子者私也吾不以私事害公義子其可去矣

顧吾射

宋公違命無畏扶其僕

左傳楚子田孟諸宋公為右孟鄭伯為左

子也

孟期思公復遂為右司馬子朱及文之無畏為左司馬

令夙駕載燧宋公違命無畏扶其僕以徇注云孟田獵

陳名

正色立朝

春秋公羊傳云宋華督殺殤公孔父生而有則殤公不得殺也於是先攻孔父

之家殤公知孔父死已必死而救之皆死孔父正色

而立於朝則人莫敢致難於其君者故孔父可謂義形

於色

行公去私惡

呂氏春秋曰桓公行公去私惡用管子而為五伯長行私阿所愛用

豎刁而蟲

沒齒無怨

論語奪伯氏邑沒齒無怨言

楊干亂行魏

絳戮其僕

春秋傳云晉侯之弟楊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晉侯怒謂羊舌肸曰合諸侯以求榮

也楊干為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對曰絳無二志事君

不避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絳至

趙孟于行獻子戮之

國語趙宣子言韓獻子於靈公以為司馬河曲之役趙孟使人

以其乘車于行獻子執而戮之宣子名而禮之吾故以

是觀汝汝勉之告諸大夫曰二三子可以賀我吾舉厥

政術部

詞彙頁白卷一百一十一

公五

也而中知免於罪矣

虞兵干法叔敖戮之

說苑楚令尹虞丘子言於莊王曰臣聞奉

公行法可以得禁能淺行薄無望上位言為令尹十年

矣國不加法獄訟不息孫叔敖秀才多能其性無欲君

舉而授之政即國可使寧楚王從之以孫叔敖為令尹

少焉虞丘子索干法孫叔敖戮之虞丘子喜入言之王

也公直無私呂氏春秋云石奢者公直無私楚昭王

王曰不私其親不可謂孝事君無所阿避史記石奢

枉法不可謂忠乃伏劍而死無所阿避者楚昭王

相也堅正廉老聃至公呂氏春秋云荆人有遺弓不

直無所阿避肯索曰荆人遺弓荆人得之

何索焉孔子問曰去其荆而可矣老聃聞

之曰去其人而可矣故老聃則至公也

不賞私勞

左傳

不罰私怨左傳仲尼曰周任有言為

鄭放游楚子吳將行子產咨于太叔太叔曰吉不能亢

身焉能亢宗彼國政也非私難也子圖鄭國利則行之

又何疑焉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

吉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於諸游杜預注曰太叔游楚

王兄弟也元敵也蔡

叔向數叔魚

左傳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

放也吉太叔名也
制刑不隱於親三數叔魚之惡不為末

治化之本德

教之基

也應厚哭州將箋云夫公正治化之本德教之基也叔向數叔魚之罪石碚討石厚之亂祁奚稱

解孤之賢厥統思孟孫之愛春秋嘉之敦
崇世教經乎百王歷乎盛衰其義不改也

荆王不朝

保申跪而加笞

說苑荆文王得如黃之狗簡露之糟吹

聽朝作申諫曰先王卜以臣為保吉今王期年不聽朝王之罪當若王伏保申末細箭五十跪而加之王背如此者
齊桓公相管仲左傳云呂卻畏逼將焚公宮而

再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汝即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對

曰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惟力是視齊桓公置

子文公心致族廷理苑

射鈞而使管仲相君若易之
何奪命焉公見之以難告
云楚令尹子文之族有干法者廷理聞而釋之子文召

廷理而責之曰吾族犯法甚明而使廷理緣吾私心釋

之與吾生無義不若吾死遂致其族
人於廷理曰不是刑也吾將死之
奉法不黨說苑

丘子舉孫叔敖為令尹少為虞丘子家干法孫叔敖執
而戮之虞丘子喜入見於王曰臣言孫叔敖果可使持

國政奉國法而不黨施刑戮而不
能可謂公乎莊王曰夫子之賜也
好不廢過惡不去

善左傳晉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初范氏之臣王生
對曰私讐不及公好不廢
稱其讐不為諂立其子不

過惡不去善義之經也
為比在傳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讐也將立

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於是使祁午為中軍尉
羊舌赤佐之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讐不為

諂立其子不為比
公正無私君子之家語澹臺滅明有

舉其偏不為黨
貌如其才不充孔子之
公平無私者順道而行順理

望然其為人公正無私
而言公平無私不為
先國家後私讐史記蒯相如傳

安肆志不為危激行

位存廉頗之右頗曰相如素賤我必辱之相如曰吾念秦不加

稱疾出見頗引車避匿舍人讓之相如曰吾念秦不加

兵於趙者徒以我兩人在耳今兩虎並鬪其勢不俱生

吾所以爲此者先國家之急而後讐也頗聞之肉袒

負荊至門謝罪忍所私以行大義呂氏春秋云墨者

卒爲刎頸之交忍所私以行大義呂氏春秋云墨者

其子殺人秦惠王曰先生之年長矣非有他子寡人已

令吏勿誅對曰墨者之法殺人者死傷人者刑王雖已

賜而令吏勿誅腹對不可不行大義鉅子可謂公矣治

天下必先公呂氏春秋曰昔先王治天下也必先

志有得天下者衆矣其得之以公其失之必以偏凡主

政術部

治天下當無私

公正

三

治

治

呂氏春秋云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燭四時無私行行其德而萬物得遂長矣

古之公

也篤今之公也薄

不私其身不外其民

任子太王不務私其身不

外其民故曰百姓之身猶吾身也

陳平為社宰里老

善之

史記陳丞相世家云陳平為宰分肉

任安為人

分眾人皆喜

史記任安傳邑中人民俱出獵任安長為

皆喜曰無傷也

日殫殺弄子

漢書金日磾傳曰殫子

大不謹自殿下與宮人戲日

不避貴戚

史記尹齊以

御史事張湯張湯數稱以為廉武使督盜賊所

所薦

來謝絕不復通

漢書張安世傳云安世常有所薦其人

緇弗復與通

案太后外孫

前漢義縱為長安令直法行治

成子中上以為能遷為河內都尉至則

王駿奏匡衡

漢書王駿傳云駿為司隸校尉奏免丞相匡衡遷少府

解光奏王根

漢雜事云哀帝時司

隸校尉解光奏曲陽侯王根三世據權五將秉政根行貪邪及根兄子成都侯况不思報國聘取故掖庭貴人

以為妻上遺根就

公法不阿親

說苑云人臣之公治國免况為庶人

公門則不言貨利當公法則不阿親戚奉

不可干以

私漢書云尹翁歸為東海太守過辭廷尉于定國定國

翁歸語終日不敢見其邑子既去定國乃謂

亭長白

邑子曰此賢將汝不任事也又不可干以私

奴鄧弘賞之東觀漢記鄧弘傳弘字叔紀和熹后兄也

曰健有

不吐剛而諂上不如柔而黷下

漢陽太守銘

當然

志在奉公

前漢蓋饒寬為人剛

濟味俗云云

公正

三

正不私

前漢朱邑為人醇厚篤於故舊然性公正不可交以私天子器之

常無私於

上均恩澤於下

劉向諫成帝云陛下即天地以耀物常無私於上均恩澤於下協和萬邦蒸民

無怨用能降興胤

太子賂遺鄭眾不受

後漢鄭眾字仲師建武中

嗣與天無窮也

皇太子及山陽王荆及虎賁中郎將梁松以繼帛聘請

眾欲為通義引籍出入殿中眾謂松曰太子儲君無外

交之義漢有舊防藩王不

奉法不避

後漢祭遵為軍市令舍中兒犯

宜私通資客遂辭不受

法遵格殺之先武怒命收遵時主簿陳副諫曰明公常

欲眾軍警齊今遵本法不避是教令所行也先武乃貫

之以為刺姦將軍謂諸將曰吾舍

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私諸卿矣

明經為郡文學名特立剛直

為司隸校尉刺舉無所避

正色當階
續漢書趙熹為太尉受遺

詔典喪禮時承王莽之亂國無舊典皇太子與諸王等

離止同席熹乃正色橫劍殿階扶下諸王以明尊卑也

執法守正

東觀漢記云永平中車駕出信陽侯陰就千車騎口鹵薄車府令齊國徐匡鈞就車

駕故收送獄詔書遣匡匡自繫獄吳良上言信陽侯驕
無人臣禮匡執法守正而下獄恐政化由是而隳詔出

左遷昂

丘長 以言受進終不肯謁

東觀漢記吳良字大義齊國人為郡史歲旦與

椽吏入賀門下椽王望舉觴上壽詔稱太守功德良於
下坐勃然作色進曰望佞邪之人欺詔無狀願勿受其

觴太守斂容而止譙罷轉良為
功曹良恥以言受進終不肯謁

無所屈撓

後漢申屠剛為尚書

令書諤直言

無所屈撓 不避強禦

後漢書鮑永傳永為司隸校尉鮑恢為都官從事恢亦抗

直不避強禦帝常曰貴
戚且宜斂手以避二鮑

不畏豪族

謝承後漢書王闕傳云吳郡王闕字

公選少為小吏慷慨有大節為冀州刺史冀人強悍又
多豪傑聞欲厲威乘傳到州彈治貪濁性廉克不發私

書不畏豪族號
曰王獨坐也

飲者私恩案者公法

續漢書蘇章為冀州刺史詳刺

史 以清減責辭疾不聽

後漢宦者傳云刺史二千石遷除皆責助軍修宮錢大郡

至二三千萬時鉅鹿太守河內司馬直新除以有清名
減責三百萬直被詔悵然曰為民父母而反剝剝百姓

以稱時求吾不
忍也辭疾不聽

詣謝不見

後漢蓋勳初為漢陽刺史時武威太守貪橫從事蘇

正和拔致之涼州刺史梁鵠畏貴戚欲殺正和乃語勳

勳素與正和有隙諫鵠曰貪鷹欲鷲而烹之何哉鵠從

之不見曰雖同歲子所不能赦

吾為梁使君謀不為蘇正和汝南先賢傳云黃浮為濮陽令同時子為市掾犯罪當

死一郡望浮為主浮曰周公誅二弟石碻討其子今雖

同歲子所不能

赦遂竟治之不以私好害公義

善公義興與同郡張宗上谷鮮于褒不相好知其有用

猶稱所長而達之友人張汜杜禽與興厚善以為華而

少實但私之以

言事無所依違

財終不為言也

孟玉亢直不恤其親

東觀漢記第五倫傳云倫為司空奉公不

所依違

風俗通曰樂安周糾字孟玉為大將軍掾

弟子使客殺人捕得太守盛亮陰為留宿糾亦自劾去

請府亮與相見不乞請又不辭謝亮告賓客周孟玉欲

作亢直不恤其親我何能枉憲乎遂

市無阿枉

斃于獄弟婦不哭死子而哭孟玉

倫為督錢掾領長安市倫平銓

衡正斗斛市無阿枉百姓悅服

答齋書 陳蕃字仲舉為樂安

守梁冀遣人齋書有請托不通使者

以詐為謁蕃答殺之左遷修武令

投囑書 任棠為太守有

人囑書投

不受私謁

後漢楊震傳云震公庶不受私謁

不發私書

後漢樊準為州從事

不通書記

後漢王龔為太尉在位恭慎自非公事不

通州郡

周澤收妻自劾

後漢周澤為太常常臥病齋宮其妻哀澤老病窺問所苦

澤大怒收妻

斷絕書屬

後漢河東太守史弼被詔舉

詣獄內自劾

孝廉弼知權貴多請託弼乃

預敕斷絕書屬中常侍侯覽果遣諸生齋書詣之

不得通生乃託以他事謁弼弼怒曰太守忝荷重任當

會稽典錄云魏朗

選士報國爾何人而偽

當朝正色

字少英上虞人轉

詐無狀即日考殺之

功曹書佐功曹史吳翁被裘以加朝朝以裘非臣服非

翁不敬轉卒徹去府君嘉朗當朝正色有不撓之節遂

退翁以朝

得屬託書一無所發

魯國先賢傳云孔翊

代之也

公正

置

水前庭得屬託書皆投水中一無所發又益部耆舊傳云趙瑛字雅圭為青州刺史凡得屬託書於庭事置大

器水悉投置水因書於令拒而不受續漢書袁安傳

性清嚴不交異類為功曹奉檄謁從事從事因安致書於令安曰公事自有郵驛私請則非功曹所持拒而不

受不敢以私人謝承後漢書范滂傳云太守宗資署滂中常侍唐衡書屬宗資資執功曹占署文學滂不聽

曰頌則滂之姊子豈不樂其仕進但頌滂穢小人不宜玷污清朝不所爭者私情所陳者國事後漢書袁紹

配以私人曹操所擒逢紀與配不睦紹以問之紀對

曰配天性烈直每所言行慕古人之節不以二子在南

為不義也紹曰君不惡之耶紀對不以私欲撓意

曰先所爭者私情今所陳者國事致贖因市皆以挂

在荀彧折節侍王坐不累席致贖因市皆以挂陳泰傳云泰字元伯為匈奴中郎

貨因泰市奴婢泰皆以挂之於驛及徵為尚書悉以還

之 吳質統事崔林不及奉箋魏志崔林傳云文帝踐

郎將吳質統河北軍事涿郡太守王雄謂林別駕曰吳

中郎將仗節統事州郡莫不奉箋而崔使君初不與相

聞別駕具以白林林曰刺史視 貴其公亮魏志崔琰

棄此州如脫屣寧當相累耶 益時者雖讐必賞犯法

初建未立太子臨淄侯植有才而愛太祖孤疑以函令

密訪於外唯瑛露板答曰春秋之義立子以長加五官

將仁孝聰明宜承正統植瑛 益時者雖讐必賞犯法

之兄女婿也太祖貴其公亮 益時者雖讐必賞犯法

者雖親必罰蜀志陳壽評曰諸葛亮之為相國也撫百

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

盡忠益時者雖讐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

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

輕重

詳簿

書

高臺

敬獨

政術部

公正

吳質統事崔林不及奉箋

郎將吳質統河北軍事涿郡太守王雄謂林別駕曰吳

中郎將仗節統事州郡莫不奉箋而崔使君初不與相

聞別駕具以白林林曰刺史視 貴其公亮

棄此州如脫屣寧當相累耶 益時者雖讐必賞犯法

初建未立太子臨淄侯植有才而愛太祖孤疑以函令

密訪於外唯瑛露板答曰春秋之義立子以長加五官

將仁孝聰明宜承正統植瑛 益時者雖讐必賞犯法

之兄女婿也太祖貴其公亮 益時者雖讐必賞犯法

者雖親必罰

魏志崔林傳云文帝踐

除出林為幽州刺史中

初不與相

魏志崔琰

益時者雖讐必賞犯法

盡忠益時者雖讐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

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

輕重

詳簿

高臺

敬獨

政術部

公正

益時者雖讐必賞犯法

盡忠益時者雖讐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

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

輕重

詳簿

高臺

敬獨

元去太守敕除道周規拒而不聽會稽典錄云周規為

陽徐祀二月行縣以草機敕縣除道路規以郎君升

危包咸遂杖二十吳錄云包咸吳郡人黃府君器曹

咸責數之以春月不宜破卵公會相見退無私面

升危非子道也遂杖二十公會相見退無私面吳志

諸葛瑾傳云孫權瑾使蜀通好劉總天下當與天

備與弟亮公會則相見退無私面劉

下同心徐野民晉紀云劉弘字季和為荊州刺史上表

以弘靖夏侯為之弘曰夫總天下者當與天下同心

乎理一國與一國推實善總荆州安得十女婿然後為治

衆無冤直繩者枉木所憎清公者姦慝所讐抱朴子

劉毅自表戒齋晉書劉毅為司隸校尉曾齋而

疾其妻出省劉毅自表戒齋

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鏡至明而醜者亡怒

習鑿齒曰夫水至平而邪

者取法鏡至明而醜者忘怒水鏡之所以窮物而無怨者以其無私也水鏡無私猶以免謗况大人君子懷樂生之心流矜恕之德法行於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爵之而非私誅之而不怒天下有不服者乎

剛正直繩

王隱晉書傅咸傳咸傳云張華建議起咸為司理校尉固辭不免乃力疾視事每剛正直繩師

師嚴

雅然正色

傅咸中郎將曹府君剛云伊公立朝雅然正色便侍皇帷讜言常則

正身率下

晉諸公贊李胤為吏部尚書正身率下職不輕授

陶丹責任子

晉書

陶丹子操任在武昌私遷視丹病丹遣人責之曰朝廷以我為邊將取汝為任而敢越法移行速還前任竟不

見也任公平而塞私謁

王隱晉書李重傳云重字茂曾遷尚書吏部郎詢朝衆而押爭

鏡任公平而塞私謁是以羣才罔不

殺卿者刺史哭

弟者道將

于實晉紀云苟晞為兖州刺史從母有子坐事從母向晞流涕叩頭中外皆乞終不得生

死後哭之甚悲曰殺卿者竟

書願陛下慎之冊府元

州判史哭第者苟道將也

注太宗謂侍臣朕每日坐

朝正倫為給事中兼知起居注太宗謂侍臣朕每日坐

言不於道多言正倫進曰君舉必書言存左史陛下若一

於聖德願陛下慎之挺持曲直又云唐李義琰為

并州都督僚吏皆望風懼伏

義琰獨挺持曲直勳甚禮之不交一言續問奇類林

天朝舉朝謹事張易之兄弟驥獨不為禮元宗朝名璟

留守西京使內臣楊思勗馳驛往迎在塗竟不交一言

思勗歸訴上拒武三思冊府元龜曰宋璟檢校貝州

嗟歎良久武三思恃寵專權有私撲殺王慶之奇類

饑饉梁王武三思恃寵專權有私撲殺王慶之奇類

封在貝州徵其賦璟拒而不與撲殺王慶之奇類

林云李昭德反周為唐之功不在狄仁傑下方武后盛

時朝七使洛陽王慶之率眾數百上表請立武承嗣為

太子一日慶之忤旨命昭德典杖昭德引示朝爭之

臣曰此賊欲廢我皇嗣立武承嗣即撲殺之爭之

彌切冊府元龜云徐弘敏字有功為司刑寺丞時酷吏

周興來俊臣丘神勣王弘等構陷無辜皆抵極法

公卿莫敢正言有功獨論奏曲直武后忤上得罪所

厲色詰之有功臣色不撓爭之彌切兩京之間駕在京

甘心也及東都常被支稅粟以納閑廩休曰為刺史不

能救百姓之弊何以為政忤上縣令敢拒大夫命云

得罪所甘心也竟執奏獲免揚場為麟遊令時御史大夫竇懷貞檢校造金仙玉仙

二觀移牒近縣徵所隱逆人資財以充觀用場拒而不

受懷貞怒曰焉有縣令敢拒大夫之命場曰恐非保

人之術又云中宗時韋庶人上表請以年二十二為丁

當國制書非一何獨於已役中男重徵丁中立正色

課恐非保人之術省司遂依場所執免之叔文竊政為

又云孟簡為倉部員外郎屬順宗登極王叔文竊政為

戶部侍郎簡為其屬獨中立正色挺然不附叔文心忌

領考功事又云趙宗儒為司勳員外領考功

妻老且醜又云張萬福為泗州刺史時德

宗幸奉天陳少遊悉令管內刺

考功郎中

史送妻子揚州以爲質萬福獨不肯送謂使者曰爲某白相公萬福妻老且醜不足煩相公寄唯唯

不往彙苑詳注云京兆尹李實曰韋純與我同里素聞其賢頗識之而進於上或者喜以告曰子今日詣

實明日賀者至矣純唯唯不往官亦不遷

居中無違附太平御覽云武元衡爲門下侍郎平

章事宰相李吉甫李絳互以事理曲直於憲宗前元衡居中無所違附

出付御史臺府

元龜云孔戣爲尚書左丞信州刺史李位爲州將韋岳

諱譜于本使監軍以圖不軌追至京師鞠於禁中戣奏

曰刺史得罪合歸法司按問不合勅禁賣人口又曰

於內仗乃出付御史臺鞠得其狀禁賣人口孔戣

爲廣州刺史先是帥南海者京師權要多托盧從史

賣南人爲奴婢戣不受托至郡禁絕賣人口

有賢佐韓愈墓銘云昭義節度盧從史有賢佐曰孔戣

蓋面頭發赤抑首伏將加害者數四冊府元龜云賈

氣不致出一言以對將加害者數四直言生河朔間

始以考問鄉里得齒士類後爲李師道賓佐遇事不

頗以逆順之理規正之師道將加害數四

遇事不

回又云崔祐甫為永平軍行不附李實又云楊於陵

時李實為京兆尹恃承恩寵於陵與給事中許孟容俱

不附叶遂為實媒孽孟容改太常少卿於陵改秘書少

監風采動一時孔帖云崔咸為御史處謝絕楊國

忠又云薛平父順為奉天尉與楊國清正見知太平

云王及善為內史雖無學均一貧富冊府元龜曰李

為政以均一貧富扶弱抑彙苑詳注云太

強為已任故所至輒理和中唐持為渭

以南尉試京兆府進士時京兆尹杜棕欲至輔相而四

以親戚託之持輒趨降階伏棕語塞

方無田園事文類聚云真宗謂輔臣曰畢士安銜躬畏

對曰士安官至輔相而四方無田

園帝感歎賜其家白金五十兩

正色待太后內侍

又云章得象為翰林學士時莊獻太后每遣內侍至學

士院得象必正色待之不交一言仁宗聞而器之至是

政術部

卷一百二十二

公正

謂曰向者太后垂簾惟卿清忠無所阿附今日用卿職由北也

默識范理

續問奇類林云楊文

定公溥執政時其子自鄉來省至京郵公問曰一路守令孰賢其子曰兒道出江陵令殊不賢曰云何曰即待兒苟簡其矣乃天台范理也

公默識之即薦陞德安郡守

公正四

增詩唐王炎行不由徑詩曰邪徑趨時捷端心惡此名

長衢貴高步天路自規行且避縈紆僻將求坦蕩情豈同流俗好方保立身貞遠跡如違險修仁在履平始知夫子道從此得堅誠

增墓誌唐杜牧宣州觀察使韋公墓誌銘曰公諱溫字

弘育遷給事中皇太子侍讀公辭自宰相下皆曰帝以

一子請教於先生是宜避耶公不聽凡拜送三章帝終不能奪靈武節度使王晏平罷貶康州司戶不旬日改撫州司馬僊韶院樂官尉遲璋授光祿長史晏平以財膠貴倖璋大有寵於上公皆封詔書上還竟以康州還晏平璋免長史莊恪太子得罪上召東西省御史中丞郎官於內殿悉疏莊恪過惡欲立廢之曰是宜爲天子乎羣公低首惟公獨進曰陛下唯一子不教陷之至是太子豈獨過乎上意稍平

淵鑑類函卷一百二十七

淵鑑類函卷一百二十八

政術部七

蕪潔
威嚴

恕
明察

蕪潔一

原

左傳云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二君矣而無私積

國語曰鬬子文三舍令尹無一日之積恤民故也成

王每出子文之祿必逃王止而後復人謂子文曰人生
求富而子逃之何也對曰夫從政者以庇民也民多曠
者而我取富焉是懟民以自封也死無日矣吾逃死非
逃富也

增

事文類聚曰有餽魚於鄭相者鄭相不受

或謂曰子嗜魚何故不受對曰吾以嗜魚故不受魚受

魚失祿無以食魚不受得祿終身食魚

原楚辭云寧

廉潔正直以自清兮誰知吾之貞廉

增史記曰太倉

公淳于令有罪當刑其女緹縈上書曰妾父爲吏里中皆稱其廉平

原漢書云尹翁歸爲扶風大治常以三

輔最在公卿之間清潔自守語不及私溫良謹退不以

行能驕人甚得名譽病卒家貧無餘財天子賢之賜金

百斤奉其祭祀 又曰公孫弘爲丞相食一肉脫粟飯

故人賓客來仰衣食家無餘財 又曰薛宣爲馮翊池

陽令舉廉吏獄掾王立未及召立妻獨受囚家錢六千

立不知慙恐自殺宣聞之移書池陽曰縣舉廉吏獄掾

王立家私受財而立不知殺身以自明立誠廉士甚可
愍惜其以府決曹掾書立之柩以顯其魂也 後漢書

曰李忠字仲都東萊人從光武攻下屬縣至苦陘世祖
會諸將問所得財物惟忠獨無所掠世祖曰我欲特賜
李忠諸卿得無望乎即以所乘大驪馬及繡被衣物賜
之 又曰楊秉爲刺史二千石計日受俸餘祿不入私

門故吏齋錢百萬遺之閉門不受以廉潔稱 又曰羊

續爲南陽太守時郡內多尚奢麗續深疾之常敝衣薄
食車馬羸敗 又羊陟傳云陟爲河南尹計日受俸嘗
食乾飯茹菜而已 又曰孔奮字君魚扶風人爲姑臧

長奉母極求珍膳妻子但食蔥菜爲衆所笑謂之弱劣
嘲奮曰置脂中不能自潤而奮不改其操也 又曰祭
遵爲人廉約小心克已奉公賞賜輒盡與士卒家無私
財身衣韋絺布被夫人裳不加緣帝以是重焉 又曰
郭丹爲司徒名爲清廉視事五年卒賜送甚寵百官會
朝詔問丹家時宗正劉匡對曰郭丹爲三公典牧州郡
田畝不增 謝承後漢書云高弘字武伯爲琅琊郡悉
出舍中供設付外冬坐羊皮夏坐板榻以桑杯盛漿水
又曰羊茂字叔寶爲郡太守冬坐白羊皮夏坐丹板
榻常食乾飯出畧買鹹豉妻子不歷官舍 又曰隱暹

字公向爲徐州刺史以小釜十日一炊 又曰朱寵字仲藏爲太尉家貧脫粟飯臥布被朝廷賜錦被梁米皆不敢當之 華嶠後漢書曰樂松家貧爲郎常直宿臺

上無被食糟糠明帝每入臺輒見松問其故而喜之

東觀漢記曰黃香字文強爲魏郡太守俗每太守將交代添設儲峙輒數千萬香未入界移敕悉出所設什器及到頗有卽撤去到官之日不祭竈求福閉門絕客

張璠後漢紀荀爽爲三公食不過一肉脫粟飯坐皮褥 陳留耆舊傳云高順歷二縣令東萊太守老病歸草屋蓬戶甕垣無儲也 魏志曰司馬芝爲河南尹及卒

家無餘財

又曰吳質爲荊州刺史性沈實內察不以

其節檢物所在見思嘉平三年薨家無餘財唯有賜衣

書篋而已

吳錄云袁傳字君游吳人太守黃君高其

德行舉孝廉爲尚書郎遷左丞出補江陵其女英得壞

牆中珠璫百餘枚傳書上之詔以賜也

晉春秋云晉

武帝謂胡威曰卿清孰與父清威對曰臣不如父帝曰

以何爲不如對曰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是以

不如父也

晉書鄧攸字伯道爲吳郡守載米之郡俸

祿無所受唯飲吳水而已及去如初到也

又曰鄧攸

遷吏部尚書牧馬於家庭妻息素食

又曰魏舒爲司

徒所得俸散之九族家無餘財 又曰王敦籍周顛家

收得素簾數枚盛故絮而已酒五甕米數石在位者服

其清約 世說云周顛罷臨川郡還都未及住王丞相

往見之暴雨卒至舫船既小而又大漏殆無坐處王曰

胡威之清何以過也 王隱晉書劉實傳云實性冰清

每還州里鄉人載酒肉以候之實難逆其意輒共啖而

返其餘 晉中興書云吳隱之廉潔過人爲廣州刺史

州北界有一水名貪泉父老云飲此水皆使廉士變貪

隱之始踐境先至水所酌而飲之在州清操逾勵 又

曰褚裒字季野爲江州刺史每崇清約雖居官恒使私

僮樵採

又曰阮放爲吏部郎在銓管文甚有稱譽性

清約不治產業爲吏部郎不免饑乏王導以其名士供

給衣食

又曰庾冰臨卒謂長史曰吾將逝矣恨報國

之志不展死之日殮以時服無以官物也及卒無絹爲

衾世以此稱之

荊州先德傳云呂乂爲尚書令躬親

萬機清白廉素不畜婢妾無車馬之好以節儉自守

會稽先賢傳云董昆清約守貧補大司農坐無完席

會稽典錄云陳修字奉遷烏傷人爲豫章太守十日一

炊

又曰徐弘爲右扶風都尉家無餘產妻紡績也

京兆舊事云長安縣孫農家貧爲郡功曹十月無被有

蒿一束暮臥其中旦收之 宣城記云涇縣吳矩時爲
盧江太守有清稱徵還船輕載土時歲暮逐除者就乞
所獲甚少矩乃語之逐除人見土而去

後周書

曰

韋夔至延州見弟孝寬孝寬以所乘馬及轡勒與之夔
惡其華飾乃乘舊馬以歸 又曰江陵既平諸將大獲

財物唐瑾一無所取唯得書載之以歸或白文帝曰瑾
大有輜重悉是梁朝珍玩文密遣使檢閱唯見文籍
而已文帝乃歎曰孤知此人不以利于義 事文類聚

曰隋趙軌

或作

爲齊州別駕東隣有桑椹落其家軌悉

拾還其主曰吾非以此求名意者非機杼物不願侵人

後爲原州司馬在道夜行馬逸入田中暴田禾軌駐馬
待明訪知禾主酬直而去 問奇類林曰趙軌爲齊州
別駕入朝父老送之曰公清如水請酌一杯水以餞公
唐書曰張元素仕隋爲景城縣曹竇建德陷景城將
殺之邑人千餘請代曰此清吏殺之是無天也 冊府

元龜曰唐李太亮太宗貞觀中爲越州都督在州寫書
數百卷及去皆委之解宇 又曰蘇頲爲禮部尚書知
選事性廉儉所得俸祿推與諸弟或散之於親族 又
曰盧懷慎爲黃門監清儉不營產業器用服飾無金玉
綺文之麗所得俸祿隨時分散家無餘蓄 又曰李勉

代宗大曆中爲廣州刺史前後西域舶泛海者歲纔四五勉性廉潔舶來都不簡閱故末年舶至者四十餘

又曰馮伉貞元中爲膳部員外郎澤潞節度使李抱貞卒充弔贈使抱貞男遺伉帛數百匹不納又專送至京伉因表奏固請不受 又曰陸贄爲中書舍人翰林學

士母卒持喪于河南豐樂佛寺四方賻贈爲詞厚致金帛贄絲毫無所受 又曰柳公綽爲渭南尉屬歲饑其

家雖給而每飲不過二器歲稔復初 又曰郭承嘏尚

父子儀曾孫爲刑部侍郎自殺之後家無餘財喪祭所費皆親友供給而後具 又曰令狐楚爲宣武軍節度

先是汴州主帥始至率以錢二百萬實其私藏楚悉以歸公府由是汴人愛其廉 問奇類林曰裴寬潤州參軍一日刺史韋詵登樓見人於後圃有所瘞藏者訪是裴居問狀答曰寬義不以苞苴污家適有餉鹿者致而去不敢自欺故瘞之耳 又曰郭崇韜爲中門副使天祐中李存審旣收鎮州遣崇韜閱其府庫或以珍寶賂遺一無所取 又曰後唐趙光逢爲相嘗有女真寄黃金一鎰于其室家并屬亂離女真委化於他土後二十年金無所歸納於河南尹張全義請付諸官觀其舊封尚在 訓鑿曰太宗在晉邸聞劉溫叟清介遣使齎錢

五百千遺之温叟受賜令吏封書而去明年視封識宛
然還白太宗太宗曰我錢不用况他人乎 問奇類林
曰包拯守端州歸僅持一硯至中流風濤暴起拯即舉
硯沈之濤頓止 又曰曾鞏知福州無職田歲鬻園蔬
收其直入常三四十萬鞏曰太守與民爭利可乎罷之
又曰楊誠齋自祕書監將漕江東年未七十退休南
溪之上老屋一區僅庇風雨長鬚赤脚纔三四人徐靈
暉贈詩云清得門如水貧惟帶有金 又曰林孝澤居
官以廉平稱臨清漳一夕視事竟有持燭送至闌內者
孝澤曰此官燭也何可用之私室亟命持去 事文類

聚曰李伋知杭州市白集一部乃為終身之恨 續問
奇類林曰豐公慶英宗復辟參政河南復擢本省右轄
廉聲大著風裁振郡邑有一知縣簞簞不飭聞至大懼
乃以白金為燭饋之公未之省廳子以告次日謂知縣
曰汝燭不然盡出之以易可然者知縣大恐輒棄印綬
去

廉潔二

原 瓦器

桑杯

後漢書云杜密潁川人字周甫為六卿
瓦器布被益部耆舊傳云趙典字仲經

為太常身處上卿而布
被瓦器下詳前一

壺飧

橐衣

傳趙衰以壺飧
從餒而不食言

其燕直不忘君也
而遷徙去處不過素衣

王吉世名清燕好車馬衣服鮮明
天下服其燕而怪其奢故世傳

王陽能作

黃金也

披絮

遺絲

吳隱之為中丞冬月無被常

屏風坐無罽席

袁毅多違公例常遺山濤絲百斤濤

不欲異於時受之

毅事露儿受賂皆見推驗取絲付吏

積年塵埃并封

布被 布裘 王良為司徒司直妻子

印並如初也

不入官舍布被瓦器

吳蔣欽字公英以戰功遷盪寇將軍權常入其堂內母

疎帳縹被妻妾布裘權歎其在貴守約即救御厨為母

作錦被改易幔帷妻

載黃土 壞烏帳 洪規罷會稽

妾衣服悉皆衣錦繡

無資不欲令

人知其清乃以數船載黃土而歸

謝尚字仁祖為江

夏令相府以布四十疋為尚造烏布帳尚壞之以為軍

上襦

為廉直 治身清素 漢書申屠嘉為丞相嘉為

人廉直門不受私謁

魏志王觀傳云觀為南陽

太守治身清素率下以儉僚屬聞風莫不自勵

儉

約自居 清修自守

晉中興書庾冰傳云冰天性清慎

足冰怒捶之市絹還官

常以儉約自居子襲常貸官絹十

令清修自守布被菜食州郡表烈乃授九真太守

震

政術部

廉潔

尚監領為卷一百一十八

廉潔

震

畏四知 秉去三惑

後漢書曰楊震為荊州刺史知其民王密舉茂才除昌邑縣令震復

為東萊太守路經密境密夜懷金十斤奉公公不受密曰無知莫若於夜公曰天知神知我知汝知何謂無知

密慙而退贊云震畏四知又曰楊秉字升節為子太常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贊云秉去三惑

常步行 妾無副服 漢書蓋寬饒為司隸子常步行自戒北邊注曰子自行戎不使之

也 諸葛亮答李嚴書云吾受賜八千斛今畜財無餘妾無副服 珠還合浦 錢投

渭水 孟嘗為合浦守清白政行先珠去復還三輔決錄安陵有項仲山飲馬渭水每投三錢郝庶

亦 然 不虧其義 能潔其身 儒有委之以貨財見利不虧其義不慙於已

戒子不受送遺 妻子不入官舍 漢歐陽地餘為少府戒子曰我死官屬即

送遺汝慎勿受何並為潁川 清德 素誠 苦節 清規 冠冕

榮身 冰霜潔已 行因儉著 名以清聞 當官而

行 潔已以進 清白立身惟賢所尚 廉貞厲俗雖

矯何傷 守冰壺之潔人且畏知 甘塵甑之貧財毋

苟得 稱其貞白常聞於古人 告以矯誣今見夫惑

者 **增**無餘財 無濫積冊府元龜曰唐寶威為內史

又曰晉李德玩領荊州卒于無正寢 不理垣冊

鎮家無濫積亦武侯之廉也室 龜曰温彦博為中書令家無正寢及卒之日殯於別

以廉儉自處為衣蒲練 乘欵段彙苑詳注曰姚察

家不理垣屋通有私門生送南布一端花練一疋察曰吾所衣著止

麻布蒲練此物於吾何用部尚書知東都留守懷遠清廉常乘欵段馬豆盧欽望

謂之曰榮貴如此何不易駿答曰此馬幸免驚蹶何假求 衣綠袍 上白金冊府元龜曰薛革為浙西觀察

政術部 尉監頂約卷二百三十一 廉潔

年不易 又曰晉高漢筠至庶在襄陽有薛吏常課外
獻白金二十鎰漢筠曰吾有正俸此何用焉以狀上進

欲解縲

潛織簾

續問奇類林曰晉顧協清介為廷
綉與之憚其清嚴不敢發口曰顧郎難衣食者 又曰

唐尚書左丞相李庶有清德其妹劉晏妻也晏方秉權
常造庶延至寢室見其門簾甚敞乃令人潛度廣狹

以鹿竹織成將以贈庶三携至門不敢發言而去

毀池觀

散音樂

續問奇類林曰唐楊綽始同平章事
觀堂皇為當時第一即日遣人毀之中書郭子

儀在邠州行營方大會除書至音樂散五之四 乘馬

五疋

有車一乘

相凡四十年相繼乘馬五匹皆及敝

惟彙苑詳注曰陸長源清白自將為汝州刺史送車
二乘曰吾祖罷魏州有車一乘而圖書半之吾愧不及

先人

擺袖却金

斷帶為炷

韓愈順宗實錄曰韋執

祖兄夏卿為吏部侍郎執誼受賂為人求科第夏卿不
應執誼乃探懷中金以納夏卿袖夏卿驚擺袖引身而

去部夜宿人家遇燈柱盡主人將續之無逸遠抽佩刀斷

衣帶以有馬一疋受紙百張冊府元龜曰朱敬則為廬州刺史經月代

到還鄉里無淮南一物惟有所乘馬一疋諸子姪步從

張贈之暹唯受一百州條歎曰不割新瓜唯受新

茶北史曰蘇瓊為清河太守郡人趙穎守樂陵五月中

欲貢新果至門間知相顧而去冊府元龜曰陸贄為

鄭縣尉罷官歸省母張鑑為壽州刺史有重名贄遊壽

州謁鑑惠錢百萬曰願以備太夫人一王璉埋羹

鄭曉還茗問奇類林曰王璉字器之洪武末以賢能薦

謂內子曰不憶食草根時耶命左右撤而瘞之稱埋羹

太守有鏤金首飾承以篚而上覆以茗夫人手撥茗知之

亟請公入公出坐亭中召其人謂曰吾初以家之茗故

拜君惠頃入內詢
有餘茗心謝尊意

恐累歸擔

思便行裝

續問奇類
林曰楊誠

齋立朝不市一物恐累歸擔范
右丞赴任只攜三擔思便行裝

飲水食藥

鼓琴看

鶴白居易詩曰三年為刺史飲水復食藥唯向天竺山
鶴取得一片石問奇類林曰宋趙清獻掛為成都搏

向天竺山

運出行部內唯攜鶴
一琴坐則鼓琴看鶴

何得言產業

安有為豚犬

記纂淵海曰有勸岑文本置產業文本曰南方一布衣
以文章致位中書今亦極矣何得更言產業乎冊府

元龜曰晉安元信歷數任皆名郡親族常謂曰公身俸
二千石發有白髮家無田園何以為子孫計元信曰吾

本無文經武略遭提郡印望過矣安
有積貨置產為豚犬輩後面不亦愚乎 僧孺不納錢

唐介不買珠

粟苑詳注曰韓公武卒帝遣使者至其
家悉收贖簿校計出入所以餉中朝臣

者皆在至牛僧孺獨注其左曰某月日送錢千萬不納
帝善之問奇類林曰唐介倅潭州一巨商私藏蚌胎

為關吏所搜太守而下輕其估悉自售焉分珠獄
發奏方入仁宗謂近侍曰唐介必不肯買果然 祿

俸皆遺親黨

虜獲悉分士卒

冊府元龜曰李勉在相位二十年祿俸皆遺親

黨身沒無私積 又曰羅士信為新安道行軍總管凡所虜獲悉分士卒以此為常身未嘗自取

崔

與之出蜀唯載歸艫之圖籍

楊長孺守閩靡侵公帑

之毫釐

鶴林玉露曰楊伯子誠齋家嗣其帥番岢將受代有俸錢七千緡盡以代下戶輪租有詩云兩

年枉了鬻霜華照管南人沒一些七百萬緡都不要脂膏留放小民家真西山入對上問廉吏即以趙正夫為對翼日又奏臣昨所奏廉吏未盡如崔與之出蜀唯載歸艫之圖籍楊長孺之出關靡侵公帑之毫釐皆當今之廉吏也

廉潔三

原以廉為本

周禮小宰職云以官之六計弊羣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

五曰廉法六曰廉辨鄭元注曰以廉為本守法不失

不貪為寶

左傳云宋之人或得玉獻諸子

政術部

計盈頁白卷二百三十一

廉潔

上

罕子罕勿受曰我以不貪爲寶爾以玉爲寶若以與我皆喪其寶不如人有其寶也

增自檢斂

釋名云廉斂也

原不利爲利

呂氏春秋云孫叔敖將死其子曰我死王必封汝

汝必無受利地越荆之間有寢丘其地不利而名甚惡可長有也其子受之至今不失叔敖可謂以不利爲利

案寢丘縣名後漢改爲固始即

衣不重帛

尸子曰晉國苦奢文

公以儉矯之衣不重帛食不兼肉又晉書

逐婦燔機

劉超爲中書舍人治身清苦衣不重帛史記云公儀休爲魯相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曰欲令農士女工

安所讐

餽魚不受

韓非子曰公儀休相魯而嗜魚國其貨乎人爭餽魚公儀休不受曰夫受人

之惠必有下人之色色下於人

妾不衣帛

左傳晉執

將枉於法法枉則免於相矣

季文子樂

謂忠乎乃舍季孫國語曰季文子相宣成無衣帛之妾

增民之表

漢文帝詔云

原身服布被

漢書

無食粟之馬

弘傳云弘為丞相

布被似詐公汲黯曰公孫弘位在

詐弘曰誠

并日而炊

會稽先賢傳云董昆字文通餘

不廉潔下士

漢書云趙廣漢廉潔下

乘折轅車

漢記云張湛去蜀郡

公廉不受餽送

漢書尹翁歸為

餽百賈

臣心如

哀帝謂鄭崇曰君門如市臣心如

在職公廉

漢書馮立字暉通為五原太守徙西河上

美野王立相代為太守人歌之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

繼踵相因循聰明賢智惠吏民政如魯衛德化均周公

廉叔猶廉潔奉公後漢祭遵為征虜將軍廉潔奉公

祭征虜

麥數斛車一乘

洛陽令董宣卒官詔遣使者

哭大麥數斛車

秋毫無私

東觀漢記張堪字君游南

政術部

同益頁白卷一百一十

廉潔

上

力討公孫述遂破蜀漢先遣堪入成都鎮撫吏民
時述珍寶珠玉委積無數堪錄簿上官秋毫無私
不

與民爭利東觀漢記宋弘為司空當受俸得鹽令諸生
糶諸生以賤不糶弘怒悉賤糶不與民爭利

不與孤寡爭粒語林何弘字次道揚州常有糶米以
賑孤寡乃有十萬斛餘存於治中而

見帳中人空索求糶此數萬斛付帳下何公
云義不與孤寡爭粒注糶音痕平量斗斛也以儉化

俗謝承後漢書趙咨傳云咨為東海相人
遺其雙鮓魚噉之二歲以儉化俗也常席羊皮

後漢李恂字叔英為兗州刺史所種園小麥葫蘆悉
付從事一無所留以清儉率下常席羊皮服布被

食不二味又曰李恂為兗州刺史
清約率下食不二味乘柴車後漢趙壹
傳壹為郿

時請計偕吏多盛飾車馬帷幙而壹柴車草屏露宿其
傍延河南尹羊陟前坐于車下左右莫不歎愕陟遂與

有泣血以相明者矣陟乃與袁逢共稱薦之長食

乾飯謝承後漢書左雄字伯豪為冀
州刺史不舉煙火長食乾飯恒食乾糧會稽
典錄

云陳修家貧為吏恒食乾糲每至止臘偃臥

步擔上

不起同僚飲食虞請不一往其志操如此

不受俸錢

又曰陳修為豫章太守每月受俸米不受

下

又曰陳修家貧為

事薦編絕不改布被覆形簞瓢蔬食

食麥飯

謝承後漢書豫章宋度字叔平為定陵令素食麥飯

食豆

斛階傳云

太守俸盡食豆罍上數戲曰卿家醬頗得咸否

常取赤米

後漢第五倫為會稽太守常蔬食衣

布受俸常

自斬芻妻執爨

又曰第五倫為會稽太守躬自斬芻養馬妻執爨論

取赤米曰君子修不借上儉不逼下豈尊臨千里而與牧園等庸乎未可言中道也

臥麤布被承

後漢書劉寵傳云劉寵為司徒臥麤布被

劉寵各受一錢

又曰劉寵為會稽太守微入為

將作大匠若耶山谷間有五六老叟人各齋百錢以送寵寵為人選一大錢受之

布衾敝褐

又曰羊續為南陽太守妻與子祕俱往郡舍續閉門不內妻自將祕行其資藏惟有布衾敝褐稠鹽麥數斛而

政術部

廉潔

已顧敕祕曰吾自奉若此何以資爾母乎使與母俱歸案說文曰祗裯經衣也廣雅曰即襜褕也

布

裯穿敗糊紙補之

謝承後漢書云羊續字興祖太山人為廬江太守半月一炊云云

受魚懸之

又云羊續為南陽太守續好啖生魚府丞焦儉以三月望餉鯉魚一頭續不為意受而懸

之於庭少有皮骨明年三月儉復致一魚續出昔枯魚以示儉遂終身不復食

閉門不納妻

子

又云羊續為南陽太守妻與婢俱到官閉門不納病困謂子祕曰吾有馬一匹賣以買棺牛車一乘載喪

歸勿受

在朝清廉

東觀漢記郭丹傳云丹為司徒在朝名清廉公正

家無

遺產

後漢書郭丹為司徒而家無遺產子孫困賈

廉讓率下

東觀漢記鄧彪字智伯為

太尉在位清白

衣敝履穿

會稽典錄云徐弘字遐通太□末為右扶風都尉家

無餘產衣敝履穿妻子紡績鄉人嘉其高操

衣不周身

豫章彥士傳云羊茂為功曹病布被

不覆軀布衣不周身郡將遺之布被衣褲皆不受

幘毀不改膠墨傅之

謝承

書巴祇字敬祖為揚州刺史祿俸不使
有餘帙毀不復改易以水滌膠墨傅之

在官不迎妻

子又曰巴祇為揚州刺史在官
不迎妻子俸祿不使其餘

不然官燭

又曰巴祇為揚州刺

史夜與士對坐處順
暗之中不然官燭

食不重肴

英雄記曰幽州刺史劉虞食不重肴藍縷

張盤取柑付外

謝承後漢書云張盤為廬江太守
潯陽令嘗餉盤柑一奩其小男年

七歲就取一枚與之盤奪
兒州曰何故行賂於吾子

清廉見稱

又云丹陽張盤字子石以操行

清廉見稱為廬江太守京
師諺云聞清白張子石

齋金還奉

又云豫章張冀字仲宗為廣陵

守舉孝子吳奉為孝廉奉齋金為禮冀閉門不受而奉
以囊盛金夜投冀園中而逝冀追不及齋金至廣陵還

奉遺錢不敢拒閣內埋之

三輔決錄云公孫晨字元公為鉅鹿太守寶之子家

貧為郡功曹其將軍馬防聞名餽錢
四百萬晨不敢拒受而埋之閣內

公廉不受私謁

東觀漢記楊震性公廉不受私謁子孫常蔬食步行故
舊長者或欲令為開產業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為清白

吏子孫以比遺使馬如羊不以入廐使金如粟不以

入懷後漢張奐遷安定屬國都尉事詳都尉周繹廉吏東觀漢記周繹傳云北地太守

廖信貪汚下獄詔以信田宅坐無完席後漢薛博字

長史坐無完席妻謂博曰君為長史既無俸祿給清

供子孫復無完席博因以善席與妻自坐敗席清

白見稱東觀漢記高翔字季迴以儒學徵拜大司農存朝以清白方正見稱以清為基

陳留嘗舊傳云高順為東萊太守其妻謂之曰君累宰

守積有歲年何能不少為儲蓄以遺子孫順曰我之勤

身以清名為之基以二許允清吏魏志許允為吏部郎明帝望其衣敗

曰清趙儼為驃騎义手上車魏略云太和內舊置四

無不因取之趙儼自征乘薄笨車又云時苗始令壽春乘薄笨車黃特

西徵為驃騎义手上車謂主簿曰令初來時本無此犢是淮南所生也露宿

樹下

會稽典錄云魏孟康字公休為弘農太守時出察行常預勅吏卒行各持鋤所在自刈馬草不止亭

傳露宿樹下將從不過十餘人

麤衣惡食

魏志司馬朗為兖州刺史政化大行百姓稱之雖在

軍旅常羸衣惡食儉以率下

布衣蔬食

又國淵為太僕居列卿位布衣蔬食舉袖

受金

魏略曰田豫為并州刺史鮮卑素利等密懷金三十斤謂豫曰我見公貧故前後遺公牛馬公輒送

官今密以此上公可以為家資豫張紳受之答其厚意胡去後皆悉付外具以狀聞於是詔褒之曰昔魏絳開

懷以納戎賂今卿舉袖以受狄金朕甚嘉焉

賣田自給

魏志和洽字陽士為太常清貧守約

至賣田宅以自給

并日而食

又云裴潛為兖州刺史家人大小或并日而食

留以挂柱

魏略曰裴潛為兖州刺史常作胡牀一及其去也留以挂柱

妻子衣食

不充

魏志徐邈為涼州刺史賞賜皆散士卒妻子衣食不充天子嘉之拜司空

妻子飢寒

蜀志鄧芝為大將軍不治產業妻子飢寒託之日家無餘財

不治產業

又曰鄧芝為大將軍

衣食資仰於官不治產業

不別治生

諸葛亮表云臣初奉先帝資仰于官不自治生今成都有

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

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別治生以長尺

寸 妻子飢乏

吳志呂岱為并州刺史歷年不餉家妻子飢乏孫權聞之歎息

牛產

積以留之

晉書羊祜傳云祜無子太康二年以弟篇為鉅平侯奉祜嗣篇歷官清慎有私牛於官舍

產積及遺而留之

魏舒無宅

又曰魏舒守陽元領司徒年過致仕有遜讓意而無居宅乃僅

以俸秩散餘為第一所

一無所取

晉中興書陶侃破杜弼應詹亦隨侃在軍城既陷諸將競

取諸物詹家至貧而一無所取莫不歎其清介也

張翕步還

華陽國志張翕字叔陽為陰平

郡自乘二馬之官一馬死

送錢數百萬悉皆不受

晉書

鄧攸為太守郡常有送迎錢

家無餘祿

又云潘岳賈充誅云年踰

知命位極人臣家無餘祿貴而食貧

子弟耕而後食

又曰祖逖為豫州刺史尅已務施不

畜資產子弟耕

妻不衣帛

襄陽者舊傳云胡宜字叔方為江夏南郡太守清厲

有節妻不衣帛魏朝

私假裝

晉書陸納徵拜左民尚書綱紀白宜裝幾船納

曰吾家不在此已較私奴

陸納拜尚書止有被襪

又

假裝并糧食無所復賴也

增我獨以官貧

奇問

臨發止有被襪而已其餘悉還官

類林云房彥謙為涇陽令所得俸錢周恤親友嘗顧其子元齡曰人皆因祿富我獨以官貧所遺子孫在於清

白名下不虛

冊府元龜曰屈突通為行軍元帥長史從平薛舉時珍物山積諸將皆爭取之

通獨無所犯高祖聞而謂曰

清郎

續問奇類林云袁韋修為尚書郎十

年未嘗受斗酒之遺

再世清節

彙苑詳注云李元繼再世宰相有清節當

尚書邢邵呼為清郎

挺身而退

又云蘇瓌為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揚州地當衝

要多富商大賈珠翠珍玩之產承

景倩真清

唐書云

政術部

計盈頁

廉潔

為扶溝丞按察使覆州縣殿最
有吏言狀曰某詐清景倩真清

笥餘一縑

潛確類書云元德秀

為魯山令歲滿笥餘

得父清白

唐書云楊隆禮為戶部尚書卒明皇訪其

子可代父任者宰相以慎矜慎名皆得父清

敬塘為

白帝喜擢慎矜監察御史慎名大理評事

首奉法皆以誠汚論死明宗下詔書褒廉吏普州安崇

我無一爐惡可並

獨異志云

阮洛州張萬進耀州孫岳等

盡懷慎無疾暴卒夫人崔氏止其兒女號哭曰公命未

生左右以積其人尚在奢儉之報豈虛也哉及宵分公復

無一焉惡可並哉言訖復絕

武臣以清廉聞

冊府元龜曰裴

以清廉聞衣服飲食同於士卒

盧均不問

又云盧均

中為廣州節度先是番船到府節度

馬骨高

歐陽脩詩云官

使以下爭以賤估其珍貨均悉不問

清馬

長官清

蘇軾詩亂山深處長官清

此事古未有

容齋隨筆云彭器資

集有送許屯田詩曰浮梁巧燒甕顏色比瓊玖因以

官射利疾眾喜君獨否父老爭歎息此事古未有

布易錦

問奇類林云宋姚希得知靜州官署舊以錦為幕希得曰吾起家書生安用此命以布易之日

唯啖

圖書數卷

山堂肆考曰沈義倫為隨軍轉運使入成都獨居僧寺蔬食偽蜀有以珍

寶為獻者皆却之

執付有司

續文獻通考曰景泰七年洗馬柯潛奉命主應

天鄉試初入境泊舟淮安有應試生暮夜

摩尼珠

投潛叱之復懷重器固請潛怒執付有司

奇類林云摩尼寶珠置泥潦中經百千歲不能染污以本體自堅淨也

廉潔四

增詩唐皮日休七愛詩曰吾愛元紫芝清介如伯夷輦

母遠之官宰邑無點疵三年魯山民豐稔不暫饑三年

魯山吏清慎各自持只飲魯山泉只採魯山薇一室冰
蘗苦四遠聲光飛退居舊隱來斗酒入茅茨雞黍非家
畜琴尊常自怡盡日一菜食窮年一布衣清似匣中鏡
直如琴上絲世無用賢人青山生白髭既臥黔婁衾定
立陳實碑吾無魯山道空有魯山辭所憾不相識援毫
空淚垂 于鵠贈李太守詩曰幾年爲郡守家似布衣
貧沽酒迎幽客無金與近臣擣茶書院靜講易藥堂春
歸闕功成後隨車有野人 宋魏野上知府寇相公詩
曰文武稟全才何人更可陪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

增

誠唐姚元崇辭金誠曰辭金者取其廉慎也昔子罕

辭玉以不貪爲寶楊震辭金以四知爲慎列前古之清
潔爲將來之龜鏡古之君子策名委質翼翼小心乾乾
終日慎乎在位欽乃攸思請謁者咸悉苞苴者必辭爾
以金玉爲寶吾以廉謹爲師爾以夜昏可納吾將暗室
不欺若爾有贈吾今取之爾其喪寶吾則懷非故曰欲
人不知莫若勿爲 又冰壺誠曰冰壺者清潔之志也
君子對之示不忘乎清也故內懷冰清外涵玉潤此君
子冰壺之德也玉本無瑕冰亦至潔方圓相映表裏皆
澈喻彼貞廉能守其節凡今之人就列稱臣當官以割
剝爲務在上以財賄爲親豈異夫象之有齒以焚其身

魚之貪餌必暴其鱗故君子讓榮不憂辭滿爲珍以備其德以全其真與其濁富寧比清貧吳隱酌泉龐恭致水席皮洗幘緼袍空裏雖清畏人知而所知遠矣嗟爾在位祿厚官尊固當聳庶勤之節塞貪競之門冰壺是對炯誠猶存以此清白遺其子孫

增碑周庾信大將軍司馬裔碑曰在朝四十一年身經一百餘戰凡任四郡歷八州未嘗以貨殖經懷去如始至渭南千畝之竹更懼盈滿池陽二頃之田常思止足身歿之日家無餘財素車白馬狹室崎嶇黃裳元甲階庭反陋有詔冬官爲營寢室朱邑祭醑無所漢后是以

賜金陳表妻子露立吳王爲之開館 又太子太保步
陸碑曰公諱暹字季明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入掌納言
治司宗伯闇夜有人餉羅數十匹公閉門不受朝野稱
之太尉楊震直推故吏之金涼州張奐高揖故人之馬
清畏人知我無慙德家僮暮行還得遺錢於道并白絕
十匹公訪得其主即以還之見金於路指以示人得錢
於道留持挂樹方之今日異代同風其爲郡也惟取赤
土封書其爲州也惟以青鹽換粟留家則千樹無資遺
子則一經而已

增墓誌唐杜牧處州刺史李君墓誌銘曰贈司空貞公

事憲宗皇帝淮西平李光顏移鄭滑陳許無帥帝問讌
獨言曰勁兵三千誰可付者崔談峻侍側曰有大臣家
不三十口俸錢委庫不取小僮跣足市薪此可乎帝曰
誰爲者談峻即以貞公言帝即日起爲陳許帥

增判唐王友方對父老送錢判曰負海名區攸稱越府
濱河大郡爰指滑臺旁連射的之巖俯帶灑舟之浦戶
千人萬寶俟廉能露冕褰帷是資寬惠司倉之置水投
薤方取喻於麗參父老之賫物送錢乃報恩於劉寵漢
陽服其高義耶溪書以清風取之者不以爲貪置之者
無聞於詭

恕一

原包荒

含垢

易言包含荒穢也
國君含垢天之道也

傳

觀身

順事

老子曰以身觀
順事恕施

矜不能

掩細過

尊賢而容衆嘉善
而矜不能漢曹

參見人有細過

薄責人

不誅奴

躬自厚而薄責於
人宋則子年十

掩覆匿蓋之
歲與蒼頭共弩射弦斷矢激誤

有容乃大

不欲勿

中則子死則恕不誅荀爽美之
施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已所不欲勿

施於人
先人後已

作順施恕

禮謂君子先人後已仲

恕不
克寬克仁

不知不愠

寬裕

平恕

冊府元龜

曰唐王珪貞觀中歷侍中禮部尚書性寬裕不尚苛察

其於官事務舉綱維禁姦狂去甚泰而已

又曰馬懷

素為禮部員外郎與源乾曜盧懷慎等充

斷鞅

折

政刑部

尚監貞白卷一百一十

恕

二

足

事文類聚曰唐楊行密善撫士卒嘗早出從者斷馬

物嘗使僮飼馬馬蹄之僮

換薄酒

還沈粟

冊府元

怒折馬足登知而不責

冊府元龜曰歸登寬博容

迪簡為天德軍使李景略判官性重厚嘗有軍宴行酒

者誤以醢進迪簡以景略法嚴慮坐主酒者而偽以酒

薄白景略請換之又曰漢王周為冀州刺史性寬恕

不忤物情州城西橋敗覆民租車周曰橋梁不飾刺史

之過也乃還其所沈矜蠱道遺盜財冊府元龜曰

粟出私財以修之為父病以蠱道為木偶人署勉名位瘞於

觀察使部人有父病為父禳災亦可矜也捨之又曰揚

其壘或發以告曰武尉充使請京師止於客舍盜竊其

再思舉明經授元武尉充使謂曰足下當貧苦至此無

裝遼近遇之盜者伏罪再思謂曰足下當貧苦至此無
行速去恐為他人所擒幸失犀角破馬鞍冊府元
留公文餘財盡以相遺嘗令醫人合藥請犀角麝香送
行儉為尚書問喜縣公嘗有教賜馬及新鞍令史輒馳
者誤遺失已而懼潛竄又有教賜馬及新鞍令史輒馳
馬鞍破令史亦逃行儉並委所親拾到謂酸俱碎
曰爾曹豈相輕耶皆錯誤耳待之如故

挺忽直

問奇類林曰韓魏公在大名日有人獻玉醜二隻每宴特設一卓復以錦衣置其上

二醜俱碎吏伏地請罪公神色不動曰汝誤也又曰宋有關吏隸御史臺中事二十餘中丞善評官優劣

每聲啾時視中丞賢則橫其挺不賢則直其挺范諷為中丞問爾挺忽直豈觀我失耶曰昨見中丞召客親論

庖人造食指揮數四庖人去又呼之復叮嚀者數四若使宰天下事皆如此喋喋乎范大笑慙謝

灑筆

富舉鞭

孔帖曰婁師德在夏官注選選者就案

乃灑筆曰墨汚爾山堂肆考曰宋富韓公致政歸西

都嘗著布直撮跨驢出郊逢水南巡檢蓋中官也威儀

呵引甚盛前辛呵騎者下公舉鞭稱名曰馮卒不曉所謂白

言不肯下驢請官位公舉鞭稱名曰馮卒不曉所謂白

其將將方悟相公也下馬碎瑪瑙盤饋金石藥

伏謁道左公舉鞭竟去碎瑪瑙盤饋金石藥府

有饋金石之藥者去嘗之矣登服之
發毒幾死訊之未之嘗也登無愠色
不詢其由 即

委以事

亦察之而不能面折凡家人市貨百物入增其

倍出減其半不詢其由問奇類林曰杜衍歷知州提
轉安撫未嘗壞一官負其間不職者即委以事使之不

青暇 拳擊甄琛

酒沐元衡

魏書云崔康為母極令時

競之間以拳擊甄琛墜牀琛以本縣長笑而不論公事言
騷子曰武元衡之西川大宴從事楊嗣復狂酒逼元衡

大能不飲遂以酒沐之元衡拱
手不動徐起更衣終不令散宴

善遇獄吏

盡與偷

兒 史記曰韓安國坐法抵罪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
死灰獨不復然乎甲曰然即溺之居無何梁內史缺

漢使使者拜安國為梁內史田甲亡走安國曰甲不就
官我滅而宗甲因肉袒謝安國笑曰可溺矣公等足與

治乎卒善遇之 遜齋開覽曰韓魏公鎮相州因祀宣
尼齋夜宿省偷兒入室挺刃曰不能自濟求濟於公公

曰凡上器具可值百千金以與汝偷兒稽顙
曰已荷公賜願無泄也公曰諾終不以語人 豈敢以

為念

不忍與之較

山堂肆考曰呂夷簡執政范仲淹

簡坐落職知饒州後復以天章閣待制知開封府屢攻夷

簡復入相對仁宗曰范仲淹賢者豈但除舊職耶即除

龍圖閣學士陝西經略安撫使仲淹謝曰向以公事誤

犯不意相公獎拔乃爾夷簡曰豈敢復以舊事為念乎

又曰寶元中司馬池知杭州時江鈞為兩浙轉運使

惡池誣以事降知號州池未謫時吏有盜官銀者稱為

鈞償私費或謂公可以此報之

池不忍與之較人稱為長者

拭唾是逆其心 吸

醋乃可為相

事文類聚曰婁師德弟授代州刺史師德

試之而去卯德曰凡人唾汝怒也拭之是逆其心何不

待其自乾 又曰范質嘗謂同列曰人能鼻吸三斗醋

乃可為宰相矣

王旦送還寇準 彥博上言唐介

王旦為相寇準為樞密中書有事送樞密院違詔格準

政術部

王旦為相寇準為樞密中書有事送樞密院違詔格準

怒

三

佐陰結貴妃陷陛下有私後宮之名仁宗怒貶介英州別駕彥博亦罷相後潞公自許州被召即去言唐介所
言多中臣病介未名臣不敢行於是
上起介尋至大用文與唐遂為知己
狂生馬後肆言

丞相 朝士簾下遙指參政
問奇類林曰李沆為宰相

詆其短公遜謝曰俟歸詳覽生怒隨馬後肆言曰居大
位而不能匡濟天下又不能引退能無愧乎公於馬上

蹴踏再三曰某屢求退奈上未允終無忤意又曰呂
蒙正拜參政將入朝堂有朝士於簾下指曰此子亦參

政耶蒙正佯為不聞同列欲詰其姓名蒙正堅不
許曰若一知其姓名終身便不能忘不如不聞也 市

衣進父吳祐使歸 盜麥進母孔融特賞
後漢書曰吳

守齋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得而怒曰有
君如是何忍負之促歸伏罪祐曰孫以親故觀過知仁

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之 問奇類林曰孔文舉為北
海相有人母病瘥思食新麥乃盜隣熟麥以進文舉聞

特賞之

恕二

原醉嘔車茵

詳寬恕

增醉溺殿上

漢書云張安世為光祿勳時有醉郎溺殿

上主事白行法安世曰何以知不反水漿耶

原羹爛汝手

詳寬恕

增內省

不疚何恤人言

後漢書云班超章帝時使西域鎮撫于闐衛侯李邑譖之帝知超忠切責邑令

受超節度超即遣邑將烏孫侍子選京師徐幹謂曰邑前毀君何不緣詔書留之遣他吏送侍子乎超曰以邑

毀超故今遣之內

不時應答

蜀志云蔣琬字公琰任大司馬府東曹掾楊戲

素性簡略公琰與語不時應答或構戲於公琰曰公與戲語而不見應其慢上殊甚公琰曰人心不同各如其

面面從後言

從朱衣上過

世說云桓公在荊州取以威刑肅物令史受杖止從

古人所戒也
朱衣上過或曰向見令史受杖上捕雲根

豈以鳥傷

下拂地足意譏不著公曰我猶患其重
人梁書云安成王秀性仁恕左右嘗以石擲殺
政術部
所養鵠齋帥請治其罪秀曰吾豈以鳥傷人

本謂

政術部

荆益真凶美二日下

恕

三

是解事僕射

冊府元龜曰戴至德高宗朝為僕射與劉仁軌更日受訟詞常有老母經省陳詞至

德已收牒省視老母前曰本謂是解

斷獄萬七千人

又曰狄仁傑稍遷大理丞歲終斷獄萬七千人時稱平恕

活無罪數百人

又云李

恕詳正大獄活無罪者數百人

為田舍子

山堂肆考云婁師德常與李昭德偕行師德體豐碩

不能遠步昭德遲之憲曰為田舍子所留

參罪不至

公曰吾非田舍子復在何人竟不銜之

死又云竇參常領陸贄後參為李異所奏上欲殺之贄

非大過不榜責

孔帖云吳湊僚吏非大過不榜責

崔公仁恕無枉

又云崔仁師為殿中侍御史時青州有男子逆謀有司捕支黨累累填獄詔仁師按覆坐止黜惡十餘人他囚

悉原縱及敕使覆按諸囚咸叩頭曰崔公仁恕無枉舉無異辭

終日無愠顏

唐書苗

選事選人訴索好官屬言色紛

牧守遷轉是常府

于前晉卿與相對終日無愠顏

元龜云蘇良嗣為雒州長史以妻妹犯賊左遷冀州刺史妻妹事釋諸良嗣初無累色謂之曰牧守遷轉是常

不聞所已解持燭問奇類林云韓魏公琦帥定武時

他顧燭然公鬚公以袖揮之作書如故少頃回視則已

易其人矣公恐主吏鞭笞亟呼視之曰勿易渠已解持

矣武襄踵門謝又云狄武襄為真定副帥一日宴劉

儒為戲勃然曰黥卒乃敢如此詈罵不絕口武襄奈

自若笑語益溫易歸方自悔則武襄已踵門求謝

何錮之於盛世又云韓公億執政每見天下諸路有擔

平聖主之心雖昆蟲草木皆欲頽然鼓琴又云趙清

使之得所奈何錮之於盛世頽然鼓琴又云趙清

鄴轉運出按部內唯攜一鶴一琴常過青城山遇雪

舍於逆旅逆旅人不知慢狎之公頽然鼓琴不問

容民曾鞏詩云容黑白不太分務容小人善惡黑白

不太分故小

人忌之亦少

政術部

自益頁白卷三三

恕

威嚴一

增左傳子產曰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
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
死焉故寬難 韓非子曰夫惜草茅者耗禾穗惠盜賊
者傷良民今緩刑罰行寬惠是利姦邪而害善人也

史記曰郅都者楊人也景帝拜都爲雁門太守得以便
宜從事匈奴素聞郅都節居邊爲引兵去竟郅都死不
近雁門匈奴爲偶人象郅都令騎馳射莫能中見憚如
此 唐書曰長孫晟討突厥突厥畏晟聞其弓聲謂爲
霹靂見其走馬稱爲閃電 續問奇類林曰蘇良嗣高

宗時遷荊州長史帝遣宦者擇怪竹江南將時上苑宦者所過縱暴至荆良嗣囚之上書言狀帝下詔慰獎取竹棄之 冊府元龜曰蔣沆乾元中爲陸渾蓋屋咸陽高陵四令當軍旅之後瘡痍未平沆竭心撫綏副元帥郭子儀每由其縣必誠軍吏曰蔣令清嚴幹辦供億固當有素士衆得蔬飯見饋則已無撓清政 又曰李鄘初爲京兆尹遷尚書左丞憲宗元和初以京師多剽竊復遷爲尹摧奸肅物威望甚著 又曰李栖筠爲御史大夫正身守道無所顧憚朝綱益振百度肅然名重於時 又曰令狐楚威儀儼整門無雜賓嘗與從事宴語

方酣有匪類偶至立命撤去筵席毅然語色 孔帖曰

劉栖楚改京兆尹峻誅罰不避權豪不閱旬宿姦老蠹
為斂跡一日軍士乘醉有所凌奪諸少年從旁譟曰癡
男子不記頭上尹耶 冊府元龜曰楊德幹歷澤齊汴
相四州刺史治有威名郡人為之語曰寧食三斗蒜不
逢楊德幹 又曰穆寧為鄂岳沔都團練時淮西節度
使李忠臣貪暴縱兵剽掠行者殆絕與寧夾江為理憚
寧威名寇盜輒止 唐書曰郝玼勇敢無敵在邊三十
年每戰得番必剗剔而歸其屍番人畏之如神贊普下
令國人曰有生得郝玼者賞之以等身金番中兒啼者

呼玘名以怖之 名臣傳曰范文正公與韓魏公俱爲
西帥邊上謠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
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 彙苑詳注曰張忠定爲崇陽
令一吏自庫中出鬚旁有一錢公命杖之吏勃然曰一
錢何足杖爾能杖我不能斬我也公援筆判之一日一
錢千日千錢繩鋸木斷水滴石穿自杖劔下堦斬其首
申臺省自劾 談記曰元祐七年上祀南郊東坡公以
兵部尚書爲鹵簿使上因太廟宿齋禮畢特至青城儀
衛甚肅忽有赭蓋犢車百餘兩衝突而來東坡呼御營
巡檢使立於車前曰西來誰何敢爾亂行曰皇后并某

國太夫人國婆婆其國太長公主也即於青城上疏劾之明日中使傳命敕有司嚴整儀衛

威嚴二

原

還檄

解印

喬元字公祖治陳相羊昌罪梁冀私檄救之刺史周景承旨召元還檄不受

發案益急昌竟下獄朱穆字公叔為冀州刺史冀部令長間穆濟河解印綬四十餘人

斂手

董宣少年為洛陽令河陽公主奴殺人與主驂乘宣行逢駢車收格殺之主誦於帝帝欲筆殺之宣

曰云云帝使謝主宣不從獨伏宣手據地不俯因曰疆項令鮑永為司隸鮑恢為掾屬世祖曰貴戚且斂手

以避

治東海

振南陽

尹翁歸治東海明察吏人賢不肖盡知之每民大會及出

行縣時有所取以一警百吏人皆伏恐懼于義字仲文年二十為南陽都尉宛令劉立與曲陽侯根為婚又

著名州郡輕義年少義陽以他事召見立以主收盜十金賊殺不辜收縛立送獄威振南陽

收張

輔執馬成

王尊為安定太守告屬縣令長丞奉法守職甚勞苦太守以今日至府願諸君勉正

身以率下無以試法救掾功曹不中用者輒自避退無妨賢路孔子七日誅少正卯今一月矣五官掾張輔

會汗一郡錢盡入輔家收送獄數日輔死盡得狡猾威振郡中虞延為洛陽令陰就客馬成為姦盜延收之

陰氏每一書囑延輒加笞二百就言於帝帝親錄囚徒延陳獄狀可論者在東無理者在西成欲趨東延執之

曰爾久依城社為巨姦云云帝亦謂曰汝犯王法云云竟殺之

畏易君子遠小人而不惡而嚴左傳北宮文州郡畏

威子言於衛侯曰禁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州郡畏

姦滑縮首前漢朱博遷冀州刺史行部吏民數百人遮道自言官寺盡滿從事白請且留

此縣錄見諸自言者事畢乃發欲以觀試博博心知之駐帝決遣四五百人皆罷去如神吏民大驚州郡畏博

威嚴吳志士變豺狼當路鷹隼始擊張綱劾奏

聲教流聞云云威克厥愛剛亦不吐尚書威克厥愛允濟言威勝愛則信成功

政術部 第三條 威嚴 威嚴 威嚴

詩柔亦不茹剛亦不吐

違疆凌弱

畏威稟命

違疆凌弱非傳

京師語諸葛

屬縣聞周乘

漢書諸葛豐為司隸嚴直

諸葛師古注云言問者何久潤不相見以逢諸葛故也

吏百姓願為聖朝掃清一方屬縣聞

增乳虎 阜鵬

史記云甯成家居上欲以為郡守御史大夫弘曰臣居

山東為小吏時甯成為濟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成不

可使治民上乃拜成為關都尉歲餘關東郡國出入關

者號曰甯見乳虎無值甯成之怒冊府元龜曰唐王

志稱中宗神龍中累除左臺御史執 火烈 刃傷 詳

法剛正百僚畏憚時人呼為阜鵬 冊府元龜曰李

第一條 鹽鐵論曰未嘗灼而不敢握火者見其有灼

也永嘗傷而不敢握刃者見其有傷也故立法制辟若

握火蹈刃則民畏 吏人畏 貴戚憚 冊府元龜曰李

忌而無敢犯禁矣 輝簡較雍州長

史糾發奸豪無所容貸甚為吏人畏服 又曰魏謩

為御史中丞彈駙馬都尉杜中立贓罪貴戚憚之

殺劉詡

誅張澄

冊府元龜曰柳仲郢武宗會昌中為京兆尹時紇干泉訴表甥劉詡毆母

詡為禁軍小校仲郢不候奏下杖殺之又曰以法

誅

因事殺

錦繡萬花谷曰唐張巡為真源令土多豪猾大吏華南金植威恣肆邑中語曰南金

口明府手巡下車以法誅之孔帖曰柳仲郢擢劍南東川節度使大吏邊章簡挾勢驛貪前帥不能制仲郢

因事

批其頰

破其車

資治通鑑曰蘇良嗣武后時遷文昌左相遇薛懷義於朝

懷義偃蹇良嗣怒叱左右批其頰曳去武后聞之戒曰阿師第於北門出入彼南衙宰相往來勿犯之

記曰高恭之字道穆莊宗時為御史中尉壽陽公主行犯清路執赤棒卒呵之不止道穆令率棒破其車

毋犯宰相

作意此人

上詳批其頰注資治通鑑曰元和十一年以給事中柳公綽

為京兆尹初赴府有神策小將躍馬橫衝前導公綽駐馬校殺之上怒詰其專殺之狀對曰視事之初而小將

敗爾唐突此乃輕陛下詔命非驚慢臣也上無以罪之退謂左右曰汝曹須作意此人朕亦畏之

政術部

卷之三十一

威嚴

三

三

日指畫

一言到上

問奇類林曰元宗嘗賜醕三日上御五鳳樓觀者喧溢樂不得奏金

吾白挺如雨不能過上患之高力士奏河南丞嚴安之

為理嚴為人所畏請使止之安之至以手板繞場畫地

曰犯者死於是三日指其畫以相戒毋敢犯者又曰

范純仁為諫官東隣宦官陳衍園亭在焉衍每至園中

不敢高聲謂其徒曰范諫議草木知名豪猾奉法

一言到上吾輩不知死所矣唐書曰張萬福為濠州刺史召謂曰先帝改爾名正者

所以褒也朕謂江南草木亦知爾威名若從所改恐賊

不曉是卿也復賜舊名孔帖曰李頻遷武功令神策

士尚君慶通賊六年不口得然出入閭里頻密捕比伍

與競君慶叩縣廷實頓却械送獄盡條宿惡請於尹殺之豪猾大驚屏息奉法

族滅閻氏

笞殺廷芝

史記曰郅都者揚人也孝景時為中郎將濟南閻氏三百餘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於是

景帝乃拜都為濟南太守至則族滅閻氏首惡餘皆股

栗孔帖曰裴行立遷安南經略使范廷芝嘗休沐久

不還行立召之曰軍法踵日者斬異時以一以聲復然爾自死後廷芝踰期行立笞殺之

能生能殺

商子曰威以一取十以聲取實故能為威者又曰能生不能殺曰自攻之國必削能

生能殺曰攻敵之國必強

彈金吾李祐

殺牙將白約

冊曰溫造為

侍御史長慶四年李祐自夏州入拜大金吾進馬一百五十匹造正衙彈奏祐退服戰流汗私謂人曰吾夜偷

蔡州城擒吳元濟未嘗心動今日瞻落溫御史矣又曰王龜宣宗大中中為同州防禦使有牙將白約者兇

戾滑譎前後長史皆為姑息龜知之曰白約所教也遂擒殺云月給虧損遂擒揚言者詰之曰白約所教也遂擒殺

慈母有敗子

嚴家無格虜

史記韓非子曰慈母有敗子而嚴家無格

虜者何也則能罰之加焉必也

笞殺奉宸家婢

杖殺神策小將

元龜曰魏元忠檢校維陽長史號為清嚴時奉宸張易之威震海內縱其家婢多所請托元忠笞殺之

作意此人注

樓季弗踰十仞

盜跖不搏百鎰

韓非子曰

樓季弗能踰者峭也千仞之山波狎易救者夷也故明主峻其法而嚴其刑也

政術部

史記曰

威嚴

七

鑠金百鎰盜跖不搏者非盜跖之欲
役歡笑者不及

叱咤之選 用誘說者未若刑戮之齊
抱朴子曰六軍

然恬顏以勸之則投命者豈斷以威之則莫不奮擊
故役歡笑者不及叱咤之選用誘說者未若刑戮之齊

威嚴三

原 桃李不潛掇 韓子云子 不敢飲羊 孔子家語仲尼

氏不敢 朝飲羊 **增** 以姦民治 商子云以良民治必亂至 古

今異俗 韓非子曰古今異俗新故異備如欲以寬 父

薄愛 又云母厚愛處子多善用嚴也 大怒之威 陸子

人之好色非脂粉所能飾大 非斤則斧 賈誼治安策

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所排擊剝割皆眾理解也
坐於籠髀之所非斤則斧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

權勢法制人主之斧斤也今諸侯王皆衆體解也

不

釋斧斤之用而欲嬰以芒刃臣以為不缺則折

壞一爐論衡云淮陽鑄偽錢吏不能禁汲黯為太守

不

折之以武

乃始設禮修文有似窮醫欲以短鍼而攻疽

也

原號為蒼鷹

漢書鄧都為中尉行法不避貴

號

為取龍

益部耆舊傳云張則兄弟有令

不舍郵亭

黃漢

霜為頴川太守吏出不敢舍郵亭食於道旁烏攫其肉

民有欲請府口言事者適見之霸與語道此後日吏還

與

書霽威

魏相為揚州刺史按治郡國守相多所舉退

也

感愧自殺

魏期字次公為魏郡守督賊李熊弟陸在外

請

郡陸感

奏二千石必先露章

前漢何武為揚州刺史

必

政術部

尚書

威嚴

三

先露章服罪者為除虧免之而
已不服極法奏之抵罪或至死
白巾出府前漢朱博為琅邪太守

守齊部奇緩養名博新視事右曹掾史皆移病臥博奮
騷抵儿曰觀齊兒欲以此為俗耶皆斥羅諸病吏白巾

走出府門當順天氣署東部督郵入見救曰今日鷹

隼始擊當順天氣取姦惡以成嚴霜之誅掾部渠有其

人乎文印曰無其人不致空受職寶曰誰也文曰霸陵

杜穉季實曰其次文曰豺威能討姦後漢書曰張堪

狼當道不宜復問狐狸威能震敵桓階為

計吏問前後太守能否威能討姦曰堪威能震敵趙郡守

昔在蜀其仁足思下威能討姦曰堪威能震敵趙郡守

誅暴立威東觀漢記朱斥佞畏威又云朱暉斥遠

王甫死杖下續漢書陽球為司隸校尉奏王甫

續漢書陽球為司隸校尉奏王甫

畏

以雷霆

下逸

郡縣聞之莫不震慄

張璠漢記云賈琮

界高塞車檐曰刺史當遠視

破柱取張朔

後漢李膺

廣聽何為而垂帷乎云云

尉時張讓弟朔為野王令貪殘無道間膺厲威嚴逃還京師因置兄讓第舍藏於合柱中膺率將吏卒破柱取朔付洛陽獄受

百寮嚴憚罔不肅然

益部者舊傳曰羅衡為萬年令

公卿憚之

漢書陳咸為御史中丞

吏如良鷹

漢書趙勤

好學為郡督郵鄰令及新野令皆不遵法勤入界遣吏陳罪還印緩去桓虞歎云

嚴刑必斷

應劭云王章紕上檢下嚴刑必斷

姦慝自彌

楚國先賢傳云黃尚為司隸

二千

石阿縱皆舉免之

魏志賈逵為豫州刺史攷竟其二千石以下阿縱不知法者皆舉奏免之

帝曰逵真刺史矣布告天下當以豫州為法賜爵關內侯

民不敢欺

典略云董安于治晉陽嚴

于刑罰民不敢欺

聞者折節

晉中興書于盡為尚書令時費游子弟王澄謝鯤為達壺厲色

於朝口恃理傷教罪莫斯甚

舉朝憚之

又曰于壺為尚書令舉朝

憚柳樹何因盜

陶侃字士行為諸營種柳都尉夏施盜柳植于已門侃見駐車問曰此是

武昌西門柳何

增民之父母

周書云惠者民之仇

因盜之施惶恐

冊府元龜曰權萬紀為西韓州刺史太宗以

望風畏憚

齊王祐溺情羣小以萬紀為長史性剛毅所

在以其強直稱祐聞

少遊悔懼

又云竇參代宗時為大

州節度使陳少遊驕蹇不郊迎令軍吏

傳問參正詞讓之少遊悔懼促詣參

不避權貴

又

竇參為御史中丞不避權貴理獄以嚴稱

威望特振

又云李絳為御史

惡少遁去

孔帖云李紳為河南尹河南多惡少或危帽

皆望風遁去

權邪憚其嚴勁

冊府元龜云韋弘景為吏部

不知書

又云劉贊領宣州不知書惟

立擒而鞭

之又云王起鎮蒲州有豪民帖

未嘗輒貸孔帖云王

今豪強紀法未嘗輒貸

以威重見稱

冊府元龜云李嵩為太常

風儀秀整皆
以威重見稱

威嚴四

增詩明李東陽殿上戲詩曰殿上戲丞相嗔丞相勿嗔
吾弄臣臣可弄不可狎節使不來臣已殺君王有道臣
職遂細柳營中親按轡

增碑周庾信兗州刺史宇文公神道碑曰公諱常字子
元四方雜俗天下殊風以君庶能使爲觀察馳傳擁節
揚鈴持斧旣乘驄馬仍被繡衣羣盜累足貴戚斂手鄉
亭留宿幸無歸忌之疑公車奏事寧有反支之日

增墓誌唐孫述太子舍人王公墓誌銘曰公諱無競字

仲烈恩澤侯張昌宗位極大官寵震羣后公著書東觀
與之聯事未嘗暱就色莊見憚長孺之抗禮將軍曷足
議也公嘗執簡中禁司察班位時三事大夫有族談錯
立者公進而言曰朝有著定所以道威儀邦之具瞻所
以昭軌物不遵不恭不敬不從其可是耶則肅然從列
增題明蘇伯衡題鄭宣撫墓誌後曰公宣撫川陝節制
諸將嚴甚吳璘而下每入謁必先庭參然後入就坐一
日璘除少保來謝語主閹吏欲講鈞敵之禮吏以白公
公厲聲曰少保官雖高猶都統制耳儻變常禮是廢軍
容少保若欲反則可取吾頭去庭參之禮不可廢也璘

惶恐聽命

明察一

增史記曰子產治鄭民不能欺西門豹爲鄴令民不敢欺漢書曰嚴延年爲涿郡太守大姓西高氏東高氏自郡吏以下皆畏避之莫敢與牾賓客放爲盜賊發輒入高氏吏不敢追延年至遣掾蠡吾趙繡按高氏得其死罪繡見延年新將心內懼即爲兩劾欲先白其輕者觀延年意延年索懷中得重劾即收送獄後漢書曰周紆遷召陵侯相廷掾憚紆嚴明欲損其威乃晨取死人斷手足立寺門紆聞便往至死人邊陰察其口眼有

稻芒乃密問守門人曰悉

猶知也

誰載藁入城者門者對

唯有廷掾耳乃收廷掾考問具服後人莫敢欺者

彙

苑詳注曰陸雲爲浚儀令有見殺者雲錄其妻而無所問十許日遣出密令人隨後謂曰其去不出十里當有男子候之與語便縛至旣而果然問之具服云與此妻

通共殺其夫於是一縣稱爲神明

齊書曰于仲文字

次武爲安固太守有任杜兩家各失牛後得一牛兩家俱認州郡久不決益州刺史韓伯攜曰于安固少年聰察可令決仲文曰此易解耳乃令二家各驅牛羣去乃放所認者牛遂向任氏羣中又使人微傷其牛任氏嗟

惋杜氏自若仲文遂訶責杜氏服罪而去 天中記曰
尚書李南公知長沙縣日有鬪者甲強乙弱各有赤青
痕南公以指捏之曰乙真甲僞訊之果然蓋南方有櫟
柳以葉塗肌則青赤如毆傷者剝其皮置膚上以火熨
之則如棒傷水洗不下但毆傷者血聚則硬僞者不硬
耳 唐書曰如意元年九月天官郎中李至遠權知侍
郎事時有選人姓刁又有王元忠並坐被放乃密與令
史相知滅其點畫刁改爲丁王改爲士擬受官後即添
成文字至遠一覽便覺曰今年銓覆萬人總識姓名安
有丁士者哉此刁某王某也省內以爲神明 孔帖曰

權懷恩擢萬年令賞罰明見惡輒取時語曰寧飲三斗塵無逢權懷恩

明察二

原外寬內明

進善黜惡

前漢黃霸以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戶口歲增治爲天下第一

一化大行

魏志徐邈立學明訓禁厚葬斷淫祀進善黜惡風歸心焉西域流通荒戎入貢皆邈勳也

民不能欺

吏不容姦

典略云西門豹治邺民不能欺蜀志諸葛亮吏不容姦

獄無冤民

官無停事

三輔決錄曰應璩與母丘仲恭書云客館不留實官無停

事

不疑收方遂

丙吉議小兒

前漢雋不疑傳云始元五年有一男子自

謂衛太子京兆尹不疑叱從吏收縛按夏陽人姓成名方遂以下策爲事有故太子舍人常從方遂卜謂曰子

狀貌甚似衛太子方遂心利其言即詐自稱請闕廷尉逮多鄉里識知者張宗祿等方遂坐誣罔不道安斬東

市風俗通曰陳留有富翁年九十娶田客女為妾一

文接而生男其大男曰我父年尊無復人道一宿斯須

何因有子爭財數年州郡不決丞相丙吉言魯聞真人

無影老翁子亦無影又不耐寒可共試之時八月取同

年小兒俱解裸之此兒獨啼言

寒又並日中行獨無影人咸服

冊府元龜曰田仁會結德中遷右金吾將軍強力疾惡

晝夜巡警絲毫越法略無寬者又曰姜晦為吏部侍

郎舊制史曹舍宇悉布棘以防令史與選人交通及晦

領選事盡除之大開鋒門私引致者晦輒知之召問莫

不自

乃其繼實非盜冊府元龜曰晉安重榮為成

其子不孝者重榮抽劍令自殺之其父泣不忍其母語

罵仗劍逐之重榮問之乃其繼也因叱出射之一箭而

斃又曰後周柳慶初仕後魏為雍州別駕有賈人持

金三十斤詣京師寄人停止無何失之詣縣詢問主人

遂自誣服慶名問賈人曰與人同宿乎曰無與人同飲

乎曰曾與一沙門酣飲飲醉而晝寢慶曰主人非盜也

彼沙門乃真盜耳即遣

擊羊皮驗豬口魏書云李

惠轉雍州

明察

刺史人有負鹽負薪者同釋重擔息樹陰爭一羊皮惠
遣爭者出顧謂州綱紀曰此羊皮可知主乎無答者惠

令人置羊皮席上以杖擊之見少鹽屑曰得其實矣使
爭者視之負薪者乃伏罪吳錄曰張舉為句章令有

妻殺夫因燒舍詐稱火燒夫死請官妻不承舉遂取猪
二口一殺一活積薪燒之殺者口中無灰因驗人口中

無灰妻必記主名乃探他書冊府元龜曰李晟為
隴右副元帥臨下明

伏其罪察每理軍必曰某有其勞其能某事雖斷養小善必記
主名又曰王諤為淮南節度使有遺匿名書於前者

鏐內鞞中先有他書雜之及吏還鏐乃探取他書焚之
人信其匿名者於也既歸省所告者異日乃以他事接

驗下吏以人皆自勸吏畏其明冊府元龜曰王忠
嗣為河東節度採

為神明訪使每軍出給士卒軍器必題其姓名於上遺失驗其
名以罪之人皆自勸又曰韋寂仕梁為吏部郎中復

判南曹吏自持量衡必設鈎距冊府元龜曰嗣曹
王臯為潭共荆湘

畏其明觀察使知人疾苦每遣人糧肉令自持量衡以致之以
絕吏之更易又曰劉栖楚為京兆尹推抑豪右事無

絕吏之更易又曰劉栖楚為京兆尹推抑豪右事無

大小必設鉤距

知其有姦

故以此屬

韓非子曰子產嘗晨出過東匠之門聞婦

人哭使吏執而訊之則手絞其夫者也吏問故子產曰凡人於所親愛者始病而憂臨死而懼已死而哀今夫

已死不哀而懼是以知其有姦也問奇類林曰宋張詠守杭日有富民病將死子方三歲乃命壻主其資而

遺書曰他日欲分財則以十之三與子七與壻子長立果以財為訟壻持書請府詠曰汝婦翁智人也以子幼

故以此屬汝不然子死汝手矣乃命以野父爭雞

其財三與壻而七與子皆泣謝而去

二人挾絹南史曰傅埃為山陰令有野父爭雞埃問何

食豆者魏書云范為浚儀令有二人挾絹於車互爭令斷之各分一半去後遣人密察之有一喜一慍之

色於是擒之密送女奴掩捕少年事文類聚曰錢

服其罪焉官有富民家小女奴逃亡奴父母訟於州命錄事鞫之錄事嘗貸錢於富民不獲乃劾富民父子共殺女奴皆應死州官以為得實若水疑之留其獄一旦詣州密送女奴於州所引父母示之泣曰是也乃引富民父子

政術部
明察

悉破械縱之 又曰向相在西京有僧暮過郵民家宿

門外夜中有盜入其家自牆上扶一婦人并囊衣而去

僧見之因夜亡去走草中忽隨着井則婦人已爲人所

殺先在其中矣明日主人搜訪得之井中執之諸縣掠

治僧自誣獄成獨敏中以賊不獲疑之因密使人訪其

賊吏食於郵店姬婦人乃此郵少年某甲所殺也史就

舍掩捕之案問具 更究寡婦 使收門士

服一府以爲神 曰曹攄字

穎遠少有孝弟行太尉王衍見而器之調補臨淄令縣

有寡婦養姑其謹姑以其年少勸令改適婦守節不移

姑愍之密自殺親黨告婦殺姑寡婦自誣獄當決值攄

到知其有冤更加辨究具得情實 又曰攄入爲尚書

郎轉洛陽令時天大雨雪宮門夜失行馬攄使收門士

衆官咸謂不然攄曰宮掖禁嚴非外人所敢盜必是門

士以燎寒耳 批押利病未嘗差舛 剖析詆欺無不

詰之果然 彰敗 丹府元龜曰吳湊貞元中爲京兆尹榷吏等以湊

未開吏事有疑獄難決者多候湊將出府時方諮

呈冀免指摘去每閱視必舉其利病而批押之未嘗分

毫差舛 又曰王播元和中爲刑部侍郎充諸道鹽鐵

轉運使播長於吏術雖簿牘鞅掌
剖析如流黠吏詆欺無不彰敗

明察三

原先王求明察之官

左傳云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詒子產書曰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

辟懼民之有爭心也

情偽盡知

又曰民之情偽盡知之矣

咸稱神明

前漢黃霸

識事聰明吏民不知所出咸稱神明

厥德文明

東觀漢記郭賀為荊州刺史百姓歌之

表章善惡

廣州先賢傳云黃豪拜司隸

謂之神明

後漢度尚除上虞長為政嚴峻

明於發摘姦非吏人謂之神明

枉訟理察

後漢張禹初拜揚州刺史當過江行部中士民皆以

江有子胥之神難於濟涉禹將渡史固請不聽禹厲言曰子胥如有靈知吾志在理察枉訟豈危我哉遂鼓棹

而為政清明

陽南先賢傳云黃浮為濮陽令為政清明號為神明

在事清明

晉書山濤為尚書吏部郎文帝與濤書曰足下在事清明雅操遺特念多所之今致錢二十萬穀二百斛魏帝

政術部

明察

明察

三

嘗賜景帝春服帝以賜濤

信 號神明

孔帖云李栖筠判南曹時大盜

又以母老并賜藜杖一枚

嚴 明持法令

又云嚴弼拜

後選簿亡外多偽冒栖筠

冊府元龜曰後唐弘憲為興

持法令敢誅

人不

冊府元龜曰後唐弘憲為興

殺盜賊一衰

利病洞知

又云梁趙瑁為忠武留後符籍虛

增 論唐李溫三不欺先後論曰子賤事衰亂之魯而邑

偏強齊仗義為城池倚仁為干櫓當鯨吞之大敵鳩狼

顧之遺黎惠訓不倦乃無得而稱視民如傷而不有其

愛是則不求不欺於人而人不忍欺矣子產攝晉楚之

間而靖共爾位役智利物飾躬勵俗守之以信行之以

明察四

禮告之以慈惠臨之以明察如鏡洞照如衡誠懸是則
求人不欺而人亦不能欺矣西門豹當戰國之際而克
脩茂績身為紀律言有典章剛克其柔威克厥愛權之
以法制董之以刑罰火烈人望霜清物心是則責人不
欺而人固不敢欺矣夫不忍欺者至誠潛感是曰上德
堯舜之吏也不能欺者明智旁達是曰有政三王之吏
也不敢欺者嚴威允濟是曰能刑五霸之吏也

淵鑑類函卷一百二十八

淵鑑類函卷一百二十九

政術部八

疾惡

守職

摘伏

稱職

才過職

不稱職

疾惡一

增詩曰無逝我梁無發我笱

逝人梁發人笱必有盜魚之罪以言褒姒淫色來嬖

於王盜我太子母于之寵

又曰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

見狂且

鄭靈公棄其世臣而任嬖人狂狡子良諫之而作是詩

又曰墓門有棘

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

刺陳佗也陳佗無良師傳以至於不義惡加於

萬民焉

漢書曰嚴延年為涿郡太守疾惡太甚中傷者

多 晉書劉輿傳曰輿猶膩也近則汚人

又解系傳

曰我於水中見蟹且惡之

抱朴子疾謬曰聞其言者

政術部

淵鑑類函卷一百二十九

疾惡

猶鷓臯之來鳴也覩其面者若鬼魅之見形也其所至
詣則如妖怪之集也其在道途則甚逢虎之羣也 孔
帖曰李邕貶遵化尉妻溫復爲邕請戍邊自贖曰邕疾
惡如仇 冊府元龜曰韓滉貞元初爲相自居重位愈
清廉嫉惡 又曰李晟每理軍尤惡下爲朋黨相構好
善嫉惡出於天性 又曰孔緯爲御史中丞器志方雅
嫉惡如仇旣總憲綱不繩而自肅

疾惡二

原斥遠佞惡

沙汰郡吏

東觀漢紀朱暉爲臨淮守
發書劉毅有孝行少厲清節

然好臧否人物王公貴人望風憚之僭居平陽太守杜
恕請爲劾曹沙汰郡吏百餘人三槐稱焉爲之語曰但

間劉功曹不

何並為潁川頭懸於市

樊曄為天水

盜無出獄

漢何並為潁川太守使文吏治鍾威趙季李

非負太守乃負王法不得治鍾威所犯多在赦前驅

使入函谷關勿令汚民間不入關乃收之趙季桀惡雖

遠去當得其頭以謝百姓鍾威負其兄止雒陽吏格殺

之亦得趙李他郡持頭還並皆懸頭後漢樊曄為天

水太守政嚴為奸中執法善惡立國人有犯其禁者率

不生出獄吏人及惡胡畏之道不拾遺行旅至夜聚衣

裝道傍曰以付樊公

增

剛愎

介潔

冊府元龜云劉

涼州為之歌云云

典數州皆為廉使畏憚

章事蕭儉介潔疾惡為相重惜官職少所引拔西川節

度使王播大修貢奉且以

賂結宦官求為相

為域

詔徵播請京師俊力爭上不聽後遂辭位

有鴉

詩曰為鴉為域則不可得有視而日視人罔極

又曰墓門有狗有鴉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之

五逆

四毒

元陽妙經曰寧近虎狼獅子猛獸大火

大乘妙林經曰如大龜
虎如四毒蛇不可親近

惡人席

賊臣境

冊府元龜曰後漢許

敬汝南人有史誣君者會於縣令坐敬拔佩刀斷席曰
敬下忍與惡人同席又曰柳公綽為山南東道節度

使有道士獻丹藥試之有驗問所從來曰鍊于劍門時
朱克融方叛公綽謂之曰惜哉至道來於賊臣之境雖

驗何益乃極言盧杞

請斥李繁

冊府元龜曰陸贄為翰林學士德宗

沈之於江由則曰通敏全定事不由人贊極言杞等
言及致寇之由則曰通敏全定事不由人贊極言杞等

罪狀帝雖貌從心頗不察又曰權德輿為太常卿時
李繁者宰相泌之子初與翰林學士梁肅友善肅待之

頗厚因得日熱其門及肅卒竊亂其配士君子無不歎
駭積年攢棄後起為大恥於共世不在其位抱朴

常博士德輿奏請斥之恥於共世不在其位抱朴
如此之徒雖能令壞蟲雲飛斥鷃戾天手提刀尺口為

禍福得之則相冰吐草失之則當春彫悴余代其跋踖
恥於共世又曰徒恨不在其位有斧無柯不蔭惡

木不飲惡泉管子曰夫士懷飲介之心不蔭惡木之
枝惡木尚心之况與惡人同處尸工

曰孔子至於勝母暮矣而不宿過於盜泉渴矣而不飲思其名也

狡吏無所容 宦

官當盡去

冊府元龜曰李玘開成未為司農卿玘疾惡太切狡吏無所容遂加誣謗謂之苛刺

代史郭崇韜傳崇韜謂宦官當盡去至於扇馬亦不可騎

尤為非正所忌 不為

流俗所喜

冊府元龜曰李絳為左僕射剛陽疾惡賢不肖太分以此充為非正之徒所忌

考曰宋畢士安初拜參知政事入謝真宗曰行且相卿因問誰可與卿同進者對曰寇準兼資忠義善斷大事臣所不如帝曰聞其奸剛使氣對曰準忘身徇國秉道嫉邪故不為流俗所喜

疾惡三

增 豺虎不食

詩云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

又云螻蛄在東莫之敢指

目有眯

子華子云國人疾視之如目有眯焉

戮於兩

觀尸朝三日

家語孔子為魯司寇朝政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戮之於兩觀之下尸于朝三

政術部

宗監類約卷一百一十一

疾惡

三

日子貢曰少正卯魯之聞人孔子曰天下有六惡者五
而竊盜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辟而奸三曰言
僞而辨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少正卯兼有之
其居處足以抵徒成黨其譚說足以飾褒瑩衆其強禦
足以反是獨立此人

農夫之務去草馬絕

如務去草勿使能植

呂氏春秋曰見惡如

其本根勿使能植

捕郡內豪猾

漢王溫舒為河內太守捕郡中豪猾

相連坐千餘家盡十二

近臣奢僭充皆舉劾

漢江充為謁者

月郡中無大吠之盜

使者督三輔盜

窮究其姦

賊禁察踰侈貴戚近臣多奢僭充皆舉劾

窮究其姦

道不拾遺

漢嚴延年為涿郡守大姓西高氏東高氏自

窮究其姦

道不拾遺

漢嚴延年為涿郡守大姓西高氏東高氏自

豪大家賓客放為盜賊發輒入高氏吏不敢追延年至

遣掾蠡吾趙繡按高氏得死罪窮究其姦誅段各數十

人部中震恐

增五逆所擊誅者五逆

原問貴戚

道不拾遺

增五逆所擊誅者五逆

原問貴戚

放橫

後漢周紆徵拜洛陽令下車先問大姓主名吏數
閭里豪強以對紆厲聲怒曰本問貴戚若馬寶等

輩豈能知此
賣菜傭乎

疾惡若仇

謝承後漢書張佺為
山陽令御政清潔

貪饕

流放潔士盈朝

汝南先賢傳許子
將為郡功曹云云

陳相罪惡元收具

考

後漢喬元少為縣功曹時豫州刺史周景行部到梁
國元謁景因伏地言陳相羊昌罪惡乞為部陳從事

窮按其姦景壯元意署而遣之元到
悉收昌賓客具考賊罪昌坐檻車徵

誅鋤姦黨門夜

不閉

益部耆舊傳云
羅衡為萬年令

疾惡如讎

王隱晉書
傳咸云云

疾惡四

增詩

唐杜甫贈鄭國公嚴武詩曰閱書百氏盡落筆四

座驚歷職匪父任嫉邪常力爭

又贈祕書監江夏李

邕詩曰往者武后朝引用多寵嬖否臧大常議面折二

張勢衰俗凜生風排盪秋旻霽

摘伏一

原趙廣漢善鈎距

應神華善發摘

漢書趙廣漢字子陽守京兆尹善為

鈎距以得事情鈎距者設欲知馬價則先問狗已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伍其價以類相準則知馬之貴賤不夫實矣唯廣漢至精能行之他人效者莫能及也汝南先賢傳云應神華為將作大匠善發奸摘伏

增納刀

盜印

王衛刀殺張迪却納刀鞘中至明拷訊貞遂自經上疑之差御史蔣坦覆推追店人唯留一老媪年八十餘晚放出令密覘之曰媪出當有人與之語者即記姓名坦集男女三百人就中喚與老媪語者問之其人服云與

迪妻縊殺是實彙苑詳注曰王懿恪留守西京日長水縣申請買木錢數百千王視其狀亟令追買木一行人械送皆以屬吏吏請其故王曰尼公文皆先書押而後印故印在書上今此狀乃先印後書必有奸也鞠之

果重疊冒請盜印為之者

盜男

殺妻

弟同居兩婦皆懷娠長婦

胎傷閉匿弟婦生男夜盜取之爭訟三年丞相黃霸出
坐殿前令卒抱兒取兩婦各十步叱婦曰自往取之長
婦抱持甚急兒大啼叫弟婦恐傷害之因放止甚懷愴
長婦甚喜霸曰此弟子也責問乃伏 晉書曰苻融為
司隸校尉京兆人董豐遊學三年而返過宿妻家是夜
妻為賊所殺妻兄疑豐殺之送豐有司融察而異之問
曰汝行往還頗有怪異及卜筮不豐曰初將發夜夢乘
馬南渡水反而北渡復自北而南馬停水中鞭策不去
俯見兩日在水下馬左白而溼右黑而燥寤而心悸問
之筮者云憂獄訟遠三枕避三沐既至妻為具沐夜授
豐枕豐記筮者之言皆不從之妻乃自沐枕而寢融曰
坎為水馬為離夢乘馬南渡旋北而南者從坎至離兩
日二夫之象馬左而溼溼水也左右馬馮字也兩日
昌字也其馮昌殺之乎獲昌詰之首服曰本與其妻謀
殺豐期以新沐枕為

市皮

書菜

北齊書彭城王浹字子深為定州刺史

史時有被盜黑牛背白毛浹乃詐為上符市牛皮信酬
價直使牛主認之因獲其盜又有老母姓王孤獨種菜
三畝數被偷浹乃令人密往書菜
葉為字明日市中看菜有字獲賊

遺劍

摸鐘

漢書

郡民家貲二十餘萬一男才數歲失母有一女不賢其父病悉令以財屬女但遺一劍云兒年十五以此付之

其後又不與兒乃訟之太守司空何武省其書顧謂掾吏曰女性強梁塔復貪鄙畏害其兒且寄之耳夫劍者所以決斷限年十五者度其子智力足聞州縣得以伸

理乃悉奪財還子筆談曰陳述古知浦城縣時人有失物捕得莫知的為盜者述古乃給之曰其廟有一鐘

能辨盜至靈使人迎置後閣引羣囚立鐘前自陳不為盜者摸之則無聲為盜者摸之則有聲乃陰使人以墨

塗良久引囚逐一摸之出驗其手皆有墨惟一囚無墨

訊之遂無所貸為有名冊府元龜曰李晦為右金承為盜

史京輦姦豪所聚前後官長多不能檢察晦糾發其奸無所容貸唐書曰李勉調開封府汴州水陸一都會俗靡錯號難治勉多所發摘無不首伏冊府元龜

捕姦抉隱為有名多所發摘無不首伏冊府元龜史部侍郎掌選多所發摘又曰韋陟為史部侍郎嘗

病選人缺員既少取士良難選人有取者按聲盤詰無不首伏每歲贖得數人莫敢犯動若有神冊府元

百員缺以待淹滯

齊物歷鳳翔京兆尹無術學好發官吏陰事以察為能
人吏莫敢抵犯又曰張亮歷懷州刺史所莅之職潛
遣左史伺察善惡發
摘盜隱動若有神

摘伏二

原發姦摘伏

漢書趙廣漢守京兆尹其發姦摘伏如神

發伏姦禁

張敞詳方略

令斷纒

風俗通云漢時臨淮有一人持一匹纒到市賣之道遇雨以纒被覆後一人至求庇蔭授

與一頭雨霽常別因互爭各云我纒請府自言丞相薛
宣令斷纒各與一半使騎吏聽之後人濫受纒主稱冤
宣然後呼責之具服

原京師稱有神算

後漢書云王渙為洛陽令能發摘姦伏京師稱

歎以渙為有神

吏民謂之神明

又云度尚為上虞長為政嚴峻明於摘伏

吏民謂之神明

增唯勤而清

彙苑詳注云傅劇為吳令往別建康令孫蕪蕪問曰聞大人發

奸摘伏惠化如神何以至此答曰無他也唯勤而清

汝真是盜

晉書云符融在冀州有老母遇

政術部

摘伏

摘伏

六

劫於路揚聲唱盜行人為母逐之既擒劫者劫者反誣
行人為盜融見而笑曰此易知耳可二人並走先出鳳

陽門者非盜既而還入融乃正色發摘如神梁書云

謂後出者曰汝真是盜何以誣人范雲性

機警為吏部尚書書牘盈案賓有若神明隋書云梁

客滿門官曹文墨發摘如神

州刺史其風俗好興謔訟目彥光為若帽錫隋主聞

之免彥光官彥光請復為之發摘姦伏有若神明

佯失告狀唐新語云李靖為岐州刺史或私告其謀反

行數罪詳失告狀驚懼乃與告事者曰李靖反狀分明

今失告狀幸救其命告事者乃疏狀與御史驗與本狀
不同即日還以聞孔帖云蘇良嗣政尚
高祖大驚靖不坐嚴每盜發三日內必
擒皆能摘發冊府元龜曰盧從愿睿宗初為吏部侍
摘發郎有冒名偽選及虛增功狀之類皆能
其事牛歸女壻錦繡萬花谷云張允濟為武陽令與
家八九年牛孳產十餘頭及將異居妻家不與縣累考
不能決其人詣武陽賢於允濟允濟令縛牛主蒙其頭

將詣妻家卽中云捕盜牛賊名卽中牛悉集各問其所
從來妻家恐連及指其訴牛曰此是女壻家牛也允濟
發蒙頭謂之曰此卽
女壻可以牛歸之

摘伏三

增 璽書唐則天后神功初璽書勞益州大都督府長史
姚璿曰嚴霜之下識貞松之擅奇疾風之前知勁草之
爲貴卿早荷朝恩委任斯重居中作相弘益已多防邊
訓兵心力俱盡廼眷蜀中忙俗殷雜久缺良守是用命
卿出鎮寄茲存養果能攬轡澄清下車整肅吏不敢犯
奸無所容前後糾摘蓋非一緒貪殘之伍屏跡於列城
剽奪之儔遁形於外境詎勞期月康此黎元言念德聲

良深嘉尚宜布琅邪之化當以益州爲法

增碑

唐權德輿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齊成公

神道碑曰相國諱杭字遐舉擢爲河南尹盜有宋瞿曇者白晝椎剽三川病之幾三十年公法令嚴捕魁宿使無遺類指顧之間擒摘如神元李朮魯翀大都路都總管姚公神道碑曰公諱天福長憲遼東武平縣民劉義訟其嫂與所私同殺其兄成縣尹丁欽以成尸無傷憂德不食其妻韓問之欽告其故韓曰恐頂顙有丁塗其跡耳視之果然獄定上讞公召欽諦詢之欽因矜其妻之能公曰若妻處子邪曰再醮令有司開其夫棺毒

與成類并正其辜欽悸卒 明宋濂元禮部尚書追封

譙國郡公汪先生神道碑銘曰先生諱澤民字叔志擢
戊午進士第授岳州路同知平江州事李氏有兄弟三
素豐於貲季弟未有子而沒其婦誓不再適孟仲利其
財乃嗾亡賴男子誣以姦私婦不禁榜掠自引伏先生
見其色有冤間行蘆察之悉得其情白而出焉溥南安
路總管府推官潮州判官錢珍挑推官梁楫妻劉氏不
從誣楫冒糴官中米殺之獄中事連海北蘆訪副使劉
安仁逮繫者二百人先生讞之獄立具時珍飲藥死詔
戮其屍安仁坐受珍賂除名時朝廷遣奉使宣撫江西

聞先生名命巡南安章貢二郡事得專決聲績尤著

增墓誌元姚燧南京路總管張公墓誌銘曰公諱庭珍

字國寶至元十九年以才起復南京路總管兼開封府尹見星而出見星而歸凡積事留獄旬月剖摘尤善發姦伏有控鶴十餘輩僦大第聚居二年黃金橫帶出入飲食街陌縱橫公曰必劇賊也密諭有司期三日盡致其黨索贓得金帛寶玉服玩典質券契盈室鞠之皆欵伏明日告曉市中皆杖死民駭其神捷

稱職一才過職不稱職附

原官材

適用

記曰司馬論

辨官材論辨

爵不喻德

然後官之
輪轉適用

祿必當位

月令行爵出祿必當其位

罰當其過

舉得其罪

韓詩

外傳云季孫之治魯也衆殺人而必當其罪多罰人而必當其過子貢曰暴哉治乎奚不若子產之治鄭一年

而負罰之過省二年而刑殺之罪亡三年而庫無拘人故民歸之如水就下漢書云田延年為河南太守以

尹翁歸為督郵河東二十八縣分為兩部閹孺部汾北翁歸部汾南所舉應法得其罪辜屬縣長吏雖中傷莫

有怨者翁歸曉文法王基明制度漢書尹翁歸少孤為獄小吏曉習文

法魏志王基字伯興為荊州刺史明制度整軍農修學校南方稱之契為司徒百姓

和睦 夔主賓客遠人畢至略耿恭為校尉烏孫遣

子 郭展為太僕廐馬充丁後漢耿恭為戍校尉屯後

已校尉屯前王部柳中城恭至部移檄烏孫示漢威德

大昆彌以下皆遣子入侍也晉諸公贊云郭展為太僕廐馬充丁其後

征吳得以濟事智以效官才宜稱職官有大小

政術部

治世類編卷二百三

稱職

所貴授方 才有長短各宜適用 任非其人則官邪

而政廢 才稱所職必事舉而績成 **增**蘇賈 常揚

冊府元龜曰賈會開元初為中書舍人與蘇晉同掌制誥皆以詞學見知時人稱為蘇賈 又曰常袞代宗永

泰中為中書舍人袞文章俊拔與 裴馬 盧李 冊府

楊炎同掌制誥時人稱為常揚

曰盧從愿睿宗初為吏部侍郎大稱平允初高宗時裴

行儉馬載為吏部最為稱職及是從愿與李朝隱同時

典選亦有美譽時人稱 護溝瀆 闕田疇 冊府元龜

曰前有裴馬後有盧李

蘇州刺史裴溝瀆整衛至 諳練典章 簡拔賢俊

今賴之 下詳加戶口注

冊府元龜曰鄭餘慶為尚書右僕射憲宗以餘慶諳練

典章朝廷禮樂制度有乖故事專委餘慶 又曰後唐

任園拜平章事兼判三 敷揚命令 銓綜條流 冊府

司簡拔賢俊杜絕倖門

曰梁劉捍便習賓贊自司賓局及征討四出必預其間

雖無決戰爭鋒之績而敷揚命令勤幹吏職 又曰後

唐盧文紀為吏部郎熟於故事銓綜條流剖析無滯

言音高朗

容止間雅

元龜曰齊映為給事中白哲長大言音高朗德宗自山南還長安嘗令映宣詔令

又曰崔敦禮為通事舍人

辯於詞令

雅諳姓氏

躬閱丈尺

冊府元龜曰高士

容止間雅

尚書獎鑑人倫雅諳姓氏

凡所署用莫不人地俱允

又曰楊崇禮為太府少卿雖錢帛充物丈尺間皆躬自

省元齡表奏

元恭文翰冊府元龜曰房元齡為秦

軍書表奏駐馬立成

孔帖曰薛元恭秦王為皇太子除舍人于是軍國之務總於東宮而元恭掌文翰

持法明審

挺議鯁固

孔帖曰蔣洸遷大理卿持法明審又曰獨孤郁進右補闕吐

突承璫計王承宗郁

銓汰文武

刊具圖書孔帖曰

執不可擬議鯁固

又曰韋

大足初檢校夏官侍郎仍領選銓汰文武

又曰韋

舉要刪繁

處劇若閒

山堂肆考曰馬周字實王為中書舍人岑文本稱馬君論事援

政術部

自漢書卷一百一

稱職

引事類商確古今舉要刪繁會文切理一字不可增減

東都事略曰李諡字仲詢知樞密院事性明達周知

世務處劇不能易字以為至言山堂肆考曰唐孫

若間暇視其草欲易一字不能也又曰宋御史呂陶初司農

少卿范子淵修堤開河糜費巨萬而功不成點知峽州

中書舍人蘇軾草制曰汝以有限之財興此必不可成

之役驅無辜之民置之決不可生之地時以為至言

運五十萬斛上八十四章冊府元龜曰憲宗元和

舊例每歲運江淮米五十萬斛抵河陰久不盈其數唯

翼三年登焉又曰殷侑為諫議大夫凡有朝廷得失

悉以陳論凡以古義為的得王言之體冊府元龜

八十四上章中書舍人潤色王言皆以古義謨詰為準的又曰梁

杜曉開平初為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在兩制之重祖述

前載甚得范祖禹講官蘇天爵學士范祖禹在邇

王言之體英守經據正獻納尤多每當講前夕必正衣冠如在

側先按講其說開列古義參之時事言簡而當蘇軾稱

為第一 又曰元順帝時諸道奉使者皆與臺諫
交相揜蔽集賢侍講學士蘇天爵糾舉無所

才過職棲鸞

展驥

王渙辟仇香為主簿謂曰主簿不討陳元之罪得無少鷹鷂之志乎

香曰以為鷹鷂不如鸞鳳渙乃謝曰枳棘非鸞鳳所栖也
龍統字士元劉備在荊州以士元為棗陽令在縣

不理免官魯肅曰士元之俊才百里不足以展
驥足耳備召士元與語大奇之乃以為治中

趙魏

老社稷器

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天 蔣琬字公琰為廣都長蜀先主

因遊觀奄至廣都眾事不理而又沈醉先主大怒將戮
之諸葛亮曰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宜重察之乃不

罪免官而已

人浮於食

位不充量

禮書

過猶不及焉

用牛刀

屈而未伸宜展驥足

子謂子游割雞焉用牛刀

割雞

捕鼠

冊府元龜曰顏師古隋仁壽中為安養尉尚書左僕射楊素見師古年弱貌羸因謂曰安養尉

縣何以克當師古曰割雞焉用牛刀素奇其對
易策林曰屈長才於短用者猶虎捕鼠而斧剪毛也

拘下位處賤官

開元天寶遺事曰張彥為華陰簿為守令所抑歎曰丈夫有凌雲蓋

世之志而拘於下位若立身矮屋之下使人擡頭不得乃棄官而歸

記纂淵海曰寶元初有明州慈溪尉偶

儻不羣雖處賤官而有憂

天下之心屢上書言事

以子孫托有公輔器

淵海曰婁師德補江都尉揚州長史盧承業奇其才謂

曰吾子台輔之器當以子孫相托

四朝史曰張昇為

楚丘主簿王曾

識其有公輔器

難拘以尋常之地

柳宗元柳

原不稱職素餐尸祿

尸祿

雖有其位苟無其德則素餐也

表君無虛授臣無虛受虛受是尸祿也

曹子建

小敢辱高位

晉庾峻上疏吏歷試無績依古終身不

無德而祿

不能者止

無德而祿殃也舟

所宜

舉德

安能食浮

以速官謗

而煩刑書

德薄而

位尊 力小而任重 薛公之才但能理於小邑 公

綽之用不可以為大夫

托疾

養望

冊府元龜曰 張延賞代宗

時為御史大夫元載恃權會殿中侍御史陸班等密上封事論載帝付臺問狀延賞懼不敢鞠托疾以避其事

又曰敬恬代宗時為御史大夫從容養望不舉綱紀

兩端

三旨

唐書曰蘇

居相位嘗謂人曰處事不宜法蕭明白但摸稜以持兩端可矣時人號為蘇摸稜 續編曰王珪神宗時自執

政至相凡十六年率多諛順當時目為三旨相公以其上殿進呈云取醒旨上可否說云領醒旨退論稟事者

云已得

但求作相

不稱此官

冊府元龜曰李元素

以名望名拜中外贊聽及居位一無修舉但規求作相 又曰李珣文宗開成初為御史中丞宰臣李固言奏

曰李珣為人疎

多違其才

虛有其表

孔帖曰楊師

易不稱此官 書起費冑四海人物非所練悉用人多違其才 冊府元龜曰崔協註宗同光初為御史中丞器宇宏爽高談

文術部

詞彙類

稱職

虛論多不近理時頗為時議所少終無稱職之譽

冊府元龜曰蕭瑀貞觀中為尚書右僕射瑀見事有時

偏駁用法稍深頗為時議所少又曰周景範世宗顯

德中為中書侍郎平章事判三司為人專重

剛正然劇繁理劇非其所長終無稱職之譽

稱職二才過職不稱職附

原能業其官左傳子產對叔向曰昔金天氏有裔子曰

洮障大澤以處大原昧為元冥師生允格臺駘能業其官宣汾

帝用嘉之封諸汾川君子得輿君子得輿小人割廬

盡含也明在上之位唯有德君子則為下民飲食衍

所載小人居上則被侵削不能為之蔭庇也

衍易漸卦六二象曰飲食衍衍不素飽也衍衍飽樂也

俸非素也明六二得位處正如人有才能得居位食祿

飽也類使類能而授方任能量能授爵任

良授官人存政舉其人存則器使君子使人官

修其方

左傳蔡墨對魏獻子曰夫物有其官官修其方朝夕思之一日失職則死及之也

謝

息守不假器

左傳云晉人來治杞田季孫將以成與之謝息為孟孫守不可曰人有言雖有挈瓶

之智守不假器禮也夫子從軍而守臣喪邑雖吾子猶有猜焉注曰挈瓶汲者喻小智為人守器猶知不以借

人 佐天子理陰陽

史記云周勃為右丞相文帝問勃曰一歲決獄錢穀出入幾何勃謝

不知汗出沾背問陳平平曰有主者曰君所主者何事曰主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育萬物之宜外鎮撫

四夷內親附百姓

田仁刺三河奏事稱意

漢書武帝時田仁以壯勇為衛將軍

舍人後使刺三河還奏事稱意

吏稱其職

漢書贊曰

信賞必罰錄核名實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於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間鮮能及之亦足以知吏稱

牟融為司農稱為名卿

東觀漢記云牟融字

安其業遠稱為名卿

執憲御下舉正非法

又云契準字勿陵為御史中丞執憲御下舉正

政術部

詞盤頁內卷二百三

稱職

非法百姓
官僚震慄

袁安名重朝廷

後漢袁安為河南尹在職十年京師肅然名重朝廷

匡政理務拾遺補闕

漢紀陳蕃為汝南功曹云云

拔貞實斥華

偽先賢行狀曰毛玠雅量公正任官清恪其典選舉拔貞實斥華偽乃至長吏還者垢面羸衣常乘柴車

鍾會管記室時謂子產

魏志鍾會為大將軍府管記室為心腹之任時人皆謂之

子產官人稱允

晉諸公贊曰山濤為吏部尚書官人稱允

居位持重為任

職臣

晉書云山濤嘗以魏舒領司徒有頃即真舒居位持重為任職臣

孫會記室書

檄立成

又云孫會以策干東海王越詭其姓名自稱南岳逸民動以勤工詞義甚美王以為記室參軍

每造檄或驛馬催之

增備物致用五十餘條

晉書當陽侯杜

元凱為度支尚書內以利民外以救邊

撼天心

類書

云隋趙綽為大理少卿文帝令斬二人綽曰當坐杖殺之非法上曰無關卿事綽曰陛下置法司欲誤殺人豈

得不關臣事上曰撼大木不動者當退

克專弓冶

册府

元龜云趙道興貞觀初遷左武侯中郎將太宗嘗謂之曰卿又為隋武侯將軍甚有當官之譽卿今克專弓冶

可謂不墜家聲

獲當時譽

又云杜如晦為吏部尚書掌選事引用賢良甚獲當時之譽

白魚表

又云薛收為天策記室參軍太宗嘗侍高祖遊後園池中獲一白魚命收為獻表收援筆立就

不復停思

有當時譽

又云侯君集為吏部尚書出為將領入豫許謨有當時之譽

明

習舊事

又云郭正一為平章事又在中書明習舊事凡有制敕多出其手

甚有能名

又云裴行儉高宗朝為吏部侍郎與敬元馬載同時典選十餘年甚有能名

人得歡心

又云

狄仁傑為寧州刺史撫和戎夏人得歡心

以文翰見稱

又云許景先開元中為中書舍人知

制誥以文翰見稱中書令張說稱曰許舍人之文雖無峻峰激流斬截之勢然屬詞豐美得中和之氣

事無違闕

又云第五琦天寶末為監察御史勾當江淮租庸使促辦應卒事無違闕

詳而

政術部

詳盡頁

稱職

不苛

孔帖云裴遵度判南曹天寶時選者歲萬計視簿牒詳而不苛世稱吏事第一

復貞觀

永徽之政

冊府元龜曰姚崇為中書令宋璟為吏部尚書崇及璟選補平允委用庶吏權門請託無

所復行時議以為復貞觀永徽之政也

軍國之事知無不言

又云顏真卿為御史

大夫軍國之事知無不言

重撰謚冊樂章

又云吳通元與兄通徽俱博學善屬文德宗貞

元初為翰林學士時中書舍人李紆為昭德王皇后謚

重撰

不失錙銖

又云陸贄貞元中為相精於吏事參酌裁斷不失錙銖

彈劾違

犯

又云齊澣弱冠為監察御史彈劾違犯先於風教

在館三十年

又云李若水為通事

舍人在館三十

美容儀

又云姜柔遠為通事舍人美容儀善敷奏

八十

不衰

又云裴矩為民部尚書年且八十精爽不衰以曉習故事甚見推重

羣僚側息

又

崔隱甫為御史大夫故事大夫與監察競為果敢略無承稟隱甫無大小悉令咨決稍有忤意列上其罪羣僚

側 紀綱復振 又云李夷簡為御史中丞奏彈京 王

言之最 時又云孫歆為中書舍人掌誥八年制敕所出為

曾韓休許景先及 服議者以為自開元以來蘇頲齊澣賈

以公當稱 又云于邵為比部郎中嘗 一志農戰 又

為虛彰一志農戰 節度使瘡痍未復城邑 因人之利 又

練其風俗 因人之利而利之故封內晏然 詞藻之美

皆出於承慶 詞藻之美擅於一時 振職 孔帖云高

善其振職 明銳又云裴冕歷殿中侍御史 有大臣

器 又云韓臯資質重厚有大臣器遷 以稱職 兼又云

宗開成初 為起居舍人文宗詔左右史立螭頭記奏對

既退帝召見 審正是非故開成時事為最詳次宗以稱

政術部 尉監頤和卷一百一七 稱職

職兼集賢院直學士

無易珙才

又云徐州以王智興後軍驕數犯法天子思革其弊知崔珙治

軍精嚴謂宰相曰欲武

有當官之稱

唐書云李愬驍

有吏幹明於几案

屬僚歎服

又云王播字明敷轉刑

寺議瀛州條繁雜播備舉前後格條置

節將屈服

府

元適曰晉蔡雄翰為侍中嘗一制除節

慶曆四諫

奇問

類林云慶曆中余襄公歐文忠公蔡忠

撰會計錄

玉海

云皇祐二年用况為三司使撰皇

鐵面御史

經濟類編云趙

林會計錄金穀利害纖悉修具

才過職大才當大用

孔帖云岸

然京師日為鐵面御史

安石舉明經調乾封尉雍州長史蘇良嗣器之及當

國謂安石曰大才當大用徒勞州縣可手薦於武后

位不配材容其高調宜祿尉自傷位不配材

此公

坐也

唐書曰蘇珣調鄂尉李義琰為雍州長史鄂多訟珣至府裁決明辨義琰頓廳事曰此公坐也恨吾

齒晚不及見

簿領中乃有是人

四朝史曰吳仁澤為雍丘主簿范純仁異之曰簿領

中乃有是人

原不稱職鼎折足覆公餗

易言不勝任

負且乘

致寇至

易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

求賢

審官以資共理

陳力就列不能者止

槽唯騁詞辨

册府元龜曰唐温彦博太宗時為吏部郎中知選事意在沙汰多所擯抑而退者不伏置訟盈庭彦博唯騁詞

辯終日喧擾為識者所嗤

唯稱好鬚

唐書云太宗在翠微宮以李緯為民部尚書有自京師來

者帝曰房元齡開緯為尚書謂何曰唯稱好鬚帝遽改之

非宰相器

孔帖云韋挺不禮馬周及

周為中書令帝欲用之周言挺狠於自用非宰相器

聲名稍減

册府元龜曰蘇瓌牧人時稱良

更及居相位聲名稍減

機務壅滯

又云崔植在相位信厚而無用穆宗初幽鎮阻兵方隅多

政術部

尚監領

稱職

六

事機務

不稱良史

韓愈順宗實錄云令狐岷為左庶子史館修撰修元宗代宗實錄雖

勤苦然多遺

輕笑

孔帖云元稹進同平章事朝野雜然輕笑

起武力

又

幸待價起武典選無

不能動搖山嶽

問奇類林曰唐韋思謙為

御史大夫嘗曰大丈夫當敢言地要須明日張膽以報天子御史出使不能動搖山嶽震懼州縣為不稱職

不適輪轅

冊府元龜云戴胄在銓衡抑文雅而獎法吏不適輪轅之用

曲子相

公天中記云晉相和凝少年時好為曲子詞布於汴洛洎入相專托人枚拾焚毀不暇契丹入夷門蓋為曲

子相 年踰六十

冊府元龜云晉陳瓚為謁者年踰六十替氣衰憊同輩護之以至官顯

金椀玉盃盛澣溺

錦繡萬花谷云五代孫思與馮延巳俱作相忌輕死曰金椀玉盃

而盛澣溺可乎

但書名

又云五代宋帝命馬裔孫為相裔孫素未諳練中書百職無能專決但書

名而

朽壤糞壤

歸田錄云楊億為學士時草答契丹書云隣壤交徵草既進真宗自注其

側曰朽壤糞壤億遂改爲隣境明旦引唐故事學士作文書有所爲不稱職當罷因亟求解職真宗語宰相曰楊億不通商不通華言續文獻通考云洪武四年親量真有性氣不通華言策會試舉人於奉天殿高麗金濤中三甲授安丘縣丞以不通華言請還本國

稱職三才過職不稱職附

增詩唐杜甫哀故司徒李光弼詩曰司徒天寶末北收

晉陽甲胡騎攻吾城愁寂意不愜人安若泰山薊北斷

右脅朔方氣乃蘇黎首見帝業二宮泣西郊九廟起頽

壓未散河陽卒思明僞臣妾復自碣石來火焚乾坤獵

高視笑祿山公又獻大捷異王冊崇勳小敵信所怯擁

兵鎮河汴千里初妥貼孟郊上河陽李大夫詩曰上

將秉神略至兵無血威三軍當嚴冬一撫勝重衣寒劍
奪衆景夜星失長輝蒼鷹獨立時惡鳥不敢飛武牢鎖
天闕河橋紐地機大君何以安守此稱者稀 李白贈

潘侍御論錢少陽詩曰繡衣柱史何昂藏鐵冠白筆橫
秋霜三軍論事多引納堦前虎士羅干將 白居易寄

獻北都留守裴令公詩曰天上中台正人間一品高休
明值堯舜勳業過蕭曹始擅文三捷終兼武六韜動人
名赫赫憂國意忉忉伐蔡擒封豕吳元平齊斬巨鼈李師

道兩河收土宇四海定波濤寵重移宮籓自東都留守
長北京留守

恩新換闔旒保釐東宅靜守護北門牢晉國封疆濶并

州士馬豪胡兵驚赤幟邊鴈避烏號令下流如水仁沾
澤似膏路喧歌五袴軍醉感單醪將校森貔武賓僚儼
雋髦客無煩夜柝吏不犯秋毫神在臺駘助魂亡獫狁
逃德星銷彗孛霖雨滅腥臊

增

制唐白居易授元稹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制曰仲尼

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故

吾精求雄文達識之士掌密命立內廷甚難其人元稹
去年夏拔自祠曹員外試知制誥而能芟繁詞刻豔句
使吾文章言語與三代同風引之而成綸綍垂之而爲
典訓凡秉筆者莫敢與汝爭能是用命汝爲中書舍人

以司詔令 又授柳公綽吏部侍郎制曰長史數易爲
害甚多邇來都畿未免斯弊或苛急而人重困或懦弱
而姦不息得其中者其公綽乎細大必躬親剛柔不吐
茹甚稱厥職

增碑唐張九齡侍郎裴光庭神道碑序曰開元中遷兵
部侍郎考遺訓補闕典頒九畿之政設九伐之刑以練
國容以精軍實旣而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王出其言需乎人有歸也天憲惟明肅乎人知禁也尋
遷侍中兼吏部尚書弘文館學士叶文軌之殷受天人
之和多士動色羣方改瞻

增墓誌

唐常袞御史大夫王公墓誌序曰公諱鉞太原

人也以御史大夫領京兆尹黜幽陟明考察風俗地征國賦均輸平準天子六閑上林三官皆總制之未央前殿離宮下苑亦護作焉威檢轂下風清關右紅粟冰紈露積朽腐星精雪駟外廐填溢廣靈囿之百里奉祈年之萬春漢家水衡少府錢四十萬至是而過之俾我魏魏之朝四海雄富 又太子賓客盧正己墓誌銘序曰公之議刑也先帝以天下初定禁網疎濶朝廷郡國廢革舊章於是草具科條制刑錄三卷以成後代法程公之居守也自胡馬入洛三川大殘長樂衛尉悉無官守

中臺文書盡成灰燼而白晝大都之中剽吏奪金殺人
橫道河南尹不能禁公以明恕清汙俗以淳和消沴氣
士庶欣欣勤懋郎吏增嚴屯校日引月長四方和會

增才過職墓誌唐楊炯隱川縣令李公墓誌銘序曰公

諱嘉字大善遷隰川令川原爽塏風俗和平晉獻公之
胤夷吾是邑代恭王之子郢容爲侯陽泉依六壁之城
孟津合三溪之水公以輜車就列墨綬當官有蠶績於
邠人用牛刀於魯邑市鄜無競不假鞭絲學校方興惟
聞擊石諸侯取其軌則四海瞻其儀表爲杜陵之男子
誰繼後曹茂鄉里之小兒願辭彭澤於是退歸初服就

養私門

增行狀元姚燧中書左丞李忠宣公行狀曰公諱德輝字仲寔至元改元授公太原路總管兼府尹至是潛藩故臣相無有出爲二千石吏者上以太原難治故留居此自爾愈益勤厲崇學校以明人倫表孝節以善風俗逐姦賊以剔民賊敦耕桑以富生理之出立社倉以虞水旱之歎一權度以絕欺詐之攘嚴鼓柝以警奇衷之覬凡可與民漸摩仁義者無弛不張嘉禾瑞麥六出其境

增不稱職詩唐武元衡寄上中書李相公詩曰昏旦倦

興寢端憂坐向微蕙頗不覺老遽瑗始知非授鉞虛三
顧持衡曠萬機會應舟楫便煙雨五湖歸

守職一

原小國供職

諸侯正封

左傳昭公四年楚子合諸侯於申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

產左師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曰小國供職敢不薦
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君子謂左師善守先代子產
善相小國況宋公爵故獻公禮鄭伯爵故獻伯子男會
公之禮其禮同所從言之異又曰天子經略諸侯正
封

典司宗祏

善守先代

又曰鄭厲公入使謂原繁曰寡人出伯父無稟言入

又不念寡人寡人憾焉對曰先君桓公命我先君典司
宗祏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其何貳如之苟主社稷國內
之民其誰不為臣臣無二心天之制也按厲公反國疑
原繁故原繁言已世為宗廟藏神祏宗廟藏神主以石

也前左師下詳

晉橫劍

持杖

續漢書曰神嵩字景伯順帝時為侍御史監護太子

承光宮中常侍高梵不賈詔書以衣車載太子欲出嵩
橫劍當車且曰常侍來無一尺詔書安知非挾姦耶今

日之事有死而已梵不敢爭晉書曰秦姚興從朝門

遊於文武苑及昏而還將自平朔門入前驅既至城門
校尉王滿聰被甲持杖閉門拒之曰今已昏暗奸

良不辨有死而已門不可開旦召滿聰進位二等批

制敕封除目資治通鑑曰給事中李藩在門下制敕

素紙藩曰如此乃狀也何名批敕經濟類編曰司馬

光論張方平不協物望難居政府神宗不從命徙光翰

林知通進銀臺司呂公著封還除目曰先以各植鑿

舉職賜罷是爲有言責者不得盡其言也

不越樽淮南子曰軸之入轂各植其鑿不得相通猶

職不謀其事庖割宋書曰不居其

有主尸不越樽不可得昱

軍史李昱貸長安富人錢八千緡滿三歲不償京兆尹

許孟容收捕械繫立期使償曰期滿不足當死中尉訴

於上上遣中使宣旨付本軍孟容不之遣曰臣爲陛下

尹京畿非抑置豪強何以肅清輦下錢未畢償昱不可

政術部守職

得元以來以財交權倖受方鎮賂遺厚自奉養至是權倖

爭為之言上欲釋之中丞薛存誠不可上遣中使詣臺

面釋此僧駁駙馬糾道士府上詳第三條詩文冊

唐末時昭宗駕在華州徵為御史中丞帝置藥院於禁

中道士許嚴士出入無間驟至列卿因此左道求進者

衆光逢持憲令殺犯法欲斬私役冊府元龜云李

糾之伏法監察御史時有犯法不至死高祖特令殺之素立諫曰

三尺之法與天下共法一動搖則人無所措手足臣忝

法司不敢奉旨又曰李乾祐為殿中侍御史有郇令

裴仁軌私役門夫太宗欲斬之乾祐奏曰仁軌犯輕罪

而致極刑便乖畫一之懷義除名王澈伏法冊府

理臣忝憲司不敢奉制昭陵柏木奏除名帝特令殺之仁傑執奏陛下昭陵

云狄仁傑為大理丞上元二年權善才范懷義並為砍

一株柏殺二將軍千載之後謂陛下為何主臣所以不敢奉詔又曰晉張仁愿開運初再為大理卿嘗以開

州刺史王澈犯職朝廷以澈功臣之子
欲宥之仁愿累執奏不移竟遣伏法

自有樂官任

此是待詔職

冊府元龜曰唐王及善遷左奉裕率孝
敬皇帝之居春宮宴集命之擲倒及善

對曰殿下自有樂官此非臣任也
御製元舅隴西王碑文詔蔡襄書之其後命學士撰温
成皇后碑文又敕公書則辭
不肯書曰此是待詔職也

守職二

原世不失職

左傳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詒曰修曰熙
實能金木反水使重為勾芒詒為蓐收修

及熙為元冥世不
失職遂濟窮桑

各止其位

易艮象云君子以思不
出其位按艮為止象

賢君子則良所
處各止其位也

執技事上不移官

禮記王制云七執
技以事上者不移

官鄭元注云
欲專其事也

不如守官

左傳云齊侯田於沛招虞人
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昔

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
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

子鍵

不謀其政

論語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出納之吝謂之有司

論語

恪居官次

左傳季氏以公鉏為馬正愠而不出閔子馬見之曰子無然禍福無門唯人所

名公鉏然之敬恭

真守法臣

韓非子楚王急名太子楚國之法車不得至節

門天雨庭中有潦太子遂驅車至節門庭理舉受擊其

後有儲主而不屬矜矣真

妻為組善吳起使歸

韓子曰吳

子示其妻以組曰子為我織組令之如是組已就而效

也其妻曰用財一也加務善之吳起曰非語也

不

待三

孟子云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曰不待三

不

越樽俎而代

莊子云庖人雖不治庖尸

士不兼官

慎

云古者工不兼事士不兼官工不兼事則事

踐薄冰

漢書云越職踰法以取名譽譬猶踐薄冰以待白日豈不殆哉

有司之罪

鹽鐵論云

御者之過也百姓不治有司之罪也

原據法守職

韓詩外傳云據法守職而不敢為非者人

吏

帝至尚書陳矯跪問

魏志陳矯傳曰明帝車駕卒至尚書門矯跪問帝曰陛下

欲何之帝曰欲案行文書耳矯曰此是臣職分非陛下所宜臨也若臣不緝其職則請就黜退陛下宜還帝慙

而返

奉職佳吏

吳志呂蒙嘗以部曲事為江夏太守顧邵卒權問所用蒙

因薦遺奉職佳吏

增唯思庶侍王

魏府元龜云姚思庶初仕隋為代王

侍讀賜義師平京城府錄

令之貳豈得拱默

資治

云張詡引崔沔為中書侍郎故事承宣制皆出宰相侍郎署位而已崔沔曰侍郎令之貳也豈得拱默由是事

多異稍忤時宰

冊府元龜云鄭餘慶為吏部尚書元同

黃州司馬敷至南省餘慶封還以為諸道散將無故受正負官是開綴俸之路由是稍忤時宰作魏

政州部

魏志

守職

三

徵段秀實傳

唐書云李朝轉史館修撰以史官記事不善惡皆取行狀謚議蓋行狀多是門生故吏欲虛美於

受恩之地今請但指事實假如作魏徵傳但記其諫諍

之辭段秀實但記其倒用司農印以追剛正守法府

道兵以象笏擊朱泚足以爲忠烈從之

元龜曰崔沂梁開平中爲祭酒司業則不可林問奇類

御史剛正守法人士多之

洪宇志完第進士調揚州府教授呂公著范純仁爲守

皆禮遇之純仁屬撰樂語浩辭純仁曰翰林學士亦爲

之浩曰翰林學士則可祭獨擊鵲陸臺憲風力愈勁

嘗與同列奏事上前事有不合衆皆引去公方論列是

非俟得旨乃退帝曰真御史也議者目公爲獨擊鵲

乃委手版又云周敦頤南安司理有因法不當死部

曰如此尚可任乎殺人以媚人越職而言罪也宋史

吾不爲也使者感悟因得生

陽修爲河北都轉運使陸贄帝曰勿爲久留計有所

欲言言之對曰臣在諫職得論事今越職而言罪也

寧可負鄉人

天中記云袁樞寧機仲爲編修官分修列傳故相章子厚家以同里宛轉求釋其事

公曰吾爲史官書法不隱寧可負鄉人不可負天下後世公議

守職三

增詩宋惠洪謁蔡州顏公祠堂詩曰開元天寶政多暇

孽臣姦驕濁清化尺八橫吹入醉鄉國柄倒持與人把

漁陽番將易漢官在廷之臣無諫者吳綾蜀錦光照眼

更覺霓裳韻和雅叛書夜到華清宮狩呂骨驚天子訝

二十四城陷同日長嗟乃爾忠臣寡關傳平原城壁堅

穴鼻可以牯牛馬譬如濫灑屹中流江勢遠來波倒射

吾知守職事主耳行藏初不較用捨公時風姿入睿想

又曰高郢貞元中為中書舍人掌誥累年家無制草或曰前輩皆留制集公焚之何也曰王言不可存私家

馭馬

載舟

尚書曰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為人上者素何不敬荀子曰君者

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將焉不至矣

虎變

鼈行

尹

子曰聖人之道雖

如臨淵

不垂堂

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史記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騎衡車主不乘危而微幸

有二乘

慎一

說苑曰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君子不博有之乎孔子對曰有之哀公曰何為其不博也孔子對曰為

其有二乘哀公曰有二乘則何為不博也孔子對曰為行惡道也徐幹中論曰一尺之錦足以見其巧一仞

之身足以見其治是以君子慎其寡也

常合中道

不起黨與

冊府元龜曰韋

綬德宗朝為翰林學士貞元之政多參決於內署綬所議論常合中道又曰宋申錫寶曆二年充翰林侍講

學士在朝清慎

懼有誤失

不務矜衒

冊府元龜曰皇甫無逸太

政術部

尉治百內卷二

戒慎

宗貞觀中爲益州刺史所上表奏懼有誤失必讀之數
十遍仍令官屬再三披省使者就路又追而更審每遣
一使連日不得上道又曰王紹貞元中爲戶部尚書
判度支於時德宗以詔謹慎凡八年政之大小多所訪
決結未嘗漏洩他皆如是然猶如此漢書曰石建
亦不務矜衿

事下建讀之驚恐曰書馬者與尾而五今乃四不足一
獲謹死矣其爲謹慎雖他皆如是慶爲太僕御出上問

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行如繩墨手
馬慶於兄弟最爲簡易然猶如此

執圭辟說苑曰唯心如天地者明行如繩墨者章何氏
語林曰唯法是修唯禮是克手如圭辭足履繩

墨未嘗被奏復有何憂東觀漢記曰桓文高爲郎
二十載未嘗被奏三者服

其重慎經濟類編曰唐主委蕭瑀以庶政嘗有敕不
時宣行唐主責之瑀對曰大業之世內史宣敕或前後

相違今王業經始事係安危故臣每受一敕必勘審使
與前敕不違始敢宣行唐主曰卿用心如此吾復何憂

昭侯必獨臥翁叔不敢近韓非子曰唐谿公謂昭
侯曰夫瓦器至賤也不

漏可以盛酒雖有千金之玉卮至貴而無當漏不可盛水爲人主而漏其羣臣之語是猶無當之玉卮也唐谿公每見而出昭侯必獨臥唯恐夢言泄於妻妾漢書曰金日磾字翁叔自在左右目不忤視者數十年賜宮

女不敢近

師道未嘗泄內事

徐岱亦不談人短

冊府元龜曰楊

師道爲侍中參預朝政性周慎謹密未嘗漏泄內事又曰徐岱代宗時承兩宮恩顧時無與比而謹慎過甚

亦不談人之短

竊識視不失尺寸

每與言未嘗臧否

漢書曰霍

光字子孟出入禁闥二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每出入殿門止進有常處郎僕射竊識視之不失尺寸季康家誠天下之至慎者其唯阮嗣宗乎每與之言言極元遠而未嘗評論時事臧否人物吳湊

大曆中爲金吾

裴垪元和

冊府元龜曰吳湊章敬皇后弟

大曆中爲金吾將軍小心庶謹偏見信任又曰裴垪元和

一以問垪垪小心

謹慎甚稱上意

政術部

詞彙類

戒慎

三

戒慎二

增衣

易曰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

原

唯予小子不聰敬止各

敬爾儀天命不又

温温恭人如集於木惴惴小心如

臨於谷

謹爾侯度用戒不虞

謂天蓋高不敢不跼

謂地蓋厚不敢不踏

不自滿假

恪敬天命

玩人

喪德

克自抑畏

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於春冰

怵惕唯厲中夜以興思免厥讐

慎乃儉德惟懷永圖

愛其死以有待養其身以有為

武王圖商至於鮮

原 畏威如疾民之上也從懷如流民之下也見懷思

威民之中也

晉語姜氏謂公子昔管敬仲云云

夫備有未至而設之

有至而後救之是不相入

國語單穆公公云

師曠聞子晉之言

束躅其足

趙文子冠見張老而語之曰善哉從欒伯

之言可以滋范叔之教可以大韓子之戒可以成物備

矣

國語注滋益也

擇福莫如重擇禍莫如輕福無所用輕禍

無所用重

范文子言

范武子謂文子千人怒必獲毒焉

范獻子聘魯問具敖二山魯人以鄉對曰先君獻武之

諱

晉語范獻子聘於魯問具山敖山魯人以其鄉對獻子曰不為具敖乎對曰先君獻武之諱也獻子歸備

戒其所知曰人不可以不學吾適魯而名其二諱為笑焉唯不學也

子入太廟每事問

蓋慎之至也

夫有尤物則必移人苟非德義則有禍

春秋之法信以傳信疑以傳疑

莫見乎隱莫顯乎

微 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 狐有牙而

不敢以嗜糞有爪而不敢以搨 鑒戒善敗護守勿失

戒守以信 綿綿不絕將成網羅 毫末不札將成

斧柯 敬慎不敗 失在自克過在自懲 攻其所不

能補其所不備 芝蘭生於深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

子修道立德不以困窮而改節 爾有力於王室敬之

哉無隙乃力 賢者寵至而益戒不足者爲寵驕 問

謗譽於路辨災祥於謠 有邪而正之盡誠之入 無

曠其衆以爲亂梯 **增** 不答溫室樹 漢書云孔光字子

歸休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或問光 溫室省中樹皆何木也光默不應更答以他語 慎乎

所不察

申鑒雜言云赴谷必隊失水必溺人見之也赴

慎乎所

動斯得

楊子曰仁宅也義路也禮服也智燭也信符也

君子不動

寡門不入宿

意林云寡門不入宿臨敵不取塵避嫌也

二十

餘年未嘗有過

冊府元龜云張廷師以軍功累遷左右衛將軍前後二十餘年廉謹周慎未嘗

比之金日磾

又云阿史那忠高宗永徽中為右驍衛大將軍所歷以清謹見稱前後宿

衛四十年時人

不敢獻名馬

又云李德憲宗元和中為羽林將軍有名馬穆

宗在東宮令近侍諷德獻之德以職總親軍不敢從

戒慎三

增

唐韓愈守誠曰詩曰大邦維翰書曰以蕃王室諸

侯之于天子不唯守土地奉職貢而已固將有以翰蕃

之也今之人有宅於山者知猛獸之爲害則必高其柴
援而外施窻窬以待之宅于都者知穿窬之爲盜則必
峻其垣牆而固扃鑰以防之此野人鄙夫之所及非有
過人之知而後能也今之通都大邑介於屈強之間而
不知爲之備噫亦惑矣貴育之不戒童子之不抗魯雞
之不期越雞之不支今夫鹿之於豹非不巍然大矣然
而卒爲之擒者爪牙之材不同猛怯之資殊也曰然則
如之何而備之曰在得人 柳宗元敵戒曰秦有六國
兢兢以強六國旣除詭詭乃亡晉敗楚鄙范文爲患厲
之不圖舉國造怨孟孫惡臧孟死臧恤藥石去矣吾亡

無日智能知之猶卒以危矧今之人曾不是思敵存而懼敵去而舞廢備自盈祇益為瘡敵存滅禍敵去召過有能知此道大名播懲病克壽矜壯死暴縱慾不戒匪愚伊耄我作戒詩思者無咎

遺愛一 生祠附

原 前名後杜

思亮愛瞻

後漢杜詩為南陽守人懷之前漢名信臣為南陽亦有遺

愛人歌之口前有名父後有杜母蜀諸葛侯瞻亮之

子也蜀人思亮而愛瞻每朝廷有善政雖非瞻建百姓相告曰諸葛侯所為以是美名過其實也 送數百里 取一大錢 後漢孔

魚為姑臧長被徵吏人羞胡曰孔君清廉宜報德相率

賦鼓牛馬器物千萬追送數百里奮謝之無所受後

漢劉寵為會稽守徵入山中有五老叟人賞百錢送寵曰他時發吏求人間至夜不絕狗吠竟夕自明府下

政附部

車狗不夜吠垂老遇明
睨間當去故自扶奉送寵為取一大錢受之

增揮涕

割耳

册

元龜曰韋仁壽武德初為雋州刺史檢校南寧州都督
及將歸蠻夷父老各揮涕相送因遣子弟隨之又曰

陽嶠為魏州刺史歷兖州荊州長史所在
以清白聞魏人詣郡割耳請重臨其郡

裂裳

竊

登潛確類書曰梁安城康王秀為南徐江荆郢刺史及
崔戎自華州刺史遷兗海沂密觀察使

將行州人戀惜遮道至有解鞵竊鐙者
册府元龜曰夏魯奇明宗天成初自河陽移鎮許州百

姓官吏至臥輪斷鐙擊守軍門明宗遣中使慰讐之
又曰表象先為天平節度使奉詔赴闕

人遮留毀石橋而不得進乃自他門而逃

置一本

留一卷潛確類書曰司馬溫公薨百姓罷市而往弔粥
飲食必祝焉四方皆遣人求之京師畫工有致富者

又曰張乖崖嘗守蜀及代去留一卷實封文字與僧希
白云候十年觀此後十年公薨於陳州計至蜀人罷市

號慟希白為公設大會齋請知府凌策發開所留文字

乃公畫像自為贊曰乖則違俗崖不利物乖崖之
名聊以表德遂畫於天慶觀僊遊閣為之立祠

赴長史 迎拜京尹 冊府元龜曰裴懷古中宗神龍中
遷左羽林大將軍未達都復授并

州長史 吏人出郊以候懷古命驅逐出迎之人百姓奔
赴逾眾 又曰嚴郢為京兆尹宰臣楊炎惡其累已陰

令御史勅郢拘於金吾仗京師百姓數千百人將請闕
救郢德宗知之乃削郢兼御史中丞百姓知郢得不坐

皆迎拜喧呼 在鎮六歲 更留一年 冊府元龜曰薛
平元和中為滑

州刺史鄭滑節度使在鎮六周歲兵甲完利非賦均一
至是入覲百姓遮道乞留 又曰崔務智為博州清平

令以歲滿當去職百姓懷其善 絃歌薦食 縞素送
政詣闕請吏留一年制許之

喪 潛確類書曰後漢王渙為洛陽令卒民思之為立祠
安陽亭西每有酒食輒絃歌薦之 冊府元龜曰崔

日用為并州刺史為政以惠愛見稱及卒 童稚十餘
靈櫬初發并州吏人數百皆縞素送喪

歲 百姓數千人 冊府元龜曰韋景駿為肥鄉令後為
趙州長史路由肥鄉人吏驚喜競來

政術部 遺愛

鴉餞有童稚數十人甫十餘歲亦在其中景駿曰吾去此時汝輩未生何慇懃之甚也對曰比間長宿傳說縣中麻宇學堂館舍並是明公遺蹟將謂古人不意親得瞻覩又曰符令謙初仕後唐為趙州刺史不問歲而部內大理俄以病終於官及歸葬本邑百姓隨而泣之者數千人

原 生祠杜軫 荀

勗 晉杜軫為池陽令為雍州十有一縣最百姓為立生祠荀勗為安陽令有遺愛立生祠石相

祠 藥公社 石慶為齊相齊國慕其家行不言而齊國大治齊為立齊相祠漢藥市為燕相燕

齊間為立社 號神父 圖形像 宋登字叔陽為汝陰號曰樂公社 令政教明能號稱神

父遷穎川守市無二價道不拾遺汝陰人配社祠之晉陸雲為浚儀令去官百姓追思之圖形像配食縣社

增 李琪表 廷珪撰 冊府元龜曰錢鏐為吳越王開平五年杭州將吏耆老列狀願

為繆建生祠太祖詔刑部侍郎李光嗣為宣慰立祠堂令翰林學士李琪表碑文以賜之又曰韓遜副饗靈

州節度使善於為理部民請立生祠堂 太祖許之詔禮部侍郎薛廷珪撰碑文 率錢十萬

讓祠數四

冊府元龜曰呂誼肅宗上元中為荊州節度使理江陵三年號為良牧初立生祠祈禱歿

後歲餘將士等

又率錢十萬於府西爽塏地移祠立之

又曰李穀初仕漢為陳州刺史廣順末宛丘縣民稱

穀惠愛欲立祠堂以間時穀為宰相聞郡人陳請太祖前陳讓者數四

遺愛二

生祠附

原周人懷召伯之德甘棠為之不伐越王思范蠡之功

鑄金以存其像

襄陽記諸葛初亡

悅其化敬其樹

毛詩

思其

人愛其樹

春秋左氏傳曰甘棠云云

童子不歌謠春者不相杵

史記

趙良見商君云云五穀大夫之相秦也功名藏於府庫德行流於後世及死秦國男女流涕云云

子

產卒仲尼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春秋

大夫哭於朝商賈

哭於市

韓子云子產病死也

處女泣於室農夫哭於野

說苑云子產死

政制部

遺愛

遺愛

三

丁壯號哭老人兒啼

史記子產為鄭相死

婦人捨簪珥良人

弛琴瑟

說苑云子產相鄭而卒

思藥

傳藥武子之德在人如周思召公愛其甘棠况

其子乎

向方而道哭抱手而憂行

賈誼新書

婦人扶

珠璣大夫釋玦斲

遨童不謳歌春築不相杵

沽者

不讐其酒屠者罷列而歸

已上並鄒穆公死

所居民富所去

見思生有榮號死見奉祀

漢循吏傳

百姓追思歌之至今

漢趙廣漢為京兆尹廉明威制豪強小民得職百姓云云

民為立祠歲時致祭

漢書

文翁為蜀郡縣小吏也

民共立祠至今不絕

又朱邑為桐鄉嗇夫云云

南

陽為立祠

又召信臣

過塚拜謁仰天號哭

後漢祭彤傳曰烏桓鮮卑追思

彤無已每朝賀京師常過塚拜謁仰天號泣乃去

思其人至其鄉

東觀漢記

巡狩

懷其恩信舉國號哭

後漢耿秉傳曰匈奴聞秉卒號哭或至務面流血汪云務

也

大小感恩旦夕臨哭

又曰鄧訓卒官差胡愛惜旦夕臨者日數千人戎俗父母

死

取悲泣皆騎馬歌呼至聞訓卒莫不吼號或以刀自割又刺殺其犬馬牛羊曰鄧使君已死吾曹亦俱死矣

百姓道祀

後漢書云王蒙為洛陽令

吏民立碑頌德記迹

後漢崔瑗

傳

瑗為汲令在事數言使官為人開稻田數百頃視事七年百姓歌之

思劉

劉陶為順陽長病免

人

歌之曰悵然不樂思我劉君何時復來安此下人

增制服行喪

後漢書張綱傳云廣陵賊

張

嬰寇亂十餘年綱為廣陵太守單車之賊逕造嬰壘

申示國恩嬰拜泣乃降在郡卒年三十六張嬰等制服

行

原汲民為立祠

崔瑗

耕人輟耜紡婦遺索

張衡大司農鮑

德

增起廟圖形

潛確類書云後漢許陽字偉君為都水掾修鴻隙陂百姓得其利後病卒

太守

鄧晨與都官

原吏民立祠

魏公

增刻石

潛確類書云賈

政

起廟圖畫形像

政

遺愛

達字梁道為豫州刺史及

原百姓巷祭戎夷野祠襄陽

卒魯人思之為刻石立祠

記諸葛 西土樹碑見者皆拜

晉書扶風王駿

見碑悲感

又

亮初亡 祐傳云襄陽百姓於岷山祐平生遊憩之所

市人為

建碑立廟歲時饗祭望其碑者莫不流涕

散舉市皆哭荆州記云羊

見樹哀泣

晉書孫

增不

許赴哀

冊府元龜曰劉師元貞觀中檢校岐州都督丁母憂去職岐州父老上表請留之太宗下優詔

不許

棠棣碑

又云賈敦實咸亨初為維州長史初敦實兄敦頤為維州刺史甚有惠政百姓

共為樹碑及敦實去職復刻石頌其德立於兄碑之側人呼為棠棣碑

帝親製遺愛碑

又云崔園遷劍南節度使初聞國難知有行幸之計乃增修城池建置館舍備計物及乘輿至殿宇牀帳咸

如宿設帝嗟賞之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劔南節度如故親製遺愛碑於蜀以寵之

金魏州人

思

又云苗晉卿所到有惠政所詣 金州魏州人思之皆立碑頌德

所至有遺愛

又云王質

歷河南尹宣歙池等州觀察使必先究其土俗然後致理故所至有遺愛焉

必不敢易表

公政

又云袁滋自華州刺史徵拜左金吾衛大將軍者

曰於陵必不敢易表公

述其遺愛

又云薛瓊為萊州團練使卒本州百姓

之政然後羅拜而訣

得蓋藏之宜

權德輿岐

乞立祠堂及樹碑以述其遺愛

識面者淚

公遺愛碑云巨廩崇創葦飛雲蟲宿以板

幹積如京坻得蓋藏之宜協出入之制

聽留

冊府元龜曰張仲武武宗會昌中鎮幽州既卒

漁陽人有八九十歲少而識其面者說之則淚

周歲又云李承約初仕後唐為黔南節度使數年之間

化又聽攀轅遮圍又云郭延魯清泰中為復州刺史

留周歲攀轅遮圍正俸之外未嘗斂貸及秩滿百姓

上章舉留將離境攀聚哭柩所州防禦使汝近畿輔

輿於地所剩狀乞留葬木州界父老垂涕又云周

將廟中增知京兆府與卒父老相逢垂涕漿酒遙奠

原生祠獄平立祠于定國字曼倩為縣獄吏桐鄉立

祠朱邑為桐鄉番夫囑其子曰我廬江立祠後漢鄭

江從事以單馬警降嵩山張任並立張奐為武威任

生祠至孝配社後漢甄子然至孝早亡北海相兄弟

並立陸雲為浚儀令弟義增改置佛寺又云李鼎為

立生祠鼎抗表乞改人吏為立冊府元龜云狄仁傑

立生祠禱祀又云袁滋元和中為義成軍優詔許之

又云馬殷為武安節度使開平四年軍府官吏僧道等

進狀乞許於本道以德政立碑并生祠堂事太祖優詔

之許

遺愛三

生祠附

增詩宋蘇軾罷徐州往南京馬上走筆詩曰吏民莫扳
援歌管莫悽咽吾生如寄耳寧獨爲此別別離隨處有
悲惱緣愛結而我本無恩此涕誰爲設紛紛等兒戲鞭
鐙遭割截道邊雙石人幾見太守發有知當解笑撫掌
冠纓絕 又曰父老何自來花枝裊長紅洗琰拜馬前
請壽使君公前年無使君魚鼈化兒童舉鞭謝父老正
坐使君窮窮人命分惡所向招災凶水來非吾過去亦
非吾功

增狀唐張次宗請立前節度使李德裕德政碑文狀曰

勳著王室則銘於景鐘功及生人則刊於樂石故扶風
存必拜之地峴山有隋淚之思竊以李某纘慶相門伏
膺儒業得郤穀詩書之學兼祭遵儒雅之風自授任坤
方鎮安全蜀亭戍多警災旱相仍外有定戎之功則城
柵相望內有繕完之備則器甲惟新強寇將罷其東漁
隣敵自止其南牧況今令行屬郡威肅連營來暮之謠
已彰於昔歲去思之美無謝於古人今合境同詞諸郡
獻狀雖黃霸入用寵方盛於登賢而鄧侯不留情猶深
於愛樹臣謬當交代備聞政能願嗟臥轍之情特允紀
功之請

增頌唐張九齡故襄州刺史靳公遺愛頌序曰公名恒

字子濟性持重有器望即溫而聽厲動敬而居簡度量
可以軌物德義可以服人佐益州攝御史中丞都督西
南軍事先是兵連蠻徼歲轉軍儲擾我公私費以巨億
公乃急其所病思有以易之建大田於雲南罷饋糧於
巴蜀向之踰重阻冒毒瘴負擔以踣斃重餌於剽掠者
每十有五六及公底績盡境賴全開元十二年以理迹
尤異廉使上達天子嘉之稍遷陝州刺史既解印去郡
攀車盈途或借留無緣而人吏遮道或瞻望不及而老
幼啼呼如是者十日乃出界而皆言曰捨我何之及聞

公之喪哀可知矣市爲之罷春以之輟惠愛之結深古
今之感一蓋爲仁由已而遺德在人者其若是乎 唐
獨孤及懷州刺史楊公遺愛頌序曰皇帝嗣位二載河
南得賢二千石曰猗氏楊承仙者剛毅公廉仁民愛物
起鞞鼓間爲唐循吏天性貞方非有經術潤飾推誠御
衆以身率先民用不擾政是以茂於是王師始平河北
而覃懷繼歸於我大軍之後城郭爲墟相國涼公拔公
於戎馬之上表爲刺史公旣至則弔瘡痍剪荆棘省事
節用寬其征而均其力然後濬決古溝引丹水以溉田
遂爲沃野衣食河內數千萬口流人襁負如歸市焉鰥

幾無告不能自耕者貸牛種與農器視五穀所宜督其
程課勞來不怠每循行屬縣問所疾痛時其飢飽人人
得敦其業而厚其生上奇其能以璽書勞勉封弘農郡
公邑二千戶方倚以牧民民不遐其福大曆二年公薨
於州闔境相弔童子不巷歌 元顧文琛馮侯去思頌

曰皇帝即位之明年詔地官考輿地圖舉天下縣邑民
數之繁者陞爲州置賢守臣以宰百姓於是越之諸暨
實得今馮侯翼越在漢爲會稽郡其民剝輕漢嘗以貴
近臣爲之守猶或不振侯始至州訪民疾苦姦滑望風
引避鄉胥舞文虛增稅石民以抑納爲苦侯洞察其姦

令民得自陳訴積弊盡去先是吏卒旁午田里無虛日
侯至悉禁戢之亦無廢事有私謁於侯者侯輒斥去之
邦之士喑喑稱廉侯聞笑曰廉士大夫常分也吾求不
負吾學耳郡政之暇輒引諸生講習經史州吏環聽之
凜凜乎有富而教之之意會行省以浙西某路荒田失
實及瀕海郡鹽法多弊檄侯往問州民數千人遮道請
留不得請則相對涕泣如失慈父侯奉檄所至弊衣徒
步以察微隱嗚呼若馮侯者求之古循吏殆未見其比
也頌曰蕞爾暨陽附庸於越生齒滋衆在今爲劇帝披
輿圖命陟而州擇賢守臣得今馮侯侯自西來羸馬敝

衣邦人環觀且喜且疑侯始爲政循循于于惟奸是屏
惟弱是扶罔俾苞苴累我名節爾冰雖清我行惟潔堂
堂乾坤如侯幾人天實遺侯惠我邦民邦民歡呼更相
告語始疑今信侯我父母昔侯未來骨肉流亡侯旣來
止爾農爾商帝憫下人病於薦饑水利田功乃懋乃司
帝曰咨汝往貳其政侯拜稽首臣翼惟命我民有言侯
毋疾驅天子有詔侯不敷徐世無陽秋孰紀侯德百世
不斲視我茲刻

增碑唐杜牧江西觀察使武陽公韋公遺愛碑序曰皇
帝召丞相延英便殿講議政事及於循吏且稱元和中

興之盛言理人者誰居第一丞相墀言臣嘗守土江西
目覩觀察使韋丹有大功德被於八州歿四十年稚老
歌思如丹尚存丞相敏中丞相植皆曰臣知丹之爲理
所至人愛所去人思江西之政孰與聽聞詔授使臣杜
牧序而銘之以美大其事按武陽公字文明以明五經
登科元和二年拜洪州觀察使洪據章江上控百越爲
一都會俗以茅竹爲居霖必江溢燥必火作火水夾攻
人無固志公始至任教人陶瓦伐山取材人能爲屋取
官材瓦免其半賦徐責其直自載酒食以勉其勞不二
周歲凡爲瓦屋萬四千間樓四千二百間派湖入江節

以斗門以走暴漲築堤五尺長十二里堤成明年江與
堤平鑿六百陂塘灌田一萬頃公之爲政去害興利輔
以經術仁撫智誘慈母之心子產理鄭未及三年國人
尚謗黃霸理潁川前後八年始曰愈理考二古人行事
與公相次第 明楊士奇君山廟碑序曰君山廟者祀
常州府同知張侯之廟也爲政而能愛民生則父母之
歿則蒸嘗之張侯之同知常州也奉部符專督農事躬
履壟畝察種植而爲之勸或時坐塋間相爾汝語如家
人所過飭勵學校正士習民甚戴是時天下軍伍滋弊
軍之姦黠者率用賂規匿而詭傳平民與藉民被枉比

比朝廷以璽書分命御史清理御史當詣蘇常者言於
兵部常州必得張同知共事乃有濟部遂以檄侯御史
時銳意得軍爲功不復矜念民枉侯固執民實非軍御
史不可奈何數詬詈之侯忿鬱不能平數日疽發背卒
然常之人賴侯以免於枉者猶十七八時蘇之佐郡者
極力助御史得軍而枉民動以千計愁苦嗟怨於道路
常之人以是益思慕侯不已侯素澹泊廉介不苟取一
毫自入仕未嘗以家累隨公退坐一室蕭然讀書焚香
而已易簀之先夕侍藥者入其舍索燈燭悉無趨出取
膏油一盃以入侯遙見竟謝却之其操類此侯卒之日

民老壯奔走哭于庭奠祭累日柩行白衣冠送者數千人後數年江陰士民協謀作廟於邑之北君山以祀侯來請書於石併作迎享送神之詩使歌以將事侯名宗璉字重器江右吉水人詩曰肅肅兮侯堂酌山泉兮薦林芳泠泠風兮髣髴侯戾止兮珮玉瑯懷仁侯兮撫我動與息兮有教稼芄芄兮連疇侯顧我兮樂以笑侯乘兮蘭棹條東臯兮忽南畝溪有鱣兮陸有虺侯赫視兮敢余民侮侯來遲兮逝何疾侯之逝兮我民以戚山之明兮水之麗侯舍茲兮安適

增弔文明王英弔陳先生文曰予嘗至番陽自浮梁山

中道經德興父老言前令陳公孟藻德政民受其惠惜
去而亡矣予與公之子敬宗登進士同官於朝又得備
考公之行誼追悼往昔爲文以遺番人俾永其思其辭
曰余浮番以遠征兮歷先生之故治遺老泣而告予兮
嗟後時已十祀心悵恍以永懷兮宵耿耿而不寐嗟若
先生處此下邑兮不驟以進綰章與綬兮被仁履信彼
狡之氓兮欺則弗忍澆者旣敦兮驚者益遠嗟哉其此
去兮卒莫我返鷓鴣翱翔兮鷹鷂利吻張呀互嚇兮爭
饒肆忿夫豈不懷先生兮如失父母故世之所惜兮謂
先生內實無疚而其所悼兮曰年未中壽才可以經濟

兮施則未究頽天而冉疾兮人孰其詬彼或幸其災兮
何疾美而夸醜惟尼父之興歎兮曰善人吾弗覩余故
撫膺而深喟兮獨揮涕以隱憂

增書事明高啓書博雞者事曰博雞者袁人素無賴日
抱雞呼少年博市中任氣好鬪諸爲里俠者皆下之元
至正間袁有守多惠政民甚愛之部使者臧新貴將按
郡至袁守易之聞其至笑曰臧氏之子也或以告臧臧
怒會袁有豪民嘗受守杖知使者意嚙守即誣守納已
賕使者遂逮守脇服奪其官袁人大憤然未有以報也
一日博雞者遨於市衆讓之曰若素名勇徒能藉貧辱

者耳彼豪民誣賢使君不能爲使君一奮臂邪博雞者
曰諾即入閭左呼子弟素健者得數十人遮豪民於道
豪民方華衣乘馬從羣奴而馳博雞者直前摔下提毆
之奴驚各亡去及褫豪民衣反接徇諸市使自呼曰爲
民誣太守者視此一步一呼不呼則杖豪民子聞難鳩
宗族僮奴百許人欲要篡以歸博雞者逆謂曰若欲死
而父即前鬪否則闔門善俟吾行市畢即歸若父袁人
聚觀歡動一城郡錄事駭之馳白府府佐快其所爲不
問日暮至豪民門摔使跪數之曰若爲民不自謹冒使
君杖汝法也敢用是爲怨望又蟻使君使罷汝罪宜死

今姑貸汝豪民氣盡叩地乃釋之博雞者因告衆曰是足以報使君者未耶衆曰若所爲誠快然使君寃未白也博雞者曰然即連楮爲巨幅廣二丈大書一屈字以兩竿夾揭之走訴行御史臺臺臣弗爲理乃與其徒日張屈字遊金陵市中臺臣慚追收其牒爲復守官而黜臧使者方是時博雞者以義聞東南

增生祠判唐李宣對立生祠判曰考龔黃之跡窮卓魯之化不孤良吏可謂能賢甲惠訓聿修仁政斯舉丕變舊染化居恒風歎歌名之徒勤想借寇之無及龔全遺愛遂建生祠歿無愧於張蒼存不謝於王渙因心所感

縱獲福而無傷唯道是從豈爲術之能致告之誠謬訴
乃有平

異績一

三異

十奇

後漢書曰魯恭字仲康拜中牟令恭專
以德化爲理郡國螟傷稼不入中牟河

南尹袁安聞之疑其不實使仁恕掾肥遫往廉之恭隨
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傍傍有童兒親曰兒何

不捕之兒言雉方將雛親懼然而起與恭訣曰所以來
者欲察君之政迹耳今蟲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

此二異也豐子有仁心此三異也錦繡萬花谷曰嘉
祐中河清縣知縣王元規軍民歌詠有十奇一奇民吏

不識知縣兒二奇塌却曹司舊肚皮三奇買物價例不
相府四奇處事明白盡無私五奇街裏不見兒頑兒六

奇蝗蟲不入境內飛七奇不敢賭錢怕官知八奇不義
不孝不敢爲九奇鄉村不被公人欺十奇百姓納稅不

追勾
削課制
毀檻穽
後漢書曰宋均爲九江太守郡
多虎暴數爲民患均到下記屬

縣去檻穽除刑課制其後虎東遊渡江又曰法雄遷南郡太守有雲母藪澤多虎狼之暴前太守賞募張捕害者甚衆雄乃移書屬縣毀壞檻穽囚相率而遷妖穽不得妄捕山林是後虎害稍息

不可久居
晉書曰曹摅字顏遠調補臨淄令歲久摅行暫見家耶衆囚皆涕泣曰若得暫歸死無恨摅悉開獄出之至日相率而還一縣歎服號曰聖君錦繡萬花

谷曰唐李杲遷洛陽令民吏畏服夜衢中有人語曰李令行事威猛令人破膽此中不可久居聞者啓門視之寂無影響方知其妖也

異績二

原吏民稱之

漢書趙廣漢守京兆尹吏民稱之不容於口長老傳以爲自漢興以來治京兆者莫

能及

前有趙張後有三王

漢書贊曰自孝武置左馮翊右扶風京兆尹而吏民爲之

語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詳京兆尹

穎川八年治有異政

漢書黃霸臨穎川八年治

政術部

異績

異績

有異政鳳凰
類見其境

膠東九載治有異政

後漢書吳祐傳云祐為膠東相九載

治有異政

治有殊政

東觀漢記郭賀為荊州刺史治有殊政顯宗巡狩賜以三公之服黻冕之

旒

治有異績

後漢書王渙為洛陽令治有異績

治績尤異

王隱晉書曰太

康十年詔曰陽平太守梁柳治績尤異賜粟千斛秩中二千石

增

有治縣譜

齊書云傅琰父

僧祐並為山陰令父子著奇績世云諸博有治縣譜

幼女搏猛獸

冊府元龜曰劉贊為歙州

刺史以勸幹聞有老婦拈拾於叢林猛獸將噬幼女號呼搏而救之母子俱免觀察使韓滉奏為異績加金紫

服之百姓祈佛

經濟類編云唐宣宗校獵於渭上有父老十數人聚於佛祠上問之對曰醴泉

百姓也縣令李君奭有異政考滿當

野無閒田路無

拾遺

冊府元龜云梁王師範自昭宗龍紀中為青州節度十五年甚有殊政縣令刺史皆奏儒雅之士為

路無拾遺

之野無閒田

異績二

增行宋劉宰殺虎行曰君不見陽羨周將軍射殺南山
白額虎千古萬古聲流聞又不見宜興趙大夫南山三
十有六虎令行殺取無復餘一虎昔何少三十六虎今
何多虎多人不患所患政之苛大夫性高明下令走風
雨所知在田里了不見臺府既令民免政之虎又與民
除虎之苦四境之民歌且舞或云殺虎太傷和胡不令
渠自渡河我聞此言笑且呵大夫憂民憂豈必限吾土
古陽羨今宜興大夫邑之主將軍邑之賓主賓多寡事
不同千古萬古同清芬

增賦唐羅讓耿恭拜井賦曰漢耿恭躬受斧鉞志清煙塵堅踈勒之壁依澗水之濱據以爲備期乎來賓匈奴奔敗而伺隙澗泉壅絕而不至雖礪乃戈矛而渴我將吏遂乃處孤城而穿井窺重泉而闢地深餘十丈曾無一勺之多職長千夫幾敗三軍之事外整衣服中懷果敢推赤心於神祇禱素液於坎窞拜未及起叫天以無辜言未及終觸地而有感閱其質若俟仁人發其蒙俄成澹淡濯濯執熱袪除積慘明矣大漢士卒所以歸心惕爾羣胡君長於焉破膽

增行狀唐張說兵部尚書國公郭震行狀曰景龍中授

公安西大都護四鎮經略使初安西南有毒河源遠在蔥嶺西北河岸百步人畜踏之者輒死公威鎮西域因驗圖經知其源率兵三萬人歷于闐康居大食等十餘國所過之國令供資糧仍署其國王爲左右總管率兵前進北至蔥嶺牙帳前十二國王兵百萬餘其河源上有大樹高千餘尺垂陰數頃大軍至日有黃龍繞樹以口吐毒氣而拒官軍公手書檄文令左拾遺張宣抗聲讀之畢黃龍解樹而下公率諸軍誅之在安西十餘年四鎮寧靜

淵鑑類函卷一百二十九